

南書房壬戌年二月初十日欽奉
諭旨已故前內閣學士銜降調國子監
祭酒王先謙所著詩三家義集疏發
交南書房閱看茲據奏稱該書計二
十八卷網羅散佚獨具苦心折衷異
同義據精確洵屬有益詩學堪以留
備乙覽請旨一片王先謙著加恩開
復降調處分以示獎勸欽此

南書房覆奏稿

發下內閣學士銜降調國子監祭酒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
二十八卷臣等公同閱看伏查孟子說詩謂不以文害辭
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是詩至戰國已無塙解
西漢之時齊魯韓三家並列學官蓋以去古未遠師承有
自未容偏廢也毛傳旣出鄭康成爲之作箋三家之傳遂
微其散見於各家所徵引者吉光片羽搜采爲難學者憾
焉王先謙於千載後網羅散佚獨具苦心使西漢經師遺
言奧旨萃於一編朗若列眉嘉惠來學實非淺鮮至其折
衷異同義據精確尤爲有益詩學堪以留備

乙覽再查王先謙生平著述不下千卷光緒三十四年前撫臣

岑春蓂采進所著尙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漢書補注一百卷荀子集解二十卷日本源流攷二十二卷奉

旨賞給內閣學士銜嗣因飢民滋事案內被已革湖廣督臣瑞澂誤劾鐫級士林寃之辛亥以後遁迹窮鄉不問世事今其身故已久可否

加恩開復降調處分以示獎勸之處出自

聖裁臣等未敢擅便謹 奏

陳君進呈稿

爲恭進業師遺箸呈請代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業師在

籍已故 特賞內閣學士銜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由翰林

院編修光緒初累官至祭酒歷充庚午雲南乙亥江西丙子浙

江鄉試正副考官甲戌庚辰會試同考官江蘇學政任滿假歸

修墓因病陳請開缺其在史館編成東華錄六百三十卷使薄

海內外仰見 列聖謨烈承顯彌昭督學江蘇奏刊

皇清續經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南菁書院叢書一百四十四卷

尤能昌明經術俾宏儒效歸里以後歷主城南嶽麓書院務以

經典導迪造成純懿之材迨學堂初開則又力挽澆漓講明正

學既設師範館以研究教旨復設簡易小學十餘處以養正童

蒙裨益學風良非淺鮮三十二年升任湖北按察使梁鼎芬以該祭酒覃思經術忠愛敢言著書滿家士林模楷稱爲一代大師奏請擢用三十三年故大學士升任湖廣督臣張之洞會同前湖南撫臣岑春煇亦以該祭酒學術純正博通古今衛道憂時士林宗仰咨由學部奏派充湖南學務公所議長復經張之洞稱其純正博通當今山斗函聘爲存古學堂總教三十四年禮部奏纂禮書聘爲禮學館顧問各在案是年撫臣岑春煇采進該祭酒所著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漢書補注一百卷荀子集解二十卷日本源流攷二十二卷六月初三日奉上諭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所著各書洵屬學有家法精博淵通淹貫古今周知中外著加恩賞給內閣學士銜用示嘉獎宿

儒之至意欽此是該祭酒學術純正早在

先皇睿鑒之

中宣統二年因飢民滋事案內被已革湖廣督臣瑞澂誤劾鐫級當時寃之辛亥以來遜居窮鄉絕迹城市流離顛沛不忘

朝廷憂憤既深以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鄉病故所著書籍除岑春蓂采進四種外尚有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釋名疏證補八卷後漢書集解百二十卷新舊唐書合注二百五十卷元史拾補十卷合校本經注四十卷外國通鑑三十三卷五洲地理志略三十六卷莊子集解八卷校正鹽鐵論十卷世說新語八卷虛受堂文集十五卷詩集十九卷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四卷駢文類纂四十四卷律賦類纂十四卷而詩三家義集疏一種尤爲有益聖經三家在西漢本皆立於學官非毛傳所得

北肩自鄭康成爲毛作箋三家遂佚該祭酒於千載後網羅殘
缺折衷異同使西漢遺經還爲完籍重以義據精埒家法粹然
其功視孔氏正義殆不多讓合之曩進尙書孔傳參正及荀子
策解二種揆諸 國朝史例實屬有光儒林臣查漢書儒林傳
諸傳經博士莫不稱述師說貢之於朝臣自愧學無所成不足
揚扆 皇風惟該祭酒係臣業師旣承授以遺經未忍斯文
之墜茲特將所著詩三家義集疏裝潢成帙恭呈 乙覽固
爲表章師儒起見似於 典學之暇亦不無裨助於萬一所
有恭進業師遺著緣由理合呈請代 奏仰祈 皇上聖鑒
訓示謹呈

詩三家義集疏序例

經學昌於漢亦晦於漢自伏壁書殘其後僞孔從而亂之詩則魯齊韓三家立學官獨毛以古文鳴獻王以其爲河間博士也頗左右之劉子駿名好古文嘗欲兼立毛詩然其移太常書僅左氏春秋古文尙書逸禮三事而已東漢之季古文大興康成兼通今古爲毛作箋遂以翼毛而凌三家蓋毛之詁訓非無可取而當大同之世敢立異說疑誤後來自謂子夏所傳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據爲獨得之奇故終漢世少尊信者魏晉以降鄭學盛行讀鄭箋者必通毛傳其初人以信三家者疑毛繼則以宗鄭者暱毛終且以從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眾煦漂山聚蠹成雷乃至學問之途亦與人事一轍君子觀於古今盛衰興

亡之故可不爲長太息哉有宋才諳之士以詩義之多未安也
咸出己見以求通於傳箋之外而好古者復就三家遺文異義
爲之攷輯近二百數十年來儒碩踵事搜求有斐然之觀顧散
而無紀學者病焉余研覈全經參匯眾說於三家舊義采而集
之竊附己意爲之通貫近世治傳箋之學者亦加擇取期於破
除墨守暢通經旨毛鄭二注仍列經下俾讀者無所缺望焉書
成名之曰集疏自愧用力少而取人者多也癸丑冬平江旅次
詩有美有刺而刺詩各自爲體有直言以刺者有微詞以諷者
亦有全篇皆美而實刺者美一也時與事不倫則知其爲刺矣
自毛出亂經不復可辨然卽以毛論楚茨以下諸篇毛以爲刺
幽王者篇中皆無刺義雖與三家合否不可究知然其體固存

也今並列以明之如關雎

魯說畢公刺康王也齊韓說刺也

騶虞

魯說歎傷之詞也

羔

裘毛序刺朝也

女曰雞鳴

毛序刺不說德也

鳴鳩

毛序刺不壹也

鹿鳴

魯說刺也

魚麗

齊說

思初也

楚茨

毛序刺幽王也

信南山

毛序刺幽王也

甫田

毛序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

毛序刺幽

也王裳裳者華

毛序刺幽王也

桑扈

毛序刺幽王也

鴛鴦

毛序刺幽王也

魚藻

毛序刺幽王也

采芣

芣

毛序刺幽王也

瓠葉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

此皆同體關雎之為刺三家詩說並

同琴操騶虞鹿鳴諸篇亦與眾說相應無一家獨自立異者雖

舊文散落大致尙堪尋繹而毛於關雎騶虞別荆新說又以騶

虞配麟趾為鵲巢之應私意牽合一任自為其居心實為妄繆

宜劉子駿不敢以之責太常也

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

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毛詩列魚麗之後箋云此三篇者鄉

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
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
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
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解
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
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
其辭毛詩列南山有臺之後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
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
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宋洪邁容齋續筆
云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毛公爲詩詁訓傳各置

其言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蘋采芣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
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於由儀是
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
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爲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爲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案左傳宋公享叔孫
昭子賦新宮杜注爲逸詩則亦有辭非赭篇比也陸德明音義
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
子刪訂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秦而亡乃祖鄭說耳且古詩逸

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東哲補亡六篇不作
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
王大明縣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
樂曲無辭故以金奏之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皮錫瑞
詩經通論云漢初馬遷王式諸人皆云詩三百五篇無有云三
百十一篇者是不數六笙詩甚明毛傳不以六笙詩列什數序
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字當讀有無之無鄭君以爲亡逸之亡
自鄭爲此說陸德明孔穎達成伯璵諸人皆以爲詩三百十一
篇與漢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杜子春周禮鍾師注引春秋
傳金奏肆夏之三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
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

繁遏執儔也渠思文也肆遏也夏大也謂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儔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呂說蓋以時邁思文皆有時夏之文而執儔一篇在其間故據以當三夏其說近傳會鄭說是也特以爲頌之族類樂崩亦從而亡則猶未知金奏與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也愚案洪皮二說皆是詩之緣起先有辭而後有聲古詩無不入樂故有歌以宣之卽有聲以播之未有有其聲而無其辭者也惟聲旣入譜卽各自爲書

不復與本詩相涉漢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詩七篇別有河南周
歌詩聲曲折七篇有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別有周謠歌詩聲曲
折七十五篇是詩自爲詩聲自爲聲不相參雜之證宋書樂志
云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又詩廢而聲
不同廢之證南陔以下六詩之亡逸不知何時要決不在三百
五篇之內僅有儀禮古學尙存笙詩之名此卽當時詩廢而聲
未廢故止能笙而不能歌也毛欲藉此以標異於今文之學序
又成於其手撰爲詩義屢入三百五篇之中然尙不敢大破籬
藩竟改什數此其心迹之可窺見者也自鄭君信之遂併爲一
談牢不可破矣

中記稱韓生推詩人之意爲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然

其歸一也所謂其歸一者謂三家詩言大指不相悖耳毛詩則詭名子夏而傳授茫昧姓名參錯其大指與三家歧異者凡數十卽與古書不合者亦多徒以古文之故爲鄭偏好諸家旣廢苟欲讀詩舍毛無從撫今者溯往事而不平望古者覩遺文而長歎是以窮經之士討論三家遺說者不一其人而侯官陳氏最爲詳洽甄錄弁言藉明梗概其文其義散具篇章

陳喬樞魯詩遺說攷序云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楚元王傳云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然則志載魯故魯說蓋卽申公所爲之詩傳矣史記儒林傳言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

從師入謁於魯南宮又言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是三家之學魯最先出其傳亦最廣有張唐褚氏之學又有韋氏學許氏學皆家世傳業守其師法終漢之世三家並立學官而魯學爲極盛焉魏晉改代屢經兵燹學官失業齊詩旣亡魯詩不過江東其學遂以寢微然而馬班范三史所載漢百家著述所稱亦未嘗無緒論之存足資攷證佚文采摭異義失在學者因陋就簡不能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耳宋王厚甫詩攷據儀禮士昏禮鄭注引魯詩說公羊傳何注引魯詩傳及漢書文三王傳杜欽谷永傳注續漢書輿服志注後漢書班固傳注所引魯訓魯傳采爲魯詩疏漏尙多其石經魯詩殘碑惟取與毛異者餘皆棄而不錄顧魯詩今不傳止此殘碑雖文與

毛同亦當備載俾得據以考證不宜取此棄彼也案魯詩授受源流漢書可攷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伯乃荀卿門人也劉向校錄孫卿書亦云浮邱伯受業於孫卿爲名儒是申公之學出自荀子荀子書中說詩者大都爲魯說所本今綴之列於魯詩原其所自始也孔安國從申公受詩爲博士至臨淮太守見史記儒林傳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業所習當爲魯詩觀其傳儒林首列申公敘申公弟子首數孔安國此太史公尊其師傅故特先之劉向父子世習魯詩攷楚元王傳言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玉子郢客與申公俱卒學申公爲詩傳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向爲元王子休侯富曾孫漢人傳經最重家學知向世修其業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其所稱述出魯詩無疑矣後漢建

初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中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
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
親制臨決如孝宣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今於白虎通引詩皆
定爲魯說以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應皆習魯詩而承制專
掌問難又出於魏應也爾雅亦魯詩之學漢儒謂爾雅爲叔孫
通所傳叔孫通魯人也臧鏞堂拜經日記以爾雅所釋詩字訓
義皆爲魯詩允而有徵郭璞不見魯詩其注爾雅多襲漢人舊
義若犍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諸家注解徵引詩經皆魯家今
文往往與毛殊郭璞沿用其語如釋故陽予也注引魯詩陽如
之何釋草葍莖注引詩山有葍文與石經魯詩同尤其確證熹
平石經以魯詩爲主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此蔡邕

楊賜奉詔同定者也若夫張衡東京賦改奢卽儉制美斯干之
語與劉向傳說詩義合王逸楚詞注繁鳥萃棘負子肆情之解
與列女傳歌詩事同至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臣瓚謂事見魯
詩而王充論衡楊雄法言亦並以關雎爲康王之時仁義陵遲
鹿鳴刺焉史遷蓋語本魯說而王符潛夫論高誘淮南注亦均
以鹿鳴爲刺上之作互證而參觀之夫固可以攷見家法矣

又齊詩遺說攷序云漢書藝文志載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
氏故二十卷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孫氏傳二
十卷齊雜記十八卷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已亡是三家詩之
失傳齊爲最早魏晉以來學者尅有肄業及之者矣宋王厚甫
所撰詩攷其於齊詩僅據漢書地理志及匡衡蕭望之傳與後

漢書伏湛傳中語錄入數事寥寥證間披屍說之董彥遠說
往往持論不根難以徵信近世余蕭客范家相盧文弨王暮馮
登府諸君皆續有采輯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於齊詩專家之
學究未能尋其端緒也竊攷漢時經師以齊魯爲兩大宗文景
之際言詩者魯有申培公齊有轅固生春秋論語亦皆有齊魯
之學其大較也漢儒治經最重家法學官所立經生遞傳專門
命氏咸自名家三百餘年雖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文字或異
訓義固殊要皆各守師法持之弗失寧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
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喬縱比補緝齊詩佚文佚
義於經徵之儀禮大小戴禮記於史徵之班固漢書荀悅漢紀
於諸子百家徵之董仲舒春秋繁露焦贛易林桓寬鹽鐵論荀

悅申鑒諸書皆確有證據不逞私臆之見不爲附會之語蘄於
實事求是而已夫轅生以治詩爲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
之弟子而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始昌通五經后蒼事始昌
亦通詩禮爲博士訖孝宣世禮學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
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詩禮師傳旣同出自后氏則儀禮及二
戴禮記中所引佚詩皆當爲齊詩之文矣鄭君本治小戴禮注
禮在箋詩之前未得毛傳禮家師說均用齊詩鄭君據以爲解
知其所述多本齊詩之義故鄭志答昞模云坊記注以燕燕爲
夫人定姜之詩先師亦然先師者謂禮家師說也齊詩有翼匡
師伏之學班固之從祖伯少受詩於師丹誦說有法故彪固世
傳家學漢書地理志引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並據齊詩之文

又云陳俗巫鬼晉俗儉陋其語亦與匡衡說詩合是其驗已荀
愧叔父爽師事陳實實子紀傳齊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後漢
書言荀爽嘗著詩傳爽之詩學太邱所授其爲齊學明矣轅固
生作詩內外傳荀悅特著於漢紀尤足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
故言之獨詳耳至如公羊氏本齊學治公羊春秋者其於詩皆
稱齊猶之穀梁氏爲魯學治穀梁春秋者其於詩亦稱魯也董
仲舒通五經治公羊春秋與齊人胡毋生同業則習齊可知易
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尙書有夏侯洪範之說
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皆明於象數善推禍福以著天人之應
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疑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得易家候
陰陽災異書喜卽東海孟卿子焦延壽所從問易者是亦齊學

也故焦氏易林皆主齊詩說豈僅甲戌己庚達性任情之語與
翼氏齊詩言五性六情合亥午相錯敗亂緒業之辭與詩汜厯
樞言午亥之際爲革命合己哉若夫桓寬鹽鐵論以周南之旨
兔爲刺義與魯韓毛迥異以邶風之鳴雁爲雅文與魯韓毛並
殊又其顯然易見者耳夫以二千餘年湮沒無傳之絕學墜緒
茫茫苟能獲其單詞隻義已不啻吉光片羽良可寶貴況乎沿
流溯源尙有涯涘之可尋雖未足以盡梗概而其佚時時見於
他說者猶存什一於千百抑不可謂非幸也

又韓詩遺說攷序云自魏晉改代毛鄭詩行而三家之學始微
韓詩雖最後亡持其業者蓋寡惟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
見於蜀志張紘從濮陽闔受韓詩見於吳書崔季珪少讀韓詩

就鄭氏學見於魏志晉大康中何隨治韓詩研精文見於華
陽國志外此不數覲焉夫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漢世褒顯儒術
建立五經爲置博士一經之學數家競爽凡別名家者皆增置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後之人因陋
就簡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師法旣失家學就湮豈非學士大夫
之過與稽之漢書藝文志韓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
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而隋書經籍志止載韓詩二
十二卷薛氏章句唐書藝文志則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
二卷又外傳十卷然觀唐人經義及類書所引韓詩要皆薛氏
章句爲多至於內傳僅散見一二焉據後漢書儒林傳言薛漢
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又言杜樞少受業於薛漢定韓詩

章句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疑唐書藝文志
所載當卽此種故卷數與漢志不同雖題爲韓嬰注知非太傅
之舊本蓋韓故韓說二書其亡佚固已久矣他如趙長君詩細
世雖不傳然韓詩譜二卷詩歷神淵一卷侯包韓詩翼要十卷
具列隋志是其書猶未盡佚惜當時定五經正義專主毛詩鄭
箋獨立國學韓詩雖在世所不用課士不取人無能明之者陸
元朗經典釋文間采毛韓異同而罣漏尙多斯亦稽古者之大
憾也宋元以後毛鄭詩亦復罕有專門而韓詩之傳遂絕其僅
有存者外傳十篇而已說者因班志有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
本義之語遂訾其不合詩意不知董仲舒有言詩無達詁劉向
亦言詩無通故讀詩之法亦貴善以意逆志耳太史公儒林傳

稱韓生推詩人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
然其歸一也夫詩三百篇中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興觀羣怨之
旨於斯焉備其主文而譎諫也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善惡
美刺蓋不可不察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詩之與春秋固相與維持世道也子夏序詩言國史明乎
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諷其上達於
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今觀外傳之文記夫子之緒論與春秋
雜說或引詩以證事或引事以明詩使爲法者章顯爲戒者著
明雖非專於解經之作要其觸類引伸斷章取義皆有合於聖
門商賜言詩之意也況夫微言大義往往而有上推天人性理
明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下究萬物情狀多識於鳥獸草木

之名考風雅之正變知王道之興衰固天命性道之蘊而古今得失之林邪

鄭志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孔疏誦古指常棣也夫周公作常棣召穆公於厲王時重歌之而左傳富辰謂之作詩是誦古亦爲賦詩之明證也顧常棣今知爲周公作伐木則無知之者蓋伐木之詩因文王少未居位時藉端求賢與友生伐木山阪迨身爲國君山林之朋友已爲朝廷之故舊宴飲敘情事非周公不能知詩非周公不能作也

詳具本詩

年遠世衰賢人

隱於伐木歌此詩以見志聞之者以爲其所作故云周衰作刺又謂伐木廢朋友之道缺也若非古說尙有流傳此義當塵霾千載鄭箋常棣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

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儻無左傳爲證則詩屬召公矣伐木亦其比也故常棣伐木二詩爲誦古一體全經止此二篇因論詩體並爲揭出

魏源詩古微云漢興詩始萌芽齊魯韓三家盛行毛最後出未立博士蓋自東京中葉以前博士弟子所誦習朝野羣儒所稱引咸於是乎在與施孟梁邱之易歐陽夏侯之書公羊穀梁之春秋並旁薄世宙者幾四百年末造而古文之學漸興力劘博士今文之學然肅宗令賈逵撰齊魯韓毛異同六朝崔靈恩作毛詩集注皆兼采三家使其書並傳切劘六義羽翼四始詎不羣燎之燭長夜眾造之證疑獄也哉鄭康成氏少習韓詩晚歲舍韓箋毛及鄭學大昌毛遂專行於世人情黨盛則抑衰孤學

易擯而難輔於是齊詩魏代卽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唐宋尙存新書藝文志崇文總目猶載其書御覽集韻多引其文而久亦亡於北宋物極必反情鬱思申於是攻毛議序者亦起於北宋不揣其本兩敗俱傷天之將喪斯文也夫何怪歟辯生於末學言止於甌臾要其矯誣三家者不過三端曰齊魯韓皆未見古序也毛詩與經傳諸子合而三家無證也毛序出子夏孟荀而三家無攷也請一一破其疑起其墜以質百世案程大昌曰三家不見古序故無以總測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該括章旨故諸訓所及會全詩以歸一貫然攷新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而水經注引韓詩周南敘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至諸家所引韓詩如關雎刺時也漢廣說人也汝墳辭家也

芣苢傷夫有惡疾也黍離伯封作也蝮螻刺奔女也溱與洧說人也雞鳴讒人也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鐘刺昭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樂美宣王之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歎征役也閟宮有恤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皆與毛詩首語一例則韓詩有序明矣齊詩最殘缺而張揖魏人習齊詩其上林賦注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其爲齊詩之序明矣劉向楚元王孫世傳魯詩其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召南申女作邶柏舟爲衛大夫作碩人爲莊姜傅母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夫人及傅母作載馳爲許穆夫人作視毛序之空衍者尤鑿

鑿不誣且其息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於詩黎莊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以編詩而向所自著書亦曰新序是魯詩有序明矣且三家遺說凡魯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於千百而魯韓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矩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毛不見三家古序則有之三家烏用見毛序爲哉程氏其何說之詞

王氏引之曰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蓋

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與毛傳同而志言毛詩經故二十九卷者毛以詩序別爲一卷與三家之序冠各篇者異也今魯齊二家序不可攷韓詩序則楊震傳引蠖蝻篇御覽引黍離篇皆以序與經文連引則知不別爲卷矣而毛序分頌三十一篇爲三卷故今詁訓傳爲卷三十也案王氏說於漢志似符而於新唐書志又不合且韓詩邶鄘衛分合不可知則以鄭樵曰毛公時序二卷與十三國數之亦適符漢志之數也

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

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以攷其異同得失長者
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應之曰齊詩先采蘋而後
草蟲與儀禮合小雅四始五際次第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
二子乘舟載馳黃鳥與左氏合說抑及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
說騶虞樂官備與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與采
薇非文王伐獫狁與尚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第與樂章合其
不合諸書者安在而毛詩則動與牴牾其合諸書者又安在顧
謂西漢諸儒未見諸書故舍毛而從三家則太史公本左氏國
語以作史記何以宗魯詩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羣書何以
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
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詩何以獨許魯近左傳由

賈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撰齊魯韓毛詩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禮皆顯用韓詩卽鄭箋毛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敘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五經異義論鬻制論鄭風論生民亦並從三家說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戶而意實以魯韓爲勝乎若云長者出而短者自廢則鄭荀王韓之易賢於施孟梁邱梅賾之書賢於伏生夏侯歐陽韓詩外傳賢於韓詩內傳左氏之杜預注賢於賈服而逸書十六篇逸禮七十篇亡所當亡耶至錢氏大昕據孟子勞於王事不得養父母爲孟子之用小序緇衣篇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爲公孫尼子之用小序則不如據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夫子用小序之爲愈也梅賾之僞古文書其

亦三代經傳襲用梅氏耶鄭氏其何說之詞

葉氏夢得謂漢文章無引毛序者惟

魏黃初四年詔曰曹風刺遠君子近小人毛序至是始行於世陳氏啟源駁之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王事未有不始於夏勤終於逸樂爲用魚麗序班孟堅東郡賦大德廣之所及厥用漢廣序不知衛宏續序多剽取經傳陳喜卽如首篇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卽穿鑿論語齟齬詩義何論其他

馬氏端臨曰譬之聽

訟毛詩其左證到案之人也齊魯韓其逋亡無證不到案之人也今所存魯韓遺說如以關雎爲畢公作以柏舟爲衛宣夫人作後儒皆不從之夫同一魯韓詩也他序可從而關雎柏舟之序獨不可從乎應之曰詩三百五篇篇自爲案各不相謀三家詩有亡逸者有到案者馬氏但就其所到之案虛公讞之可矣且其未到之案或可連類旁證比例互知者亦有之矣今以其有他案未到乃并其見存左證之百十案一切置之而惟毛詩

一面之詞遂不煩他證不問是非虛實一切直之可乎馬氏又曰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可攷其刪佚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攷如其言是聖人折衷六藝衡鑒貿然惟以序說爲去取然狸首新宮之屬當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其所存二雅諸序當必與禮樂相表裏乃大雅正篇莫一詳其樂章之所用何耶十三國之無正風與燕蔡葛許杞薛之并無變風既皆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則所存諸國之序當必可爲詩史乃國風小序於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謚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則但以爲刺其君其大夫而無一謚號世次之可傳會又何耶其明白者安在其出國史者安在馬氏其何說之詞姜氏炳璋曰漢四家詩惟毛公出自子夏淵源最古且魯頌傳引孟仲子

之言絲衣序別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子之語則又出於孟子而大毛公親爲荀卿弟子故毛傳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應之曰漢書楚元王傳言浮邱伯傳魯詩於荀卿則亦出荀子矣唐書載韓詩卜商序則亦出子夏矣韓詩外傳高子問載馳之詩於孟子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又載荀卿非十二子篇獨去子思孟子且外傳屢引七篇之文則亦出孟子矣故漢書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詞也至釋文引徐整云三國吳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敘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

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夫同一
毛詩傳授源流而姓名無一同且一以爲出荀卿一以爲不出
荀卿一以爲河閒人一以爲魯人展轉傳會安所據依豈非漢
書自言子夏所傳一語已發其覆乎以視三家源流孰傳信孰
傳疑姜氏其何說之詞愚案魏說明快足破近儒墨守陋見故
備錄之攷毛之不爲人信者以序獨異故脫有如蔡邕之錄周
頌序者但使齊魯韓皆存其序三家雖亡猶若未亡而任其散
失不一顧念者則今古相仗意見橫出之過也毛詩之在西漢
自杜欽欽說小弁用毛詩蓋亦言不純師者賈捐之外鮮肄業及之者鄭箋一出
學者靡然以當時眾所不信之書特起孤行又值魏晉不甚說
學之朝肅謚之徒見而生心競起作僞致聖人雅言之教並蒙

其殃宜其流至朱明尚有子貢詩說出也

爾雅魯詩之學先儒已有定論茲取其顯明者列注餘詳疏中
毛維字三家作惟或作唯彼其之其三家作已全詩大同然非
古書稱引不輒出之

毛傳巨謬在偽造周召二南新說羸入大序之中及分邶鄘衛
爲三國二南疆域三家具存其義若如毛說是十五國風不全
也孔子云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推詳聖
意蓋因周立國最久至孔子時已六七百年二南規制既遠史
冊無徵惟據詩篇尙存崖略故有不爲牆面之歎秦漢之際經
亦幾亡毛傳乘隙奮筆無敢以爲非者古文勃興永爲宗主幸
三家遺說猶在不可謂非聖經一綫之延也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周南關雎第一注魯說曰古之周南即今之洛陽又曰洛陽而

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

公雷滯周南古之至洛陽裴駮注引摯虞文洛陽至地也漢書

司馬遷傳顏注引張晏文此魯家相承舊說也揚雄方言窈美

也陳楚周南之間曰窈以陳楚周南地望相接特並舉之遷雄

皆魯詩家也洛陽漢志河南郡雒陽縣洛陽縣陝漢志宏農郡

陝縣潁州河南水經河水注云昔周召分陝以此城為東西之別

東城即虢邑之上陽也周南詩篇有汝墳周南大夫之妻作有

芣苢蔡人之妻作有漢廣江漢合流之地所屬焉皆周南地也云自

曰汝墳蔡人之妻汝墳故胡國今蔡人之妻汝墳故蔡國

陝以東皆周南之地者就周陳楚衛之間推測二南四至昭南

周南之西與周都接以陝為界其東北與召南接以汝南郡汝

陰縣為界其東南與陳接前漢淮陽國後漢陳東與楚接國今楚

登於周南之篇其地在周之南故以周南名其國江漢蒙化雖

皆服屬於周然諸侯眾盛各君其國如晉語之蔡原考工記注
之妨胡猶可考案周特羈縻撫輯之而已迨文王受命稱王召
公代行方伯之職南土日闢故別爲召南國名武王滅商之後
截定南國別建列侯禮樂記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
離四成而南國是疆卽詩南國究竟矣詩人之作或當時采自
風謠或後世追述往事周南是歸美文王故云王者之風召南
則兼美召伯故云諸侯之風總覽詩旨僚然易明乃毛詩大序
云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
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孔疏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爲周而必連言南者言此文王
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
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
又魏書儒林傳梁武帝問於李業興曰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
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何名爲繫對曰鄭注儀禮曰昔
大王王季居於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
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鄴分其故地屬之二公武帝又問曰若
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二公業興曰文王爲諸侯時所化
之本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愚
案周南之詩不及周公一語曷爲繫之於公若以公爲周聖人
然則文王非周乎抑非聖乎文王之先起自諸侯召公分土亦
任方伯之職既云繫之召公曷爲以諸侯之風歸之太王王季

乎且兩言之中析周召言人二南言化杜撰不辭聖門親授之
惜殆不若是然則入句語意難通且與鄭譜說曲祖毛序啟梁
武分封之疑業興臆測助成其詞亦非瑯論也孔疏關雎者詩
篇之名既以關雎為首遂以關雎為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為
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乃
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為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
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
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
以定稱黃鳥顯絲蠻之貌草蟲棄嚶嚶之聲瓜瓞取絲絲之形
瓠葉捨番番之狀天與桃名而俱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遺召
旻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並取篇末其中躡駁不可勝
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目據
孔說是舊目如此三家當然今從之關雎下毛加詁訓傳三字
今刪孔又云說文第次也字從竹弟稱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
所以分別先後也愚案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不從詩國風注
竹五經文字弟從韋省象圍而次弟之形孔誤今正詩國風注

齊說曰詩三百五篇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
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疏孔疏詩國風舊題也又云周南關
雎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今

從之鄭箋國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關雎至騶虞二
十五篇謂之正風孔疏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

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案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笈下足得總攝故也詩三百五篇者詩譜序正義引詩含神霧文齊說也孔云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霧倚書璿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愚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義讀曰儀可施於禮儀謂可以入樂凡賓客宴享皆用之也漢書儒林傳王式云臣以三百五篇諫遷式皆學魯詩者漢書藝文志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班氏學齊詩者是魯齊二家皆言三百五篇韓詩無考而孔云三家謂唯三百五篇韓傳後亡孔猶及見知韓與魯齊同也六篇亡失應以見在為數孔謂毛學不行所致然班志藝文兼收毛傳並非不知毛學亦云三百五篇是三百五者漢儒通論稱之如此孔用以尊毛而抑三家非也詩者持也者亦譜序孔疏引含神霧文取聲同字為訓孔云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在於至者也成伯璵毛詩指說引含神

霧文釋持兼二義較孔尤備矣詩大序風風也教也又云下以
風刺上故曰風釋風兼二義與此兼教刺義合周禮大師教六
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鄭司農注古而自有風雅頌
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爲之
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賈
疏若然此經有風雅頌則在周公時明不在孔子時矣風是十
五國風從關雎至七月是總號愚案古有風雅頌之名當如先
鄭說非孔子所定漢書儒林傳序言孔子論詩則首周南蓋孔
子未定以前或篇次倒亂與今書不同與
史記言刪詩爲三百五篇疑皆三家舊說

關雎注魯說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后妃之制
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
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
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又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
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又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
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又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

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又
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
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
首齊說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
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
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
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韓敘曰關雎刺時也韓說曰詩人
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
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
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

以刺時疏

毛序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釋文舊說此是小

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愚案大序末云然則關雎至召公見又云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關雎之義也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愚謂此本子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二語樂而不淫謂琴瑟友之鼓鍾樂之哀而不傷謂寤寐思服展轉反側哀之為言愛思之甚也呂覽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高注哀愛也古哀愛字通釋名釋言語哀愛也愛乃思念之也與此哀意合聖人言教子夏豈有不知而作如此解釋其為毛竄入之迹顯然鄭破字為衷失之○周道至雎作史遷十二諸侯年表文云詩人本之衽席者玉府衽席牀第凡藝器鄭司農注衽席單席也賈疏衽席者燕寢中臥席古人燕藝之地或言衽席或言牀第其義一也王后晏起周道始缺詩人推本至隱而作關雎儒林傳序周室衰而關雎作義與此同后妃至作也漢書杜欽言作關雎之人歎在上之好色無度冀得淑女配君子也顏注引李奇曰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周之至君子劉向列女魏曲沃負傳文云晏出朝者據下引虞夏節注明朝字衍文云關雎豫見者與杜欽傳贊關雎

見微楊賜傳言關雎見幾同義今本豫見作起興王氏念孫謂後人不曉魯詩之義而妄改之王應麟詩攷引列女傳尚作豫見文選後漢皇后紀論李善注引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古有虞貞節注此引即注文據李奇劉虞說知詩為康王后夫人作李稱康王后劉虞言康王夫人者古后夫人得通稱猶後世后妃異號而韓說以后妃止是一人也視匡衡傳以后夫人統言之亦齊說之明證列女傳云宣王嘗夜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請罪宣王曰非夫人之罪也引詳庭稱姜后曰夫人而姜后之外又别有后夫人此魯說可以推見周制矣周衰至詩作王充論衡謝短篇文上引詩家曰魯說也云周衰詩作者專以風刺之詩言淮南汜論訓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與此義同昔周至而作袁宏後漢紀楊賜語賜與蔡邕同定石經魯詩亦用魯說云夫人不鳴璜者璜是夫人佩玉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珩璜相準行步成聲詳鄭賦女故曰鳴璜今則鷄鳴時過而珩璜無聲也不鳴與上佩玉晏鳴同義云宮門不擊柝者以下引薛君說互證之蓋夫人已去君所然後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否則宮門不擊柝也後漢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李注此事見魯詩又楊雄法言孝至紀論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注亦云見魯詩又楊雄法言孝至篇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文選齊竟陵王行狀李注引應劭風俗通義云昔康王一

朝晏起詩人以爲深刺天子當夜寢蚤作身省萬機楊應二家
與以上諸說同蓋魯詩王后並刺李奇諸人以爲歎后王充諸
人以爲刺康王非有異也周漸至篇首古文苑張超誚青衣賦
文後漢文苑傳超河間人與蔡邕同時者超以關雎爲畢公作
與論衡大臣刺晏合是大臣乃畢公魯詩所傳如此也云願得
周公者願得如周公之聖德羅泌路史高辛紀云康王一晏朝
而暴公作關雎之詩以諷乃本超賦而竊易之世說謝征西稱
關雎有不妒忌之德夫人問詩是誰人所作曰周公作也襲周
南詩繫周公之說亦無根據孔子至端也漢書匡衡傳文其上
云臣聞之師曰衡受齊詩於后蒼此引后氏詩說也其謂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明主刺義姚氏鼐謂衡本學齊詩以關雎
爲刺晏起故云情欲之感宴私之意朱子善其語取入集傳然
其說詩實不同是也班固漢書杜欽傳贊曰庶幾乎關雎之見
微後漢明帝紀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李注引春秋說題辭曰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應門聽政之處
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
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班宋皆傳齊學合觀諸說知齊詩
非主頌美也關雎刺時也者王應麟詩攷六引韓詩敘文詩人
至刺時後漢明帝紀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文云退反晏處者
指后夫人言云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者大人當爲人君後漢馮
衍傳衍顯志賦云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注薛夫子
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

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於私宮妃后御見去雷有度今人
 君內傾於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互校明
 紀注大人內傾于色大人是人君之誤大人見其萌大人又賢
 人之誤也綜覽三家義歸一致蓋康王時當周極盛一朝晏起
 應門之政不修而鼓柝無聲后夫人璜玉不鳴而去雷無度固
 人君傾色之咎亦后夫人淫色專寵致然畢公王室蓋臣覩衰
 亂之將萌思古道之極盛由於賢女性不妒忌能為君子和好
 眾妾其行侔天地故可配至尊為宗廟主今也不然是無以奉
 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陳往諷今主文譎諫言者無罪聞者
 足戒風人極軌所以取冠全詩毛傳匿刺揚美蓋以為陳賢聖
 之化則不當有諷諫之詞得粗而遺其精斯巨失矣韓詩外傳
 五引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
 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
 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愚案賢妃和好眾
 妾取則天地廓乎有容以宮闈之幽深而德藏其內嬪御之紛
 沸而道行其間型家化國以成天下是以萬物羣生於焉託命
 為孔子所深取否則匹君子稱好迷耳於萬物羣生何與乎又
 案鄉飲酒鄭注云關雎言后妃之德燕禮注同此因後世樂歌
 推言其義與當日詩旨無涉關雎乃西都畿內之詩附錄於周
 南者以召南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二詩例之關雎篇次蓋在汝
 墳之後麟趾之前自孔子列冠篇首合樂者因之固知禮經
 合樂在後不在周公之世吾問周公作樂不問周公合樂也

關關雉鳩注魯說曰關關言聲和也又曰鳴鳩王鳴又曰夫

雉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齊說曰貞鳥雉鳩執一無

尤在河之洲注三家洲作州疏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雉鳩王雉

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

雉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

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箋摯言至也謂王雉

為難情意至然而有別○關關音聲和也者釋訓文史記倭幸

傳旁隱關通也尚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注關猶入

也案入亦通也太玄玄測都序注關交也關訓通亦訓交鳥之

情意通則鳴聲往復相交故曰關重言之曰關關謂鳥聲之兩

相和悅也玉篇關關和鳴也或為啗廣韻啗二鳥和鳴說文無

啗字此後起之義鳴鳩王鳴釋鳥文陸德明毛詩釋文雉依字

且邊佳旁或作鳥說文鳴下云王鳴也从鳥不从佳則鳴是正

字爾雅郭璞注鳴類大小如鳴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鷺

而楊雄許慎皆曰白鷺似鷺尾上白愚案說文鷺下云白鷺王

鳴也段玉裁注謂轉寫之誤案王鳴也三字緣下科鳴字注誤
衍段說是也廣韻白鷺善捕鼠與捕魚之鳴是二物禽經鳴鳩
魚鷹郝懿行爾雅義疏云能扇波令魚出食之故淮南說林訓
謂之沸彼邵晉涵爾雅正義云史記正義王鳴金口鶚也今鶚

鳥能翔翔水上捕魚而食後世謂之魚鷹其鳴緩而和順與白
 鷺相似而色蒼非即白鷺也參稽眾說是鳴鳩即魚鷹矣左昭
 十七年傳鳴鳩氏司馬也杜注鳴鳩王鳴也摯而有別故為司
 馬主法制摯虞槐樹賦嘉別鷺之王雉劉勰文心雕龍比興篇
 關雎有別后妃方德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皆以鳴鳩為鷺猛
 之鳥毛傳鳥鷺而有別釋文摯本亦作鷺釋鳥郭注引毛傳亦
 作鷺摯鷺古通用非有異義鄭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鳴之鳥雌
 雄情意至然而有別夫詩詠關雎情意已顯與別鷺之義相成
 而不相妨鄭讀摯為至增文成訓轉失之矣有別兼遊不雙侶
 死不再匹二義夫雉至處也列女傳魏曲沃負篇文廣雅釋詁
 乘匹二也言雉鳩非不乘匹而人弗之見與張超賦性不雙侶
 義同讀者勿以詞害意文選張衡東京賦雉鳩麗黃關關嚶嚶
 思玄賦雉鳩相和歸田賦王雉鼓翼鶻鶻哀鳴交頸頡頏關關
 嚶嚶交頸關關承王雉言頡頏嚶嚶承鶻鶻言和鳴在無人之
 區有別於眾見之地也貞鳥鳴鳩執一無尤者易林晉之同人
 文下云寢門治理君子悅喜執一言其貞專也陸賈新語道基
 篇關雎以義鳴其雄淮南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謂
 其雌雄之不乖居也不乖居言不亂耦羅願爾雅翼引與非陰
 陽自然變化論雉鳩不再匹皆其義此鳥德最純全故詩人取
 以起興○三家洲作州者說文州下云水中可居曰州周繞其
 旁从重川詩曰在河之州洲俗字知三家作州也云在河之洲
 者以洲上有林木此鳥有別其和鳴必在林木隱蔽之處故君

子取之後漢張衡傳泗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李注蓁
蓁茂貌引此詩以為衡觀河洲而思之也薛君章句言雎鳩以
聲相求必於河洲隱蔽無人之處衡見河洲林木茂密雎鳩和
鳴思詩人諷戒之情而偉之與河洲隱蔽之說相成衡學魯詩
據此知魯韓義同毛傳但云窈窕淑女注魯說曰窈窕好貌韓
水中可居曰洲則詩惜不憭

說曰窈窕貞專貌君子好逑注魯齊逑作仇魯說曰言賢女能

為君子和好眾妾也齊說曰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韓說

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疏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

之善女宜為君子好匹箋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
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
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窈窕好貌者王逸楚詞九歌注
文下引詩曰窈窕淑女王學魯詩此魯說也廣雅釋詁窈窕好
也方言窈美也陳楚周南之間曰窈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美
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窈美狀為窈美心為窈以美釋窈窕並與
王說合釋文引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窈與方言義同析言
之則窈窕義分渾言之但曰好也窈窕貞專貌者文選顏延年
秋胡詩李注引薛君章句文說文窈深遠也釋言冥幼孫炎本
幼作窈云冥深暗之窈也說文又云窈深肆極也釋言窈閒也

詩三家義集疏 卷一 周南

又肆也鄭注輕窈者好放肆非也肆與肆極同義肆極者狀其
深遠之至淮南兵略訓豁肆無景高注肆極也極豁之深不見
景也與說文肆極義合惟貞專故幽閒惟幽閒故穆然而深遠
意皆相承爲訓薛釋窈窕爲貞專貌主其根心之容而言以應
上文睢鳩貞一之惜於義最長匡衡云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曰
貞日不貳卽貞專之義明齊韓說同說文淑清湛也廣雅釋詁
淑清也言女之容德如水之湛然而清亦深遠意也○魯述作
仇者釋詁仇匹也眾經音義引李巡注仇怨之匹也怨耦曰仇
郭注詩曰君子好仇據此魯作仇齊述作仇者匡衡傳及禮緇
衣引作仇乃齊作仇之驗後漢張衡傳邊讓傳李注文選景福
殿賦李注嵇康琴賦注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注白居易六帖十
七引作仇並用魯齊詩言賢至妾也者列女湯妃有嬖傳云詩
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也今本列
好述案既云和好眾妾字當作謂眾妾有怨者淑女能和好之
仇今本乃後人據毛詩妄改
此魯義也女曰鷄鳴篇知子之好之箋謂與己和好彼亦釋好
爲和常棣篇妻子好合謂妻子和合也孟子凡我同盟既盟之
後言歸於好謂言歸於和也箋云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
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
德不嫉妒係用魯說改毛孔疏此眾妾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
卑德小不能無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
小怨和好從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關雎至八嬪御覽皇親
部引詩推度災文宋均注八嬪正於內則可以化四方矣關雎

有原者夫婦為王化之原惟關雎詩義有之故宋云可以化四方也八嬪陳喬樞云古者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一為適妻餘皆為嬪孟子引詩刑於寡妻趙岐注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入妾即此所謂入嬪也愚案詩緯用齊說趙注用魯說義正相通冀得賢妃正入嬪與求淑女和好眾妾合經言好緯言正者和好之俾各消釋怨妒以禮制情是即所以正之其義相成也淑女至紀綱文選顏延年宋元皇后哀策李注引韓詩文言此淑女能奉順后妃之坤德紀綱眾妾和好怨者義與魯齊同此云成其紀綱匡衡傳言綱紀之首語亦同也易林履之頤雎鳩淑女聖賢配耦宜家受福吉善長久妬之无妄關雎淑女賢妃聖耦宜家壽母福祿長久小畜之小過關雎淑女配我君子少姜在門君子嘉喜皆以淑女為即聖配不分后妃淑女為二人少姜在門未達其義

參差荇菜 **注**三家參作穆荇作蒹左右流之 **注**魯說曰左右

也流擇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注**韓說曰寐息也 **疏**傳荇接余

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寤覺寐寢也箋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也○孔疏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參借字三家參

詩三家遺集疏 卷一周南

作椈苳者說文椈木長貌詩曰椈差苳菜文選長笛賦森
椈柞樸注森椈木長貌西京賦櫛爽櫛椈注皆草木盛貌也說
文差下云貳也差不相值也从左从夨廣雅釋詁差次也椈差
謂如木有長者有次者椈差然不齊一也苳俗字說文苳下云
萎餘也苳下云苳或从苳同盧文弨云今本說文苳誤脫水旁
釋文亦云苳說文苳同盧文弨云今本說文苳誤脫水旁
文萎餘同音借字孔疏引陸璣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
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莖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
其白莖以苦酒浸之爲菹脆美可案酒李時珍云葉徑一二十
有一缺而形圓如馬蹏者萑也葉似萑而稍銳長者苳也爾雅
翼陂澤多有今人猶止謂之苳菜非難識也葉亦卷漸開雖圓
而稍羨不若萑之極圓也花則出水黃色六出今宛陵陂湖中
彌覆頃畝日出照之如金俗名金蓮子狀亦似萑猪亦好食民
以小舟載取之以飼猪又可糞田或因是得猪萑之名○左右
劇也者釋詁文邢疏引詩左右流之說文勸助也劇卽勸字之
省箋左右助也與雅訓合釋文上音佐下音佑讀與毛異明用
魯義流擇也者釋詁文郭注邢疏引同釋言流求也郭亦引詩
爲證陳氏奐云三家詩或用釋詁文訓流爲擇愚案爾雅本之
周公亦兼有眾家附益毛取流求釋經流擇固是魯義於參差
不齊中而擇其長成佳美者是擇與求義亦相近左右擇之猶
言電勉求之睢鳩苳菜並卽所見起興○寐息也者慧琳音義
十四引韓詩文說文寤下云寐覺而有信曰寤寐下云臥也願

震福云毛傳寐寢也廣韻寐寢也息也蓋兼采毛韓二說論語
公治長鄭注寢臥息也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注寢猶息
也足證毛韓義同愚案寤寐猶言不寐謂求此淑女至於不寐
也柏舟耿耿不寐易林作耿耿寤寐可證鄭箋釋為覺寐覺寐
即不寐矣後漢應奉傳奉上書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
之 sought 遠五禁之所忌據注奉為韓詩學五禁用外傳文關雎
所求用韓詩
寤寐求之文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注魯說曰服事也

疏傳服思之也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

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服事也者釋詁文郭注見詩
邢疏服者周南關雎云寤寐思服此魯義也思服者思得此賢
妃以和眾妾之事箋用魯義易毛仍說為后妃求淑女故云思
共已職事以曲成毛義也桓寬鹽鐵論執務篇詩云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
不得之有言其求誠也桓學齊詩此齊說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注三家輾作展韓說曰展轉反側也魯說曰展轉不寐貌疏

傳悠思也箋思之哉思之哉言已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說
文悠憂也不得淑女以為己憂悠哉悠哉猶悠悠也二哉字增
文以成句楚詞初放悠悠蒼天兮王注悠悠憂貌與說文義合
重言之見其憂之長也三家輾作展者釋文輾本亦作展呂忱

從車展是輓字始見字林知三家作展說文駮馬轉臥土中人轉臥謂之展故馬轉臥即於展旁加馬謂之駮益證字之不當為輓也展轉反側也者廣雅釋詁文即以本句互釋廣雅兼有魯韓義此韓義也說文展轉也是展轉義同禮曲禮鄭注側反側也蓋分言之則反訓覆側訓旁連言之則反側義亦同故展轉訓反側反側亦訓展轉何人斯箋反側展轉也與廣雅互證而義益顯詩重言以申意總謂不安之狀耳孔子言關雎哀而不傷即謂此也展轉不寐貌楚詞九歎王注文引本詩蓋魯義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注魯韓說曰友親也

疏傳宜以琴瑟友樂之箋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說文采撝取也琴瑟大祭祀及房中樂皆用之箋云共荇菜之時樂必作是以琴瑟為祭樂疏引孫毓云若在祭時則樂為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詞也愚案傳上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下云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既明言事宗廟又鍾鼓不能奏於房中是毛意以為祭樂鄭申成之孫駮祖傳未為公論然樂為淑女設即不得是祭樂孫說實有裨經信如韓詩鍾鼓一作鼓鍾知琴瑟與鍾皆房中所用可無祭樂之疑賴此孤證祛毛傳數千年之惑誠古經之

幸矣友親也者廣雅釋詁文魯韓義也釋名釋親屬友婿言相親友也孔疏思念此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又云言友者親之如友與廣雅合

參差苳菜左右芼之注魯說曰芼搯也取也齊說曰芼草覆蔓

韓芼作現疏傳芼擇也箋后妃既得苳菜必有助而擇之者○皆擇菜也某氏曰搯猶拔也郭云謂拔取菜以搯是拔之義關

睢云左右芼之毛云芼擇亦謂拔菜而擇之也案釋言是魯說與毛異孫溷爲一邢遷就其說非是拔擇自二義不相通假芼

取也者廣雅釋詁文又云搯取也是搯取義同並魯訓芼草覆蔓者說文文引詩曰左右芼之陳壽祺云昏義言婦人將嫁教

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卽覆之義也愚案以苳菜覆蔓於牲上以爲祭品許說正本昏義齊說也韓芼作現者

玉篇見部引詩曰左右現之現擇也現亦本作芼顧野王時惟韓詩存而引字作現與毛異證以玉篇中它所引詩知顧用韓

詩也說文現擇也从見毛聲毛訓芼爲擇以芼爲現借字徐璈云廣雅現視也諦視而擇之其義相成

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注韓鍾鼓亦作鼓鍾

韓說曰后妃房中樂有鍾磬疏傳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箋琴瑟在堂鍾鼓在庭言共苳菜之

詩三家遺集卷一 周南

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說文鍾酒器也。从金重聲。鐘樂
鐘也。秋分之音物種成。从金童聲。今經典通作韓鍾。鼓作鼓。鍾
者外傳五引詩曰：鼓鍾樂之。徐璈云：鼓鍾謂擊鍾也。故靈臺曰
於論鼓鍾。又曰：鼙鼓逢逢。蓋編鍾左傳所謂歌鍾也。后妃房中
樂有鍾磬者。隋書樂志引漢侯包韓詩翼要文杜佑通典百四
十七陳腸樂書百十三引同。隋書經籍志包著韓詩翼要十卷
包一作苞。云房中樂有鍾磬者。鍾磬所以節樂。此證成韓詩鼓
鍾之義。侯云然者。磬師掌擊磬。編鍾教緜樂。燕樂之鍾磬
鄭注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緜樂謂
雜聲之和樂者也。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鍾
磬。據此房中樂有鍾磬。詩上詠淑女。下言作樂。明是奏樂於房
故云。鼓鍾樂之言。鍾則有磬可知。此即禮文可明詩義也。鍾師
云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鄭注以
鍾鼓奏之。賈疏饗食謂與諸侯行饗食之禮。在廟故與祭祀同。
樂據此。燕樂奏於房中。用鍾磬奏於祭祀。饗食用鍾鼓。猶磬師
凡祭祀奏緜樂。既繫於磬師。知緜樂用鍾磬。鍾師掌鼗鼓。緜樂
鄭注謂作緜樂。鼓鼗以和之。既繫於鍾師。則緜樂用鼗。其義一
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鄭注：絃歌。周南召南
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鄭知不用鍾磬者。以用之賓。燕與諸
侯饗食之禮。同必是以鍾鼓奏之。故言不用鍾磬。與鍾師注義
相發。賈疏乃謂磬師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鍾磬房中
及燕則無鍾磬。殊未明晰。自來亦無達鄭。惜者陳祥道禮書因

謂鄭氏注義岐出爲自惑誣鄭甚矣韓詩外傳一古者天子左
五鍾將出則撞黃鍾而右五鍾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
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大師奏
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
色齊則肌膚安裃賓有聲鶻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
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
告入也此言音聲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曰鍾鼓
樂之此之謂也韓此引又作鍾鼓足證詩古本元不同韓傳各
據所見爲說磬師疏云鍾師云掌金奏又云以鍾鼓奏九夏明
是鍾不編十二辰零鍾也若書傳云左五鍾右五鍾也所引書
傳正與外傳合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疏云王出入據大
祭祀言案王夏卽九夏之一既奏王夏明當用鍾鼓足證外傳
言天子出入亦主祭祀言也大抵外傳雜采諸家不專一義解
者惟擇所宜侯作翼要專主鍾磬之說以韓內傳作鼓鍾本義
宜然也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云樂云不淫明指房中言卽此
語推之知聖人所見詩經必作鼓鍾而鍾鼓乃後出誤本毛傳
共苻菜備庶物以祭宗廟蓋所據本作鍾鼓故以爲祭祀不云
房中之樂此二說不可得兼後人用毛詩鍾鼓之文仍取韓說
房中之義斯爲謬矣房中樂者惟燕樂奏於房故以房中名之
蓋今俗所云細樂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芣采蘋鄭注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
之樂歌也燕禮鄭注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

言三豕身正 卷一
子馨師賈疏房中之樂即關雎二南也謂之房中者房中謂婦
人后妃以風喻君子之詩故謂之房中之樂蓋周之後世樂歌
廣及二南此房中後起
之義與詩本義無涉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疏

文釋

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
下是毛本意後放此

葛覃注魯說曰葛覃恐其失時疏

毛序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
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

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
道也箋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
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葛覃恐其
失時者古文苑蔡邕協和婚賦云考遂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
紀乾坤和其剛柔良兒感其膺葛覃恐其失時標梅求其庶
士唯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
祉徐璈云賦意蓋以葛之長大而可為絺綌如女之及時而當
歸於夫家刈獲汗澣且以見婦功之教成也故與標梅並稱是
亦士大夫婚姻之詩與何休謂歸寧非諸侯夫人之禮者義同
魯家之訓也愚案徐說是也蔡賦恐失時用首章詩意次章已
嫁三章歸寧正美其不失時玩賦末四語歸美意可見文王化
行國中婚不違期非獨士大夫為然此就本詩說之鄉飲酒燕

禮鄭注葛覃言后妃之職此推言房中樂歌義例若用以說詩則不可通以澣衣歸寧皆非后妃事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注韓維作惟韓說曰惟辭也萋

萋盛也魯說曰萋萋茂也疏傳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綌女

也萋萋茂盛貌箋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

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

萋萋然喻其容色茂盛也○說文葛絺綌草也釋詁覃延也郭

注謂蔓延蔡賦作葛覃陳喬樞以為三家文案釋文葛覃本亦

作覃徒南反是毛詩有作覃者淮南原道訓高誘注潭讀葛覃

之覃又潁讀葛覃之覃高用魯詩而覃字不皆從艸禮緇衣釋

文葛覃本亦作覃知齊詩亦不皆從艸是覃字乃眾家異文也

說文覃桑莢覃長味也引申之凡延長者皆訓覃覃借字覃正

字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施于中谷與施于條枚義兼訓移音亦

為地言葛生於此而蔓延漸移於彼也孔疏中谷谷中倒其言

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又引王肅云葛生於此蔓延

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孔駁之云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

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為重毛意必不然愚案傳云興也未嘗

指定某句與某事如鄭說黃鳥飛集灌木興女有嫁於君子之

道則王喻外成為重然與毛意無涉孔疏非也葛生延蔓猶在

谷中鄭說較勝但黃鳥翔集和鳴見雌雄情意之至陽春融和

草木暢茂時鳥音變淑女有懷天機所流有觸斯感魯說以為
恐婚姻之失時義優於毛鄭也此從已嫁後追詠其情事惟辭
也者文選楊雄羽獵賦阮籍詠懷詩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
據此毛詩維字韓皆作惟它篇並同疏不復出萋萋盛也者文
選潘岳藉田賦李注引章句文萋萋茂也者廣雅
釋訓文魯說也茂盛義同故毛云萋萋茂盛貌

黃鳥于飛集

于灌木其鳴喈喈注魯說曰倉庚幽冀謂之黃鳥魯灌亦作櫛

疏傳黃鳥搏黍也灌木蕞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箋葛延蔓
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蕞木與女有嫁于君子
之道和聲之遠聞與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倉庚幽冀謂
之黃鳥者呂覽仲春紀高注倉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秦
人謂之黃離齊人謂之搏黍幽冀謂之黃鳥詩曰黃鳥于飛集
于灌木是也此魯說也方言鸞黃自關而西謂之鸞黃或謂之
黃鳥或謂之楚雀楊亦用魯說孔疏引陸璣云黃鳥黃鸞雷也
或謂之黃栗雷幽州人謂之黃鸞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鶯
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
栗雷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與楊高說合今楚
人亦謂之黃鸞不獨幽州為然說文離下云離黃倉庚也鳴則
蠶生離下云離黃也从隹黎聲一曰楚雀其色黎黑而黃據此
正今之黃鸞七月詩春日載陽有鳴倉庚鄭箋亦以倉庚鳴為
可蠶之候與說文合鸞即鸞字與黎離鸞鶯同音通用離黃之

為黃離猶螽斯之為斯螽離粟一聲之轉離雷又雙聲短呼為離長呼得離雷二字也釋鳥倉庚商庚郭注即鷺黃也又云鷺黃楚雀注即倉庚也又云皇黃鳥注俗呼黃離雷亦名搏黍案皇黃鳥郭注誤馬屬黃白曰皇此鳥名皇知非鷺黃之鳥也而段玉裁焦循遂謂毛傳以搏黍釋黃鳥不云即倉庚是詩之倉庚為黃鶯而黃鳥為今之黃雀黃雀啄粟故有搏黍之名因故搏為搏以成其義攷釋文搏黍徒端反不音搏禽蟲隨地異名不煩強釋必謂啄粟故名搏黍然則螽斯名春黍亦能啄粟乎黃鳥名楚雀惟楚地有乎竊謂啄粟之黃鳥交交之黃鳥是黃雀它詩皆黃鶯郝懿行云其鳴聲和調而圓亮故葛覃云其鳴啾啾其毛色陸離而鮮明故東山云熠燿其羽其為鳥柔易而近人故凱風云睨睨黃鳥其頸端有細毛雜色故小雅云綿蠻黃鳥文選注引薛君章句云綿蠻文貌也其說是矣于詞也于飛猶聿飛說詳桃夭魯灌亦作攢者釋木灌木叢木郭注詩曰集于灌木陳喬樞云爾雅釋文攢木字又作灌下文木叢生為攢釋文同據陸所見爾雅本作攢則注引詩當亦作集於攢木郭用舊注魯詩之文故字同作攢與毛異或本爾雅及呂覽高注作灌木者是後人依毛詩改之愚案詩釋文灌木下毛無亦作本則作攢者魯家異文也說文啾鳥鳴聲重言啾啾鳴相和也玉篇口部啾下引詩云其鳴啾啾啾啾和聲之遠聞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注魯韓說曰莫莫茂也疏傳莫莫成

三 周南

就之貌箋成就者其可採用之時○莫莫茂也者廣雅釋訓文說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詩重言莫莫其義自眾草翳不見日引申而出以狀葛葉延蔓廣遠後人增水旁為漠漠詩家言廣遠義多承用之自此詩始也詩巧言章禮內則注釋文並云莫又作漠是其證矣

是刈是獲為絺為綌服之無斃注韓說曰刈取也

獲淪也魯說曰是刈是獲獲煮之也韓說曰結曰絺辟曰綌魯齊斃作射齊說曰射厭也言己願采葛以為君子之衣令君子

服之無厭言不虛也疏傳獲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斃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統公侯夫人紘緹卿之內

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來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刈取也者詩釋文是艾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據此毛作艾韓作刈孔疏本毛作刈是所見本異爾雅釋文是又本亦作刈是陸據爾雅本作又說文又芟草也或从刀作刈今案葛但言芟其義不全故韓申訓曰取也獲淪也者釋文是獲下云胡郭反賁也韓詩云獲淪也音羊灼反愚案說文淪漬也服虔通俗文云以湯煮物曰淪既夕禮其實皆淪注皆湛之湯李黼平云說文獲雨流雷下貌則獲為浸漬淋漓之狀與淪字意同皆謂浸漬而煮之也

是刈是鑊鑊煮之也者釋訓文陳喬樞云爾雅是鑊釋文又作
獲毛詩作獲卽鑊之段借詩正義引爾雅云云又申之曰以煮
之於鑊故曰鑊煮非訓鑊爲煮駘改據此知孔見爾雅本
作是鑊鑊字亦是魯詩文也郝懿行云說文鑊鑊也鑊當也准
南說山訓注無足曰鑊鼎鑊皆煮器惟有足無足爲異然則刈
亦芟草之器因名芟爲刈且刈與鑊配並是器名故齊語挾其
鎗刈耨鑊韋昭注刈鑊也方言云刈鉤說文鉤作鉤云鑊也愚
案刈鑊器名而以爲用器之稱此魯義實字虛用例也○爲者
煮葛以爲衣說文絺細葛也絺粗葛也結曰絺辟曰絺者玉篇
系部引韓詩文顧震福云說文結絺也絺結不解也釋名結束
也柏舟釋文辟本又作擘孟子滕文公篇妻辟纊高士傳作擘
纊喪大記絞一幅爲三不辟正義古字假借讀辟爲擘詩言績
葛爲布結束使密則精擘分使疏則粗也說文斲厥也詩曰服
之無斲此引毛詩魯齊斲作射者釋詁射厥也郭注詩曰服之
無射楚詞招魂王注射厥也詩曰服之無射是述魯文禮緇衣
葛覃曰服之無射是齊作射斲射字經典段借通用射厥至虛
也緇衣鄭注文云爲衣令君子服之者是以爲女適人後事較
箋云在父母家習絺綌煩辱之事者其義爲長此齊說也易林
兌之謙葛生衍蔓絺綌爲願焦用齊詩言爲願與注言已願同
云無厭者見君子安其所服恆德永好之意言不虛也者孔疏
云君子實得其服而不虛也案詩言絺綌之事始於爲而終於
服見婦功之實有成故彼文引以爲證此君子謂大夫以魯說

推之仲春昏時女子觀物有懷未夏適人親治締綌為君子服
見文王聖化隆洽國中士女婚期無愆此歌詠所由起如傳箋
所云當葛葉成就之時女尚在
父母家過時不婚非詩意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注魯說曰婦人所以有師者何學事人之

道也疏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

謂嫁曰歸箋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
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為貴○釋詁
言我也此女自我也詩云我告師氏矣我告者何我歸耳歸即
末章歸寧之歸毛傳婦人謂嫁曰歸今知非者上章詠適人後
事此不當復言嫁也婦人至道也班固白虎通嫁娶篇文下引
此詩二句為證云婦人有師者說文娶女師也从女加聲杜林
說加教於女也讀若阿媿女師也从女每聲讀若母案媿與媿
同亦作母史記倉公傳作阿母蓋轉寫失真音存字變即此師
氏矣云學事人之道也者昏義孔疏云昏禮姆纒笄綃衣在其
右鄭注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鄭知
女師之姆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公羊襄三
十年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
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母既如此傳亦宜然孔疏又云南山鄭
箋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傳亦婦人也

無事歲一歸寧者公羊莊二十七年傳何休解詁云諸侯夫人
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徐
彥疏自從也言從大夫妻以下即詩云歸寧父母是也詩是后
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不信毛敘故也案古天子諸侯夫人
皆不歸寧穀梁以婦人既嫁踰竟為非禮傳凡八見春秋經莊
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左傳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
公羊傳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二傳解經意同非謂有當於禮
蓋春秋以降多違禮自恣若魯文姜杞伯姬皆是泉水載馳皆
以父母既沒義不得往則知因父母存而歸寧者必多然如國
策趙左師觸讐對太后云媼之送燕后祭祀必祝之曰必勿使
反時至戰國猶知此義在西周之初自無后妃歸寧之事毛說
疑與禮不合惟大夫妻有歸寧之道見禮喪服傳又鄭志荅趙
商曰婦人有歸宗謂目其家之為宗者大夫稱家與解詁合詳
詩旨以魯為長說文晏安也詩日以晏父母段玉裁云引三家
詩愚案此
或齊韓文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注魯說曰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

疏

毛序后妃之志也又當輔

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
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箋謁請也○思古至位也淮南

傲真訓云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高注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猶采易得之菜不能滿易盈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此魯說左襄十五年傳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覩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杜注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左氏引詩固多斷章取義此說周行與魯合是詩本義如此參證荀子解蔽篇剛見此詩爲慕古懷賢欲得徧置列位思念深長諸家無異說藝文類聚三十引束皙云詠卷耳則忠臣喜唐書劉曉傳同蓋人君志在得人是以賢才畢集樂爲效用而國勢昌隆也鄉飲酒燕禮鄭注卷耳言后妃之志亦後來樂歌義例無關詩悒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注魯卷亦作卷韓說曰頃筐欷筐也疏傳

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芣苢薛君說云采采而巳此采采詩義當同采而又采是巳也釋草卷耳苓耳釋文卷謝作卷詩卷耳是也本草作泉耳云一名胡泉一名地葵一名施一名常思陶注云一名羊負來昔中國無此物言從外國逐羊毛中來也廣雅云苓耳蒼耳施常泉胡泉之

類耳案爾雅菴字魯家異文說文菴卷耳也苓卷耳也是卷耳
 有二玉篇以菴為毒艸楚詞九思泉耳兮充耳王注泉耳惡草
 也此泉耳當即是菴說文之苓則詩所謂卷耳蓋名狀俱同毒
 不毒有別孔疏引陸璣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
 煮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
 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案列子釋文引蒼頡篇云耳一名蒼
 耳埤雅引荆楚記同陳啟源桂馥皆以為即今藥中蒼耳子是
 也箋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即用荀子引詩意視御覽
 九百九十八引毛詩卷耳曰采采卷耳不盈傾筐易林鼎之乾
 傾筐卷耳憂不能傷易林用齊詩是齊毛俱有異文作傾說文
 頃頭不正也傾仄也字當以傾為正頃筐欹筐也者詩釋文引
 韓詩文說文欹持去也無傾側義玉篇欹下云今作不正之
 敝下云傾低不正亦作欹是欹為敝之借字說文箸飯鼓也段
 玉裁云當作飯敝箸必傾側用之故曰飯敝宗廟宥坐之鼓器
 古亦當為敝器愚案說文敝敝阻也敝阻與崎嶇音義同傾側
 不正之意也宮正奇衰之民注奇衰譎觚非常是奇衰猶敝邪
 言傾側不正者當以奇為正字敝字尚屬後起俗書緣奇誤敝
 遂以敝代欹敝行而奇義遂別即敝義亦隱矣頃筐後高前低
 其為製傾低不正故韓以敝
 筐釋之傾則前淺故易盈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注**魯韓說曰
 周徧也**疏**傳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
 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嗟歎息之詞我者文王自

我懷思也人謂古君子說文寘實也無寘字新附有之云置也
廣雅釋詁寘塞也寘當為寘之誤字東山篇釋文寘作寘大千
反從宀下眞不誤彼彼賢人周徧也者廣雅釋詁文杜注本之
釋文行列位也嗟我思古君子欲得寘彼賢人徧於行列故准
南云慕遠世猶綠衣篇我思古人意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
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
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楊注
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
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案楊以懷人寘周行五
字連文說與諸家同荀此引與淮南高注意微異荀云因懷人
寘周行故采卷耳不盈頃筐賦也高云采易得之卷耳不滿易
盈之頃筐以見執心不精不能成道故君子為國宜憂勞求賢
興也說詩不
同大義則一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注**三家虺作痾隤作頽**疏**傳陟升也崔嵬

虺隤病也箋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
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此下三章言遠行求賢
之事說文陟登也崔大高也嵬高而不平也釋山石戴土謂之
崔嵬土戴石為嵬案如許訓崔嵬是高而不平明石在土上則
土戴石為崔嵬雅訓誤也釋名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
曰嵬毛傳同竝與爾雅相反馬瑞辰云說文兀高而上平也岷

詩三家變集疏 卷一 周南 二

石山戴土也高而上平者為石山戴土則知高而不平者為土
山戴石矣此說是也釋詁虺隤病也釋文引孫炎云馬退能
升之病也三家虺作虺隤作類者釋文引說文虺作瘰隤作頰
據此說文引詩我馬瘰頰今本無之明轉寫遺奪郝懿行云瘰
字誤說文作瘰云病也詩爾雅虺字俱瘰之假借愚案郝說是
也易林賁之小過正作玄黃瘰隤釋詁釋文出瘰字云呼回反
字林云病也今經注無此字蓋瘰即瘰之篆文誤字陸氏忽不
加察耳說文虺以注鳴無病義瘰正字虺借字說文隤下隊也
瘰秃貌頰即瘰之隸變頰隤通用字蔡邕述行賦我馬頰頰以
元黃王逸楚詞九思逢尤篇車軌折兮馬頰頰蔡王並述魯詩
明魯作虺頰易林三作虺隤一作瘰隤是瘰為齊詩
異文隤字又與說文不合然則作瘰頰者韓詩也 我姑酌彼

金罍維以不永懷注三家姑作刃韓說曰金罍大器也天子以

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疏傳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

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
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三家姑作刃者說文秦人市
賈多得為刃從乃從父益至也詩曰我刃酌彼金罍玉篇刃下
亦有此文又引論語曰求善價而沽諸是刃即沽正字說文沽
水出漁陽塞外東入海後人借為市買之字沽行而刃廢此詩
作姑又沽之借字凡從古得聲之字音義多相通借既夕禮注

古文沽作古士虞禮注古文苦爲枯鄉射禮注釋文枯字又作
楛釋詁釋文詁本作故荀子勸學篇注楛讀爲沽彊國篇注楛
讀爲鹽鹽人典婦功注皆苦讀爲鹽是其例也詩字作姑義仍
爲沽毛傳姑且也以姑爲語詞望文生訓失古義矣文王遠行
求賢酒或不給取之於芻情事宜然伐木篇無酒酤我箋疏皆
以爲市買與此義同說文酌盛酒行觴也彼亦彼賢人求而得
之則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也金罍至以梓許慎五經異義六
言罍制引韓詩文云大器也者孔疏引作大夫器案夫字衍下
既云諸侯大夫皆以金此不得云大夫器司尊彝疏引無夫字
是也毛詩說言大一碩孔疏引阮謙禮圖亦云大一斛故韓言
大器也云天子以玉者詩釋文引作天子以玉飾孔疏云經無
明文案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孔疏琖夏爵名
以玉飾之故前云爵用玉琖仍雕也說文斚玉爵也左昭七年
傳賂以斚耳杜注斚耳玉爵明堂位疏又云太宰贊玉几玉爵
然則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據此夏殷周爵皆用玉是
天子以玉也孔偶有不照耳云諸侯大夫皆以金者釋文作諸
侯大夫皆以黃金飾異義又云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
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是毛
詩以金飾罍與韓同惟毛言人君統天子諸侯言之韓以諸侯
大夫言唯是爲異疏云人君黃金罍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
故皆以天子之事言愚案周南之詩是文王未稱王時作無嫌
於金罍爲諸侯之制毛傳統言人君所以成其曲說不若韓之

得實也云土以梓者釋文同孔疏司尊彝注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說言土以梓土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疏又云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說文罍下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施不窮也从木雷聲罍下云罍或从缶壘下云罍或從皿罍下云籀文罍文選班固東都賦列金罍罍借字固用齊詩蓋齊作罍漢書文三王傳梁孝王有罍尊顏注引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劭蓋用魯詩說又引鄭氏曰上蓋刻為雲雷之象顏疑刻畫不同故兩引之案據毛詩說司尊彝注皆刻畫竝舉非有異義陳喬樞云食貨志注引鄭氏稱詩罍有梅作罍與魯韓毛文異知此據齊詩也說文永長也言如此則我不至以賢之不見長久懷思冀望之詞也蓋文王當日以官人為急慮巖棲谷隱之賢伏而不出不憚跋涉勞瘁躬親訪求故有崔嵬高岡馬病僕痲之事獵呂尚於磻溪舉顛天於山林皆其明證故知不通三家未可言詩也

陟彼高岡我馬之黃注韓說曰斲斲曰岡斲斲者即爾雅所說

山脊也魯說曰玄黃病也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注韓說

曰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

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

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

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

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魯說曰傷思也疏傳山脊曰

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箋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

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疇必有醉而失禮者

罰之亦所以為樂○崧崧至脊也玉篇山部引韓詩文說文同

俱本爾雅山脊岡為訓邢疏引孫炎曰長山之脊也必言長者

脊脊骨長顧震福云孫說是也孔叢子云登彼邱陵崧崧其阪

法言云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崧崧也是崧崧為卑小之邱玉篇

引埤蒼云崧崧沙邱也慧琳音義七十八引考聲云崧崧沙邱

兒也卑且長也委曲相接也廣韻崧崧沙邱狀崧音邈集韻崧
崧山卑長也或作邈迤邈迤即崧崧之本字釋地邈迤沙邱鄭
注旁行連延說文邈行邈邈也迤衰行也蓋沙土所積橫亘連
延卑於高大有石之山謂之邈迤或作崧崧亦謂之岡即邱陵
也詩人所陟之岡乃卑中之高者故特曰高岡非岡本高山之
名也釋名山脊曰岡岡亢也在上之名也殊誤陳奐云虺積疊
韻玄黃雙聲皆合二字成義玄黃之不可分釋猶虺積之不能

寺三定義集卷一 周南

分釋也黃本馬之正色黃而玄為馬之病色若以玄為馬色而黃為馬病則不通矣愚案陳說是玄黃易林乾之革玄黃虺隤此魯說蔡邕述行賦我馬虺隤以玄黃易林乾之革玄黃虺隤贈白馬王彪詩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蔡學魯焦學齊曹學韓皆玄黃連讀知毛義誤此章姑字以上章例之三家亦當為句○說文眾下云如野牛而青象形與禽離頭同兕下云古文从几觶下云兕牛角可以飲者其狀觶觶故謂之觶觶下云俗觶從光一升至名觶孔疏引許慎異義引韓詩文士昏禮疏引作韓詩外傳梓人疏引作今韓詩說云古周禮說亦與之同特性饋食禮筐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鄭注引此又作舊說云一升曰爵者禮器士昏注論語雍也篇集解燕禮疏廣雅釋器同梓人亦云爵一升云爵盡也者禮器疏引異義同曲禮長者舉未酌注盡爵曰酌酌與醕音義同醕亦訓盡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醕也注醕盡也左隱元年傳未王命故不書爵疏引服注云爵醕也所以醕盡其材也白虎通爵篇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王制王者之制祿爵疏爵者盡也爵本酒器一升至少而易盡故訓為盡引申為爵秩之字亦竝取盡意爵盡雙聲字為訓也云足也者禮器疏引同飲不可多盡一升為已足故又云足也說文獻禮器也象獻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獻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爵節足足三字雙聲故又訓爵為足足云二升曰觚

者禮器注雍也篇集解燕禮疏廣雅釋器同梓人觚三升鄭注
觚當爲觶賈疏鄭駁異義云觶字角旁支汝穎之間師讀所作
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
聞觚寡聞觥寫此書亂之而作觥耳禮器制度云觥大一升觥
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觥三升觥也案說文觥受三升者謂之
觥雍也篇馬注三升曰觥竝緣周禮字誤燕禮坐取觥洗注古
文皆爲觥又公坐取賓所賡觥作觥足證古書二字多相亂云
觥寡也飲當寡少者觥寡雙聲字禮器疏引異義同云三升曰
觥者士冠禮禮器注行葦釋文廣雅釋器同說文觥鄉飲酒角
也禮曰一人洗舉觥觥受四升許以觥爲三升故云觥受四升
潤解於角也云解適也飲當自適也者士冠禮釋文引字林云
觥音至至適雙聲字云四升曰角者禮器注廣雅釋器同云角
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者角所以觸此緣文生訓也釋樂釋
文引劉歆云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廣雅釋言亦云角
觸也禮戒多飲故以觸罪過爲訓云五升曰散者禮器大射儀
注廣雅釋器同注竝云散方壺之酒也蓋此器如壺而方云散
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者散訕同聲字爲訓淮南精神訓注
散雜亂貌荀子修身篇注散不拘檢者也多飲而散則爲人所
訕此器受酒愈多故以散爲名韓又推其義釋之云總名曰爵
者禮器疏引異義同對文則異散文即通云其實曰觥者禮器
疏引同說文觥實曰觥虛曰觥據韓說凡爵實酒而進之皆曰
觥不獨觥也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注亦云實之曰觥云觥者

餉也者以飲食進人皆謂之餉說文餉饗也亦謂之饗呂覽長
改篇達鬱篇注竝云餉饗也餉饗同聲字云餉亦五升所以罰
不敬餉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
得名餉者左成十四年傳孔疏引同異義此下又云毛詩說餉
大七升許慎謹案餉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明許主韓
五升之說不然毛義也釋文引韓詩云容五升與異義引同又
讀禮圖云容七升彼蓋據毛為說非也周禮小胥饋其不敬者
注饋罰爵也閭胥掌其比饋撻罰之事注饋撻者失禮之罰也
韓據禮為說故云以罰不敬宋綿初云餉從光得聲廓從郭得
聲光郭一聲之轉說文光明也餉從光聲亦即此義方言張小
使大謂之廓張大即著明之義愚案君子有過人皆見之廓然
著明所以為大說文其狀饋饋然故謂之饋言此器饋饋然大
也故越語韋注云餉大也後漢郭憲傳李注餉餉剛直之貌移
狀物之義以貌人與韓說君子有過廓然著明意正相發此餉
既是罰爵非以餉人乃受罰者自取飲而盡之它爵實酒曰餉
餉雖實酒不以進客不得餉也此詩言酌賢人亦用兕餉者
饗燕之禮有兕餉不必定是罰爵特就國君所有為言耳七月
篇朋酒斯饗稱彼兕餉左昭元年傳趙孟孫豹曹大夫入于
鄭鄭伯兼享之趙孟為客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爵飲
酒樂是饗燕皆用兕餉非以為罰韓說乃制餉之初義其後為
禮亦得通用也○傷思也者釋詁文郭注感恩也邢疏傷者周
南卷耳云維以不永傷說文傷創也傷惠也傷是傷假借字此

言君子思賢且與上文永懷一例故不訓傷爲慙而訓爲思它處無訓傷爲思者足證此文諸家無異義

陟彼祖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注齊韓祖作岨韓說

曰云辭也魯吁作吁魯說曰吁憂也疏傳石山戴土曰祖瘠病也痛亦病也吁憂也箋

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齊韓祖作岨者說文岨石戴土也詩曰陟彼岨矣案爾雅作祖是魯詩同毛其作岨者齊韓文皮嘉祐云釋名釋山石戴土曰岨岨臚然也成國作岨不作祖本齊韓義說文瘠病也

詩曰我馬瘠矣痛病也詩曰我僕痛矣釋詁痛瘠病也邢孔疏並引孫炎曰痛人疲不能行之病瘠馬疲不能進之病案孫以痛爲疲不能行此魯義也蔡邕述行賦僕夫疲而劬勞兮我馬

虺類以元黃融會詩文易痛爲疲勞蔡用魯說正與孫合易林玄黃虺隕行者勞罷役夫憔悴踰時不歸勞罷與疲勞義合役

夫憔悴又申言之賁之小過踰時不歸處子畏哀正釋末句意處子無義乃君子之誤云辭也者文選傳咸詩注引薛君章句

文言此行云何我之憂矣鄭箋而今云何正云何二文連讀猶言云如之何魯吁作吁者釋詁吁憂也郭注詩曰云何吁矣邢

疏卷耳及都人士文也郭引與毛異明據舊注魯詩文釋文吁本或作吁陳喬樞云訓憂當從心吁吁疑皆吁之假借愚案說

文吁張目也列子釋文引作仰曰也張目仰目皆遠望意不見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周南

三

賢人憂思長望故曰盱憂也意自貫注非必借字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疏毛序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箋后妃能諧眾妾不嫉妬其容貌恆以善言逮下而安之○美

文王得聖后受多福也文選潘安仁寡婦賦云伊女子之有行

兮爰奉嬪於高族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顧葛藟之

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李注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樛木

喻婦人之託夫家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案潘以女子之

奉君子如葛藟之託樛木李引此詩為釋是古義相承如此不

以樛木喻后妃葛藟喻眾妾也且詩明以樛木君子相對為文

無后妃逮下不妒忌眾妾意文選班孟堅幽通賦葛藟纍於樛

木兮詠南風以為綏李注引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

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安樂之象也潘李所用

詩義不能明為何家大家用齊義而說此詩亦不及后妃逮下

知三家與毛義異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注韓樛作柎魯說曰藟巨荒也藟緣也疏

傳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箋木枝以下

垂之故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

雜詁 元恪草木疏末著魯齊韓毛四家詩授受四篇雖以毛
為主爲之作疏實兼取三家說故說葛藟與叔師所述魯訓合
愚案藟爲秬鬯古訓無徵說文秬鬯蓋亦巨荒之譌嬰奠卽燕
奠音同字異耳說文纍綴得理也無藟字蓋後人以葛藟是草
加艸作藟釋文纍力追反纏繞也本又作藟上附時掌反是毛
詩亦有作藟者纏繞上附陸分二義王訓藟爲緣與上附意合
藟旣上緣自然纏繞與纍無異義高注呂覽季春紀纍
牛云纍讀如詩葛纍之纍高用魯詩明魯本又作纍 樂只君

子福履綏之注魯說曰履福也

疏 傳履祿綏安也箋如妾以禮
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

君子使爲福祿所安○說文只語已詞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
廣雅釋詁詞也語相屬而氣微下引以舒之故爲語已詞句中
皆然不獨句末樂只君子猶樂哉君子矣君子謂國君毛此章
傳云履祿也履福也者釋詁履福也郭注詩曰福履綏之釋言
履祿也郭注詩曰福履將之引與傳異明舊注魯詩義如此說
文福祿也履足所依也與福相依無所不順故履訓福也釋言
履禮也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履禮互訓說文釋禮亦
言致福與履福也義合說文綏車中把也从系从妥爲形聲兼
會意字釋詁妥安也綏安也妥綏古同字妥爲安故詩書中妥
皆借訓爲安上之之柯木下之之國君上言夫人託體於君子
猶葛藟延緣於柯木爲夫人慶也下言樂哉君
子已得夫人有此百福以安之又爲國君慶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注魯說曰履祿也疏

傳荒奄將大也箋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說文荒蕪也一日草掩地也兩訓相成草多則荒蕪而所掩覆者大釋言荒奄也郭注奄奄覆也見詩邢疏孫炎曰荒大之奄周南云葛藟荒之郭云奄覆即掩覆矣荒蕪一聲之轉蕪與奄音同義近荒又作撫魯頌遂荒大東釋詁郭注引作遂撫大東說文撫覆也則知蕪亦有覆義矣參證兩文郭注知魯詩荒撫同字竝言掩覆之大葛藟延緣柶木蔓生既久則掩覆者亦大也魯訓履為祿者引見上文履祿聲轉義同祿亦福也釋詁祿福也邢疏福祿對文則小異散則祿亦福也商頌元鳥篇百祿是何鄭箋謂擔負天之多福說文亦云祿福也禮少牢饋食禮使女受祿于天鄭注古文祿為福是福祿字訓竝通履之為祿猶履之為福矣魯變文立訓故郭引不同釋詁將大也與上荒之文義相對首言安之此乃大矣成則更進次第如此

南有樛木葛藟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注魯韓縈作縈疏傳

旋也成就也○說文縈草旋貌也詩曰葛藟縈之說文衣部縈讀若葛藟縈之與毛詩同此作縈者三家文也士喪禮鄭注縈讀若詩曰葛藟縈之縈鄭禮注用齊詩作縈與毛同則作縈者乃魯韓本說文縈收卷也葛藟緣木暢茂言收卷則非其義

詩三

藥訓草旋貌謂草之盤旋而上達詳詩義蔡正字繁借字說文成就也从戊丁聲戚古文成從午萬物丁實而長大此物之終也故詩終言之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疏

毛序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箋忌有所諱惡於人○周南詩人美后妃子孫多且

賢也韓詩外傳九舉孟母教子為相還金二事終篇兩引詩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孫賢也外傳多采雜事而大義必與內傳相應證以振振繩繩蟄蟄之義知韓說此詩美后妃能使子賢也御覽百三十七引續漢書順烈梁皇后曰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蓋詩人螽斯之福則百斯男之祚所由興也後漢皇后紀言后治韓詩能舉大義此引螽斯詩即韓說而云陰以不專為義知韓言后妃不妒忌與毛同後漢荀爽傳爽對策略云眾禮之中婚姻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皆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禮順而能化呂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嘗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配陽施祈螽斯爽治齊詩其論陽施螽斯之旨與韓毛同譙左傳時趙飛燕為皇后專寵懷忌左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脩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眾多之

福襄楷傳楷上疏曰昔文王一妻誕至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蠡斯之祥文選張茂先女史箴比心蠡斯則繁爾類說詩竝同是此詩美后妃不妒忌以致子孫眾多能使皆賢自來說詩者無異詞序說言若蠡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蠡斯微蟲妬忌與否非人所知箋說因之而益謬陳氏奐袒傳於斯字斷句究屬牽強

蠡斯羽詵詵兮

注

三家斯作蠶詵詵作舜舜

疏傳蠡斯蚣蝩也詵詵眾多也箋

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蚣蝩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眾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三家斯作蠶者眾經音義十引詩曰蠶蜚羽十三引同與毛異蓋三家文蠶蠶與蠶截然二物毛詩作斯故後人以斯為語詞而溷蠶斯與蠶為一物此大謬也說文蠶下云蝗也从蚩突聲突古文終字蠶下云蠶或从虫眾聲蝗下云蠶也廣雅釋蟲蠶蝗也眾經音義四蝗蠶也謂蝗蟲也小曰蠶之蠶大曰蝗魚子化作也今案凡魚蝦子遇天旱水涸乾著岸旁即可化蝗得雨水還復為魚蝦若化蝗生子須掘地出之母俾遺種此食苗為災之蠶也說文蠶下云蠶蝩以股鳴者从虫松聲松下云蠶或省蝩下云蠶蝩也从虫胥聲蠶蝩二字相連為文此即詩之蠶斯也毛傳蠶斯蚣蝩也方言春黍謂之蠶蝩廣雅釋蟲蠶蝩蝩也孔疏引陸璣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瑋瑋又五月中以兩

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愚案螽斯蚣蝢蝻蝻春箕春黍一
物數名竝字隨音變螽蚣蝢蝻春蝻疊韻字斯黍蝻箕一聲之轉螽
斯二字爲一蟲名與單名螽者迥別案呼之曰螽蝻方言春黍
又爲螽蝻釋蟲蝻螽蚣蝢郭注螽蝻也俗呼蝻蝻是也螽蝻之
爲螽蝻猶今人呼蟋蟀爲蟋蟀急口呼之則音變也倒呼之曰
斯螽幽風五月斯螽動股玉篇螽蝻斯螽是也又曰蝻螽釋蟲
蝻螽蝻蝻是也斯析雙聲字故釋文云蝻本又作蝻與眾經音
義所引蝻蝻文合蝻蝻隨地皆有初不爲害與食苗爲災之蝻
形略同而性絕異自李巡釋爾雅蝻蝻諸物概以爲分別蝗子
異方之語陸璣以蝻斯爲蝗類范甯注穀梁桓五年傳蟲災之
蝻云蝻蝻之屬後人展轉相沿蝻斯與蝻遂併爲一物而莫可
究詰矣郭璞方言注江東呼爲虻蝻郝懿行爾雅義疏云驗此
類有三種一種碧綠色腹下淺赤體狹長飛而以股作聲憂憂
者蝻蝻也陸疏前說是也一種似蝗而斑黑色股似瑋瑋文相
切作聲咨咨者陸疏後說是也又一種亦似蝗而尤小青黃色
好在沙草中善跳俗呼跳八丈亦能以股作聲甚清亮此三者
皆動股屬也郭廣異號適符今名郝據目驗尤詳形質矣蝻蝻
羣飛故以羽言○說說作舜舜者釋文說說眾多也說文作舜
音同陳喬樞云說文無舜字陸氏所據蓋古本有之玉篇多部
舜多也或作莘駢辨說說兮文與毛同則舜字爲三家今文愚案
言也詩曰蝻斯羽說說兮文與毛同則舜字爲三家今文愚案
說無眾多義乃舜之假借段玉裁亦以陸所據說文有舜字爲

三家詩馬瑞辰云先辛雙聲通用小雅駢駢征夫說文引作莘莘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有莘或作有旻是也廣雅釋詁絳多也明所引三家義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注魯說曰文王十子伯邑語助說詳綠衣

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

叔封南季載疏

傳振振仁厚也箋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妒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禮內則注宜猶善

也韓云能使子賢是能善其子也爾爾太姒文王至季載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文列女傳母儀篇同所引魯詩傳也皮錫瑞云太史公用魯詩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其次序人名略異魯詩以周公爲兄管叔爲弟成叔名處霍叔名武史記以管叔爲兄周公爲弟邠叔名武霍叔名處或史公用古文說歟古毛詩說無明文古左氏說次序更異思齊毛傳但云太姒十子孔疏引史記云云曰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季載不知謚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定四年傳注蔡叔周公兄孔疏亦引史記云云曰如彼文則蔡叔周公弟也今以蔡叔爲周公兄者以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

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
史遷之言多辟謬故不用爲說案孔疏以毛鄭無明說依違其
辭左傳疏則以傳有明文堅執爲是竊疑富辰隨意舉之不必
皆以長幼爲次若以爲次不特管蔡周公兄成霍亦周公兄皇
甫以周公列第七正據左傳孔謂不知何據疏矣周公若次第
七不應越四兄攝政又不應其後魯爲宗國賈杜皇甫雖據左
傳恐非左意史記以管叔列周公上猶相去不遠而漢世今文
通行多同魯詩白虎通誅伐篇尙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
也後漢樊儵傳周公誅弟注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張
衡傳思元賦旦獲譴於羣弟兮注周公攝政其弟管叔等謗言
魏志母丘儉傳討司馬師表云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
弟傅子通志篇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舉賢篇周公誅
弟而典型立皆今文說趙岐注孟子云周公惟管蔡弟也故愛
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後人多疑其非不知漢時今文說
如是也鄧析子無厚篇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又在漢人
前武氏石刻畫象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序次自後而前首伯邑
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一人名泐蓋管叔鮮次蔡叔度次二
人名泐蓋曹叔振鐸霍叔武次叔處上一字泐微見鉤挑似是
成字次康叔封次季載上一字泐當是南字石刻所列與白虎
通列女傳合白虎通云成叔處霍叔武列女傳云霍叔武成叔
處石刻叔處在後與列女傳合與白虎通次序稍異而周公列
武王後管叔前則分明可據足爲魯詩之證愚案襄楷傳李注

引史記言伯邑考等同母兄弟十人是眾妾所生者尚不在此數故大雅言百男詩上二句喻眾多下二句美善教孔疏言孫者協句生子眾則孫亦多愚謂作是詩時后妃必已有孫非協句也說文振奮也釋言振訊也郭注振者奮迅太元元瑩元文句竝云振動也重言之則曰振振言后妃子孫受賢母之教莫不奮迅振動有為之象也有駮傳振振羣飛貌左僖五年傳注振振盛貌晉語注振振威武也竝與振字本義近亦與此振振義合麟趾振振同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注韓薨作肱韓說曰繩繩敬

貌也疏傳薨薨眾多也繩繩戒慎也○韓薨作肱者釋訓釋文引舍人本薨薨作雄雄當為肱肱亦作翊因誤為雄

廣雅釋訓肱肱翦翦飛也集韻十七登博雅翦翦飛也或作肱通作薨據此肱翦一字舍人本之雄雄有作肱肱翦翦者故廣雅引之而訓為飛也釋訓同毛詩薨薨是借字廣雅本所引迺韓文玉篇肱蟲飛也翦羣鳥弄翅也二字分屬非是繩繩敬貌也者玉篇系部引韓詩文釋訓繩繩戒也毛傳釋繩繩為戒慎本之顧震福云韓說敬貌敬當讀為警常武既敬既戒夏官序官注作既傲既戒隸僕注釋文傲字又作警古警與敬通箋云敬之言警也釋名敬警也恆自肅警也說文警之言戒也从言从敬敬亦聲繫傳云禮曰先鼓以敬戒敬戒即警戒下武篇繩其祖武傳繩慎也管子宙合篇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漢書

禮樂志繩繩意變應劭注繩繩敬謹更
正意也韓訓繩爲敬與毛訓戒慎義同

螽斯羽揖揖兮注魯韓揖作集宜爾子孫蟄蟄兮注魯說曰蟄

靜也疏傳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魯韓揖作集者揖無聚

如說文鏤或作錡之例馬瑞辰云揖蓋集之假借詩辭之輯矣

新序引作集說文計詞之集也又曰彙羣鳥在木上也或省作

集是集本鳥羣集引申爲凡聚之稱重言之則曰集集廣雅本

三家詩愚案揖輯集古字通用書舜典輯五瑞史記五帝紀漢

書郊祀志作揖五瑞漢書兒寬傳統輯羣元注輯揖集三字同

是揖集互通之證它書集集無連文明是此詩魯韓訓○蟄靜

也者釋詁文郭注見詩傳案毛傳無此訓陳奐云此三家義何

楷云說文蟄藏也物伏藏則安靜故又訓爲靜蟄蟄安靜而各

得其所也愚案此魯說陳又云說文樹樹盛也徐鍇繫傳云詩

曰宜爾子孫蟄蟄兮蟄蟄眾也此樹義近之也據此或三家有

律注蟄讀如詩文王之什此蟄什同音之證馬瑞辰云樹樹音

螽斯三章章四句

義與蟄同愚案二說近附會振振
繩繩蟄蟄皆主性情言釋詁義合

桃天疏

毛序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箋老而無妻曰鰥。易林否之隨春桃生花季

女宜家受福多年男為邦君師之坤謙之夫噬嗑之既濟大過

之蹇解之歸妹同過之蹇生花作始華師之坤謙之决噬嗑之既濟大過

既濟卦字通卦君又復之解春桃萌生萬物華榮邦君所居國

樂無憂又困之觀桃天少華婚悅宜家君子樂胥長利止居陳

喬樅云據易林說則桃天之詩蓋當時實指其事張冕云桃天

如為民間嫁娶之詩大學何由即指為實能宜家而可以教國

詳易林之語似是武王娶邑姜事然則大學引之非虛詞矣愚

案張說無徵然易林云男為邦君是齊詩說不以為民間嫁娶

之詩甚明參之大學宜家教國之義非國君不

足以當之不知為周南何國之詩也魯韓未聞

桃之天天灼灼其華注魯韓天天作杕杕又作娒娒魯韓說曰

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箋興者喻時婦人皆得

娒娒茂也灼灼明也疏以年盛時行也。說文杕木少盛貌從木天聲詩曰桃之杕杕

娒巧也。一曰女子笑貌詩曰桃之娒娒從女天聲竝三家文九

經字樣木部出杕天二字注云音妖木盛貌詩云桃之杕杕上

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據此杕正字天消字玉篇木部杕下云

木盛貌廣韻四宵杕下云說文云木盛貌詩云桃之杕杕本亦

作天案三引竝刪去說文少字非是毛傳桃有華之盛者天天

其少壯也少壯與說文少盛意同徐鍇繫傳云桃之天天喻女子在家形體日盈長也若無少字喻意不明易林云少華明齊義同大學引詩桃之天天易林云桃天少華是齊毛同作天則作夭媠者魯韓本也玉篇媠媚也與說文訓媠為女子笑貌合媠媠茂也者廣雅釋訓文許以女子笑貌釋字義張以茂釋詩義兩訓相成正喻乃明灼灼明也者亦廣雅釋訓文與毛傳灼灼華之盛也義異說文灼炙也炙是灸之誤上文灸灼也互相為訓灼無明義乃焯借字說文焯明也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書作灼此灼焯字通之證連言灼灼者文心雕龍物色篇灼灼狀桃花之鮮是也文選阮籍詩劉良注天天美貌灼灼明貌竝用三家義華者說文丞下云艸木華葉丞象形萼下云艸木華也从丞亏聲萼下云榮也从艸从萼釋草木謂之華草謂之榮對言則異散言則通榮從木木著華亦為榮故說文訓華為榮後世代以花字而華義別行據易林春桃生花則華之為花自漢已然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通典五十九五經通論引東哲曰桃天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以喻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天之月其次章曰其葉蓁蓁有賁其實之子于歸此豈仲春之月乎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定候

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注魯也案束辨正毛序足解箋疏之惑

齊說曰之子者是子也疏傳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之子者是子也者釋訓文此魯詩之子通訓與毛嫁子義異
大學引之子于歸鄭注之子者是子也明齊義同魯馬瑞辰云
釋詁如適之嫁竝訓為往傳以之與嫁同義故以之子為嫁子
然詩言之子甚多如之子于征之類不得訓為嫁當從釋訓訓
為是子是也又云傳于往也以于為如之段借故訓為往然婦
人謂嫁曰歸詩既言歸不必更以于為往爾雅子曰也曰古讀
若聿聿于一聲之轉之子于歸正與黃鳥于飛之子于征為一
類于飛聿飛也于征聿征也于歸亦聿歸也又與東山詩我東
曰歸采薇詩曰歸曰歸同義曰亦聿也于曰聿皆詞也舊皆訓
于為往或讀曰如子曰之曰竝失之愚案此說足正自來注家
之誤說文宜所安也室實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家居也宜其
室家猶言安其止居易林長利止居正宜其室家之文此齊說
也毛以為有室家
無踰時似非詩義

桃之天天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疏傳蕢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家

室猶室家也○有蕢其實者舉蕢以狀桃實之大也字當為廢
借蕢字耳說文蕢雜香草無實義釋草廢泉蕢釋文廢本作蕢
邊人其實蕢蕢注麻曰蕢喪服傳釋文蕢麻實內則注釋文蕢
字又作廢大麻子竝蕢廢通段之證說文實富也从宀从貫貫
貨貝也引申之凡物盈於內皆謂之實故草木果亦曰實也上室家此家室倒文合均

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注齊說曰天天蓁蓁

美盛貌魯說曰蓁蓁茂也韓說曰蓁蓁盛貌疏傳蓁蓁至盛貌

至盛也一家之人盡以為宜笈家人猶室家也○天天蓁蓁美

盛貌者禮大學鄭注文以美釋天天盛釋蓁蓁蓁蓁茂也者廣

雅釋訓文茂盛同義蓁蓁盛貌者菁菁者莪釋文引薛君說此

詩義當同也大學引之子于歸宜其家人申之曰宜其家人而

後可以教國人與易林男為邦君及邦君所居樂國無憂義合

此齊詩推演之說也上言宜家室但謂安其居止此言宜家人

則能安一家之人故以家人國人對待言之

惟自安其室家然後其家之人皆安之也

桃天三章章四句

兔置注韓說曰殷紂之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而食之文王舉

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疏毛序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

文選桓温薦譙元彥表兔置絕響於林中劉良注云置兔網也

殷紂之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而食之唐惟韓詩存劉注本韓

說也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者墨子尚賢篇文下云授

之政西士服據此劉注所稱殷紂之賢人即閔天泰顛墨子所

述實免置詩篇古義劉注係節引故未言文王舉賢以左傳說詩義推之知韓說此詩本末如此也天顛先臣事紂見其無道逃遁山林文王舉之詩人閔商之危亂惡天顛之不終事王朝而為公侯腹心故作此詩蓋祖伊微子之志也時文王化被南方三分有二汝蔡江漢閒先為殷地皆已屬周賢才樂為文王用而忠於商者有深疾焉是以為刺左成十二年傳卻至曰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起起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起起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扞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其以文王為諸侯略武夫為己腹心他國之詞不嫌已甚仍繫之周南者南人所作也與下三章皆一地一時事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注魯說曰兔置網也又曰肅肅兔置椽之

丁丁言不怠於道也齊說曰兔置之容不失其恭疏傳肅肅敬也兔置兔

罟也丁丁椽杙聲也箋置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眾多也○說文肅持事振敬也从聿在肅上戰戰兢兢也重言之則曰肅肅釋訓肅肅敬也魯毛義同置兔網也者呂覽季春紀高注文引詩首句為釋淮南時則訓注同釋器兔罟謂之

置綱罔義同肅肅兔置言設此兔置之人雖託業微賤能持恭敬之道肅肅至道也者列女傳楚接輿傳云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惟至德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兔置之容不失其恭者易林坤之困文據此魯齊韓釋肅肅義同說文椽擊也設置於地椽擊其糜然後張之陳奐云椽杙謂之杙槩丁古杙字愚案說文杙撞也桂馥謂撞當為撞五音集韻杙擊也義與丁合丁上从入一象所以入之物丁丁椽之使深入地習勞苦之事則易生慢易之容今此賢人椽杙入地勞云至矣而終始持以肅肅故劉云不怠焦云不失深美之也天顛隱居山林罔兔為食王充論衡宣漢篇云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置之路也趙岐孟子章指云兔置窮處竝用此事與劉良說合王趙皆學魯詩明魯韓義同

侯干城注魯說曰趙武也干也韓趙或作糾魯說曰言其賢可為

公侯扞難其城藩也又曰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

也疏傳趙武貌干扞也箋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置兔之

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說文趙輕勁有材力也趙武也者釋訓文廣雅釋詁趙材也材亦武也魯作趙與毛同韓趙或作糾者後漢桓榮傳李注引謝承後漢書云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借糾為趙此韓異文言其賢可為公侯扞難其城藩也者呂

覽報更篇云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高注言其賢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也干扞也者釋言文與左傳義合云扞難其城藩者堯典而難任人枚傳難拒也扞難猶扞拒也眾經音義二十引蒼頡篇藩蔽也城所以爲蔽故曰城藩諸侯至子也初學記二十四引白虎通逸文云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訓干爲禦與扞難義合云不敢自專禦於天子者城乃天子之城非諸侯所得專但爲天子扞禦而已公羊定十二年傳天子周城諸侯扞城何注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或因干軒同聲以謂與白虎通合案傳自言周城闕城之制非此干城義也諸侯爲天子扞禦其城此赳赳然雄武之夫又能爲公侯宣力以扞城故卻至以爲天子有道之事徵諸往籍如齊之管仲晉之狐趙諸人皆能輔霸王以尊王室漢世韓安國張羽以梁孝王將軍爲漢廷扞吳楚七國之難皆其證矣卻云公侯所以扞城其民又云公侯能爲民扞城而制其腹心者公侯代天子牧民故但以民言云扞城其民者卻釋扞城竝爲虛字蓋古說如此與高注白虎通異左傳孔疏蔽扞其民若城然故云所以扞城其民也云制其腹心者諸侯能奉公守法不敢私略武夫爲己腹心若天子制之然毛用左傳義迺於三章公侯腹心句下云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斯爲謬矣劉向說苑復恩篇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此亦魯說言人君愛士則得武夫與公侯

共為干城與卻至
言天下有道意合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注韓達作馘韓說曰中馘馘中九交之道

也疏傳達九達之道○施與葛覃施于中谷聲義同釋宮九達

達曰達齊魯謂道多為達師此形然也中馘至道也文選鮑照

蕪城賦李注引韓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馘薛君曰中馘馘中

九交之道也顏延年皇太子釋奠詩王粲從軍詩注引同說文

馘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馘从九从首或作逵王念孫云馘

從九首聲故與好仇韻毛詩作逵逵在尤韻字從壘得聲讀如

逐今韻馘逵並入脂為渠追切作叶音者以好仇之仇為渠之

切以韻逵字讀韓詩自知其誤云中馘馘中者詩倒句為文如

葛覃中谷之例云九交之道也者與郭注四道交出復有蜀通

義同左隱十一年傳及大逵杜注道方九軌也劉炫規之以為

九道交出孔疏引李巡爾雅注亦取並軌之義因以劉為非案

考工記國中經涂九軌此言其廣不名曰逵若九達之逵以縱

橫交午為言其義各別且兔置之設必在野外九達之區而非

國中並軌之地言達義者當以此經為斷薛說起武夫公侯

九交之道為得其實雅訓左義皆可據以訂正起武夫公侯

好仇疏

箋怨耦曰仇此置兔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
之亦言賢也○關雎好仇用三家義改毛知此訓仇為

怨耦亦三家說如此上言扞禦此言和好其義相屬亦主追思治世言謂武夫與公侯為天子和好敵國

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起武夫公侯腹心注三家說曰肅肅免

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疏傳中林林中可以制斷公侯之腹

為策謀之臣使之慮事亦言賢也○肅肅至謂也徐幹中論法

象篇云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

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

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窺其隙也詩曰肅

肅免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案此與列女傳易林云云亦本

三家為說中林林中劉良注所謂退處山林也徐以中林為隱

蔽與關雎篇薛君言河洲隱蔽無人之處張衡以為河林其義

正合蓋天顛處山林幽獨之處仍不改其肅敬之容故文王以

為賢而舉之與曰季識卻缺郭泰得茅容事相類上二章公侯

泛言治世之諸侯此公侯謂文王文王任牧伯居商公侯之位

云腹心者卻至所謂略武夫為己腹心詩人蓋歎商之失人將

亡也桓寬鹽鐵論備胡篇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

地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
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免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胡承珙云此言當時之臣異於周南之賢人不能折衝禦難為
國干城將不免為免置詩人之所刺也愚案胡說是此與詩本

義無涉

兔置三章章四句

芣苢注魯說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將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韓敘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韓說曰芣苢澤寫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疏也。毛序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箋天下和政教平也。○蔡人至壹也。劉向列女傳貞順篇文。宋陳邈妻鄭氏女。

孝經云。芣苢興歌。蔡人作誠本。此魏源云。國語文王即位。諷于

蔡原。韋昭以爲蔡君。則文王時已有其國矣。蔡宋無風。賴是詩

存之。徐璈云。路史言蔡黃帝後。姑姓國。樂記武王下車而投殷

之後。於宋蔡宋皆古國名也。云壹與之醮。終身不改。與郊特牲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義同。說文醮。冠昏禮。祭列女傳。賢明篇。宋

鮑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貞順篇。息君夫人曰。終不以身更貳

醮。與此傳合。潛夫論云。貞潔寡婦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一

醮。正用傳語。無大故者。夫未死又不遣。妾何以得去者。白虎通

嫁娶篇云。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芣苢至去

也。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文韓詩。此下又

云。詩曰。采芣苢。芣苢薄言采之。蓋韓序也。御覽七百四十二引作

韓詩外傳。誤云求己不得者。反求而不得。其故即小弁何辜于

天。我罪伊何。意云發憤而作。與列女傳云。不聽其母微

異。而守而木去。則同女子貞。壹被文王之化。而然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注韓苢作苢。韓說曰

直曰車前。瞿曰芣苢魯韓說曰有取也。疏傳采采非一辭也。若

宜懷妊焉。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箋薄言我薄也。○采采者

采而又采。薛君以爲采采而不已是也。直曰車前。瞿曰芣苢者

釋文苜本亦作苜苜馬也又名車前韓詩曰直曰車前瞿
 曰苜苜是韓詩作苜與毛亦作本同又引陸璣云幽州人謂之
 牛舌又名當道其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云一名牛遺一名勝馬
 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苜苜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
 戎衛氏傳及許慎竝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駭難也皮錫瑞
 云今醫家無用車前治難產者陸疏云云疑傅會毛序婦人樂
 有子而為之說世無夫有惡疾人道不通而婦猶樂有子者魯
 韓二說與毛序正相反也陳喬樞云大觀本草六引陶隱居云
 韓詩乃言苜苜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此為謬矣此陶引韓
 詩而駁之也然與毛詩釋文文選注所引不合豈陶誤記耶又
 王會解作梓苜恐與詩之苜苜為二物衛氏傳當是衛宏所作
 而釋文序錄不言後漢書謂宏作訓旨殆即是也衛許皆習古
 文詩皆宗毛不知何以解苜苜誤草為木愚案說文苜苜一名
 馬為其實如李令人宜子从艸呂聲周書所說許以苜苜一名
 馬為為一事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說為一事兩存其義
 以廣異聞非誤解也徐鍇繫傳云本草苜苜一名車前服之令
 人有子爾雅注亦同韓詩云苜苜木名實似李則非也許慎但
 言李則其子之苞亦似李但微小耳案小徐為許曲解非說文
 本義其引韓詩則緣隱居之誤也韓云直曰車前瞿曰苜苜者
 釋草苜苜馬為馬為車前郭注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
 江東呼為蝦蟆衣郝懿行云瞿謂生於兩旁然苜苜即車前何
 有瞿直之分蘇頌圖經春初生苗葉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

尺餘抽莖作長穗如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歷赤黑
色今驗此有二種大葉者俗名馬耳小葉者名驢耳圖經所說
葉長尺餘似是馬耳今藥所收乃是驢耳野人亦煮啖之其馬
耳水生不堪啖也愚案陸疏云芣芣一名當道廣雅釋草亦云
當道馬舄也韓所云瞿直者蓋以當道及生道之兩旁而言直
之爲言當也直道中故曰車前一名當道生道之兩旁則曰芣
芣說文眊左右視也瞿鷹隼之視也瞿從眊取義鷹隼下擊必
左右視之以取物故曰瞿引申之人左右視亦謂之瞿易林震
搖動是瞿瞿瞿行而眊遂廢芣芣生道兩旁故左右視而取之
韓釋異名郝誤駁也莊子至樂篇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
生於陵屯則爲陵舄司馬彪注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
化作車前改名陵舄也陵舄卽郝云小葉俗名驢耳者是道上
所生故爲陵舄鼃蟻之衣卽郭所謂蝦蟆衣郝云大葉名馬耳
水生不堪啖者以水生故名鼃蟻衣也芣芣牛遺音同字變牛
舌驢耳又音之轉馬舄慕衣鼃衣馬耳亦是音轉字變也釋草
云芣芣馬舄馬舄車前以芣芣車前與馬舄有生陵生水之別
故互釋之使人知名異物同正與莊子義相發韓又卽芣芣車
前分釋之薛云芣芣澤舄也寫亦作舄案此馬舄轉寫誤澤舄
也韓訓車前薛不應與之違異釋草蘼蕪郭注今澤舄是車前
澤舄二物雅訓甚明司馬莊子注云陵舄一名澤舄詩言采其
蕪傳蕪水舄陸疏今澤瀉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是
二物形狀相近司馬因而誤注耳有取也者廣雅釋詁文與毛

傳有藏之也義異陳奂云訓有為取本三家詩義王念孫云詩之用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首章泛言取之次則言其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若首章既言藏之而次章復言掇之將之則非其次矣

采采芣苢薄言擷之采采芣苢薄言將之疏傳擷拾也將取也○擷之者說文擷

拾也拾擷也互相訓發下云綴聯也象形擷聲義並從發蓋以手聯綴取之言其易也將之者說文將取易也等五指將也是將之為言掬也較掇更易故云取易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禩之注魯說曰結謂之禩

禩謂之襄疏傳結執衽也扱衽曰擷○結謂之襄廣雅釋器文云衽謂之禩禩謂之禩者釋器文云襄袖也集韻禩或書作

褻玉篇禩衣被也字或作褻通作胡深衣袂圓以應規注謂胡下也釋名禩禩衣之無胡者也此胡為袖也管子輕重戊篇丁壯者胡丸操彈胡丸謂袖丸也采物既多以袖受之此結之義也釋器執衽謂之結蓋衣裳皆有衽以手執其兩旁交裂處並合向前以受物毛傳本雅訓廣雅迺魯義也云禩謂之襄者說文襄俠也懷念思也古字通用漢書地理志外戚傳竝以襄為懷列女傳云始於將采之終於懷禩之訓禩為懷與廣雅合此魯義同符之證釋器扱衽謂之禩說文禩下云以衣衽扱物謂

之禪擷下云禪或从手扱下云收也扱下云進足有所擷取也引爾雅扱謂之禪作扱謂之擷是擷爲進足向前以衣收物滿貯之與襄禪義同郭注爾雅云扱衣上衽於帶蓋盛物滿裏則上衽於帶情事宜然郭以意推之始采終禪列女傳所謂浸以益親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注韓敘曰漢廣說人也疏

毛序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

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箋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漢廣說人也者文選曹植七啟李注引韓詩敘文陳啟源云韓敘說人夫說之必求之然惟可見而不可求則慕說益至其說是也江漢之間被文王之化女有貞絜之德詩人美之以喬木神女江漢爲北三家義同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注魯說曰喬木上竦少陰之木韓息作思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注魯說曰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

游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

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侮焉交甫
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
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笱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
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
也我盛之以笱令附漢水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
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
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
也齊說曰喬木無息漢女難得橘柚請佩反手離汝韓說曰游
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疏傳興也南方之木美
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
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
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南者楚地記漢江之北爲南陽
漢江之南爲南郡文王化行江漢適當其地明與召南疆域相

接喬木至之木淮南原道訓高注文說文喬高而曲也从夭从
高省引詩釋木上句曰喬又云小枝上繚爲喬上句上繚與高
注上竦同意故說文以爲高而曲也說文休息止也从人依木
喬木高而少陰故不可休孔疏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
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
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韓息作思者外傳一引作不可休息藝
文類聚八十八引同案列女傳一引作不可休息易林云喬木
無息是魯齊作息與毛同○說文漾下云水出隴西氏道東至
武都爲漢漢下云漾也東爲滄浪水浪下云滄浪水也南入江
敘漢水原流與禹貢合詩江漢竝舉知非水初出之地也游女
神女詩舉昔漢水之所有以興今貞女之不可求也江妃至謂
也劉向列仙傳文選阮籍詠懷詩李注引略同吳淑事類賦
引列仙傳云鄭交甫至漢皋臺下見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卵
二女解與之旣行反顧二女不見佩珠亦失此無佩珠語傳寫
闕逸文選琴賦注引列女傳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於漢皋
見之聘之橘柚列女是列仙之誤文選楊雄羽獵賦漢女水潛
李注引應劭云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張衡南都賦云游女
弄珠於漢皋之曲王逸楚辭九思云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
靈女楊應張王皆學魯詩者也喬木至離汝易林萃之漸文又
頤之旣濟漢有游女人不可得噬嗑之困二女寶珠誤鄭大夫
君父無禮自爲作笑君是較之誤竝齊說游女至求之文選稽
康琴賦注引薛君說曹植七啟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引略

同郭璞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
 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
 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顧二女亦即亡矣又南都賦注引韓詩外
 傳曰當外字誤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
 珠大如荆雞之卵御覽八百二引韓詩內傳曰漢女所弄珠如
 荆雞卵說文魃鬼服也韓詩傳云鄭交甫遇二女魃服初學記
 地部下引韓詩曰鄭交甫過漢皋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
 之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佩與交甫而懷之去十步探之則
 亡矣回顧二女亦不見此韓詩說可參考者曹植七啟云諷漢
 廣之所求覲游女於水濱洛神賦云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
 而狐疑曹學韓詩者也陳琳神女賦云贊皇師以南假濟漢水
 之清流感詩人之攸嘆想神女之所游琴賦云游女飄馬而來
 萃江賦云感交甫之喪佩敬皇后哀策文云清漢表靈阮籍詠
 懷詩云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佩婉變有芬芳皆
 用三家義徐璠云游女之為漢神猶楚辭之有湘君湘夫人也
 鄭交甫事未審係何時代亦以證漢神之實有耳詩以漢女之
 神不可犯興之子非謂游女即之子也斯言是矣列女傳六韓
 詩外傳一載孔子子貢見阿谷處女事終引此詩則說詩者推
 演之詞不為正訓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注魯永作
 羨韓永作漾云漾長也魯方作舫疏傳潛行為泳永長方附也
 箋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

必有潛行乘泝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絜
犯禮而往將不至也○說文廣殿之大屋也引申之為凡遠大
之辭說文泳潛行水中也江者禹貢岷山所導至今湖北江夏
縣合漢水入海魯永作羨者說文永長也象水空理之長詩曰
江之永矣引與毛同又云羨水長也詩曰江之羨矣兼采魯詩
釋詁羨長也正釋此義韓云漾長也者文選王粲登樓賦川既
漾而濟深李注引韓詩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
漾水名韓借漾為羨故訓長魯方作舫者釋言舫泝也邢疏孫
炎曰舫水中為泝筏也周南漢廣云不可方思舫方音義同案
爾雅作舫與毛異字此魯詩文說文方併船也舫舟師也泝編
木以渡也方正字舫借字方言泝謂之篳篥謂之筏筏秦晉之
通語也楚辭惜往日篇注編竹木曰泝楚人曰泝秦人曰檣詩
釋文泝本亦作箒又作桴或作柎竝同又引郭云木曰箒竹曰
筏小筏曰泝說雖微異大旨則同此詩之方言併木以渡非謂
併船併船可入江編木為小筏則不可詩以併木為方又
自併船義引申之此章喬木神女江漢三者皆興而比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注魯韓說曰翹翹眾也疏傳翹翹薪貌錯

尺以上曰馬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眾女
皆貞絜我又欲取其尤高絜者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

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說文翹尾長毛也引申之凡眾盛而高舉者皆謂之翹重言之為翹翹也翹翹眾也者廣雅釋訓文王念孫云詩翹翹錯薪翹翹與錯薪連文則翹翹為眾貌言於眾薪之中刈取其高者傳箋以翹翹為高則與下句相複廣雅以為眾蓋本於三家愚案此魯韓說文選陸機歎逝賦翫春翹而有思李注翹茂盛貌詩曰翹翹錯薪茂盛與眾義合亦用魯韓說木眾盛已有高義又於其中刈取尤高者以喻眾女之中欲取其尤高潔者也說文錯金涂也謂以金塗物其文錯雜引申之凡物雜亂皆為錯說文薪蕘也急就篇顏注取木而然之曰薪詩以薪言木者目中之木即意中之薪謂此翹翹然高而雜亂者皆我之薪也故先言薪後言刈若已是薪則於翹翹義無當何煩更刈取乎陳氏與以錯薪為集草與木失之說文楚叢木一名荆也荆楚木也陳啟源云荆有二牡荆蔓荆楚乃叢木非蔓生蓋牡荆也蔓荆子大牡荆子小故又名小荆有青赤二種青赤為荆赤者為楛楛條皆可為筥箱古貧女以此為釵即此二木也說文秣食馬穀也惠周惕云昏義壻親迎之後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故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言得如是之女歸於我則我將親迎而身御之不言御車而言秣馬欲速其行且微其詞也又左傳有反馬之文鄭詩有同車之語故漢廣以秣馬秣駒為言若箋言禮餼則納徵無用馬者馬瑞辰云聘禮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惟芻禾注禾以秣馬是秣馬亦禮餼之一又七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

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鄭箴膏肓據此謂
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是親迎必載婦車以往秣馬正載車以
往之事箋謂致禮餼非也胡承珙云東山之于歸皇駮其馬
則士庶人亦有送女之馬愚案鄭說禮餼非不可通但秣馬承
上于歸言自以惠馬胡諸說爲是箋
意與韓敘悅人旨合敬慕之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蕞注魯刈作采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疏傳蕞草中之翹翹然五尺

楚辭大招王注蕞香草也詩曰言采其蕞廣韻十九侯引詩同
陳喬樞云據叔師所引知魯詩刈字作采不與毛同木言刈草
言采刈采散文亦通然以全詩例之如采蘋采藻采葑采菲采
芑采薇凡草之類皆言采其義尤合陸疏釋蕞云其葉似艾白
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有莖正白食
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蕞爲香草也元恪多采三家
詩說說文蕞草也可以烹魚繫傳云今人所食蕞蒿釋草購蒿
蕞郭注蒿蕞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蕞魚郝疏京師
人以二三月賣之唯葉不中食今驗其葉似野麻而疏散娛亦
可啖陸以爲似艾白色蓋其初生時耳愚案蕞高丈餘故亦言
翹翹蕞是草而言薪者說文薪蕞互訓詩板釋文文選長楊賦
李注引許書蕞下薪也二字竝作草薪也漢書賈山傳楊雄傳

寺三家彙集流 卷一周南

顏注並云蕘草薪是草可稱薪也說文馬二歲曰駒二章
三章重舉江漢以深致其贊美長言之不足又咏嘆之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注魯說曰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
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
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怨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
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
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鳥不離於爵羅麒麟不入於陷
穿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
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也乃
作詩曰魴魚賴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

君子是以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韓敘曰汝墳辭家也疏序

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

以正也箋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周南至夫也

劉向列女傳賢明篇文云周南大夫之妻者毛序文王之化行

乎汝墳之國是此大夫本汝墳國之大夫而曰周南大夫者以

其國在南國疆域之中時服屬於周也易林兌之噬嗑南循汝

水伐樹斬枝過時不遇怒如周飢過時不遇與列女傳過時不

來合是齊與魯同汝墳辭家也者後漢周磐傳李注引韓詩文

傳稱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章慨然而嘆迺

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注稱韓詩實韓序也云辭家者此大夫以

父母之故不得已而出仕義與列女傳同故磐誦之而就舉也

詳薛君章句剛見鄭箋謂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與列女傳生

於亂世迫於暴虐合孔疏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大

夫猶為殷紂所役若稱王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

為紂役也案論語泰伯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詩之

作正當其時婦人知商王暴虐君子勤勞猶勉其

無怠王事貽父母憂非被文王之化何以能此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注魯韓說曰遵行也條枚也疏傳遵循也

墳大防也枚曰條幹曰枚箋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

害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遵行也者廣雅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周南

釋詰文明魯韓訓遵為行易林南循汝水是齊訓遵為循與毛
同案說文循順行也諸家訓異義同汝墳者漢志汝南郡定陵
縣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說文汝水出宏農盧氏還
歸山東入淮水經汝水篇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酈
注地理志曰出高陵山即猛山也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孟
山又言出弘農盧氏還歸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竝異名也
又去汝水出東南逕奇澗城西北今南潁川郡治也瀆水出焉
世亦謂之大瀆水爾雅曰河有雍汝有瀆然則瀆者汝別也故
其下夾水之邑猶流汝陽之名是或瀆瀆之聲相近矣亦或下
合瀆潁兼統厥稱耳案釋水汝為瀆郭注詩曰遵彼汝瀆是郭
所見詩本作瀆御覽七十一引詩曰汝瀆道化行也文王之化
行乎汝墳之國也遵彼汝瀆伐其條枝陳喬樞以瀆為三家今
文非也列女傳及周磐傳注引韓詩竝作汝墳又王逸楚辭九
章注水中高者為墳字之誤詩云遵彼汝墳是三家詩不作瀆
瀆自毛詩異文御覽所引是毛詩序尤其明證特不見於陸氏
釋文耳陳喬樞云釋水又云江有沱河有灘汝有墳郭注以為
上水重見孔疏引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攷史記高
祖功臣年表汝陰為夏侯嬰國漢志汝陰注莽曰汝墳續志汝
陰注地道記有陶邱鄉詩所謂汝墳也水旁之地多肥美者大
司徒辨土地之物生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鄭注墳為水厓
以介物為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是墳衍皆指水旁之地言高
者曰墳平者為衍也墳瀆古字通用然詩汝墳字不作瀆郭於

汝爲瀆下引詩曰遵彼汝瀆非是據釋文云瀆字林作涓眾爾
雅本皆作涓則瀆乃譌字釋水上言汝爲涓此大水溢出別爲
小水之名故與河爲澗江爲沱諸別出之水以類言之下言汝
有墳此汝旁肥美之地名故與江有沱河有澗諸水旁之地亦
以類言之下又云澗水厓水草交爲涓皆指水旁之地也李巡
於江有沱注云江溢出流爲沱則於汝爲涓下注云亦當然是
分辨二者極爲明晰自郭本涓誤爲瀆遂誤何詩之汝墳卽爾
雅之汝爲瀆而引詩以實之又於下文江有沱諸句注云上水
別出重見水經注本之以誤沿誤後人疑義紛起或執其說釋
詩汝墳爲爾雅別出之水或糾其失謂爾雅汝爲瀆爲郭私改
之本不知釋水之文前後別言判然各異李注彼此異解昭然
無疑也愚案說文墳墓也瀆水厓也是訓水厓之字本作瀆其
作墳者乃假字陳因分別雅訓必謂詩汝墳字不作瀆亦屬非
是爾雅此注李義爲優郭但不應於汝爲瀆下引詩實之至云
汝有瀆爲水旁肥美之地則說文義訓自合不在爭執文字也
酈氏爲瀆瀆作注謂瀆是汝別卽本雅訓特所據非作涓之本
然瀆瀆異稱瀆卽今河南酈城縣之大激水酈氏考實此水固
是不妄今以作涓者爲是據說文涓訓水流未聞是水名也陳
政郭而侵酈殆失之矣文選鮑明遠蕪城賦李注詩曰遵彼汝
墳又曰鋪敦淮墳爾雅瀆莫大於河墳此蓋三墳考工記注姁
胡胡字之國在楚旁說文坊大防也釋丘墳大防墳坊義通姁
蓋坊字之借漢志汝陰故胡國舜曰汝墳證以續志引詩所謂

汝墳之國卽其地矣說文云伐擊也从人持戈條枝也者廣雅
 釋言文毛傳枝曰條幹曰枚易林伐樹斬枝伐樹謂枚斬枝謂
 條是三家訓條爲枝與毛同義說文枝幹也可爲杖幹是築牆
 端木此許書借訓謂木之堅直可豎立者言己之君子伐薪汝
 側爲平治水土之用勤勞備至也治水需用薪柴漢武帝時命
 羣臣從官負薪竇河是其證箋謂伐薪非婦人之事以喻君子
 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失之

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注韓怒作懈魯說曰怒思

也一曰飢也魯調作朝齊作周疏也傳怒飢意也調朝也箋怒思

思食○未見君子列女傳所謂過時不來易林所謂過時不遇
 也韓怒作懈者釋文怒韓詩作懈音同說文懈息貌从心弱聲
 與怒同方言懈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怒眾經音義四
 懈思也傷也懈訓憂傷則如爲此擬之詞故說文怒飢音義一
 曰憂也从心叔聲詩曰怒如朝飢後說謂心憂如飢與韓義合
 前說直謂怒爲飢則如讀爲然言怒然而朝飢正狀其憂傷之
 切怒思也者釋話文怒飢也者釋言文皆魯說雅訓兩釋與說
 文合孔疏引李巡曰怒宿不食之飢也宿不食卽朝飢矣魯調
 作朝者說文翰旦也从朝舟聲蔡邕青衣賦思爾念爾怒焉且
 飢且乃旦之譌旦飢卽朝飢蔡用魯詩知說文作朝爲魯文晉
 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怒焉如朝飢正用詩語
 齊作周者易林作周飢朝從舟聲舟周古通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注魯韓說曰肄栝也

疏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箋已見君子君子反也君子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

章而勉之○肄栝也者廣雅釋詁釋木文方言烈栝餘也陳鄭之問曰栝晉衛之間曰烈秦晉之間曰肄或曰烈烈即葉也音

同字異書盤庚若顛木之有由葉釋文葉本又作栝馬注顛木而肄生曰栝說文粵下云木生條也引書由葉作粵栝下云

伐木餘也引書作粵櫨葉下云櫨或从木薛聲梓下云古文櫨栝即梓變體與櫨葉一字據說文粵為木生條是書之粵栝與

此詩條肄同義既顛之木復有發生長枝為條小裁為肄也說文棄捐也不我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孔疏婦人以君子處勤勞

之職恐避役死亡今思之覬君子事訖得反我既得見君子即知不遠棄我而死亡我於思則愈詳三家詩義大夫踰時不歸

妻恐其懈於王事則是君子未反孔疏得之

魴魚赧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注齊赧作經韓燬作

焜韓說曰赧赤也焜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

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

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祿仕疏

傳積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孔甚邇近也箋君子

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

烈是時紂存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

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說文魴赤尾魚馬瑞辰云爾雅魴

魴郭注江東呼魴魚為魴魴魴三字一聲之轉本草綱目云

有一種火燒魴頭尾俱似魴而脊骨更隆上有赤鬣連尾黑質

赤章今江南有魴魚其腹下及尾皆赤俗稱與綱目說同殆即

古之魴魚詩以魚尾之赤興王室之如燬愚案字林玉篇眾經

音義十九竝云魴赤尾魚與說文合馬說魴之別種殆即赤尾

魴魚矣齊頡作經者說文經赤色也詩曰魴魚經尾為齊詩文

或從貞案列女傳韓詩俱作頡與毛同則魴魚經尾為齊詩文

其以魴為赤尾魚當本齊說也王室紂之朝廷如燬列女傳作
如毀王氏補注言王室多難如將毀缺不堅完也此魯義釋言
燬火也郭注詩曰王室如燬燬齊人語也爾雅魯詩之學據此
亦兼有齊文詩釋文齊人謂火曰燬是齊當作燬與毛同韓燬
作焜者說文燬下云火也春秋傳曰衛侯燬焜下云火也詩曰
王室如焜魯作毀齊作燬明說文作焜者為韓詩文周磐傳注
引韓詩曰魴魚積尾王室如焜雖則如焜父母孔邇兩引竝作
焜足可證合注王應麟詩攷後漢書注引韓詩作如焜今本李
如焜今木亦作段玉裁說文注謂字當為焜徑刪燬篆由不知
焜皆後人妄改耳積赤至祿仕周磐傳注引薛君章句文云魴魚勞

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者以明詩取喻之義其言魚勞尾赤與毛傳同孔疏鮐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左哀十七年傳如魚賴尾衝流而彷彿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瞶淫縱不同者此自鮐魚尾本不赤故為勞也說與薛合鮐魚尾本不赤據尋常目驗言之義各有歸不嫌互異燉焜皆謂火烈王室政教如之言暴虐也孔甚釋言文說文孔通也从乙从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案嘉者美之至故引申為甚義詩通詁也邇近釋詁文言君子所以觸冒危難而仕者因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藉祿以養釋孔邇為與飢寒甚切近此韓義也列女傳迫於暴虐不得行義釋王室如燉句然而仕者為父母在釋父母孔邇句言父母不能遠避則當無懈王事以貽親憂孔邇屬父母言此魯義也鄭箋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與魯訓合列女傳所云素與大夫言即末章之旨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注韓說曰麟趾美公族之盛也疏毛序闕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

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箋闕雎之時以麟為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美公族之盛也者文選王融曲水詩序張銑注文此韓說也詩兼言子姓而專以為美公族者子孫

之盛已見螽斯篇義可參考得之時文王大業日隆族姓既多且賢故詩人歎之螽斯之美乃后妃不妒善教所成至於公族多賢則國運鼎盛休徵日臻歷覽興朝莫不如此自是文王丕建周基擇賢佐理召公公治遂別為風此二南所由分矣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注韓于作吁韓說曰吁嗟歎辭也

疏傳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箋興者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麟磨

借字說文麟大牝鹿也麒麟獸也磨牝麟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張揖曰雄曰麒麟雌曰麟釋文出麟之止三字云止亦本

作趾兩通說文無趾字廣雅釋獸麒麟步行中規折還中架不履生蟲不折生草此趾之德也故首章以趾為興振振解見螽

斯言此振奮有為之公子應運而出即是麟也公子諸侯之子文王位為牧伯此公謂文王公子即是武周諸人文王而稱曰

公足證周南之詩在文未稱王時吁嗟嘆辭也者文選謝朓八公山詩李注引薛君章句文據此韓詩于作吁于吁古今字說

文吁驚也善咨也一日痛惜也嗟嗟也篆文無咨嗟字說解咨嗟當仍為嗟善釋詁嗟咨嗟也髮訓髮好亦借字吁嗟二字合

訓是驚歎詞見公子多賢故異而美之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注魯定作頌**疏**傳定題也公姓公同姓○魯定作頌

者釋言頌題也郭注題頌也引此詩案毛作定則作頌者魯家
文也說文題頌也莊子馬蹄篇齊之以月題釋文引司馬崔云
題馬頌上當顧如月形者也廣雅釋獸麒麟狼題京房易傳云
麟狼頌即詩所謂定矣姓之爲言生也禮特牲饋食子姓兄弟
如主人之服鄭注子姓者子之所生亦謂孫也喪大記卿大夫
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注子姓謂眾子孫是也是姓訓爲孫公姓
即公孫上章公子此章公孫下章公族次弟如此或釋姓爲子
謂公姓即公子或據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姓謂公姓是公孫
之子竝失之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注魯說曰麟似麇一角而戴肉設

武備而不害所以爲仁也齊說曰麟木之精疏傳麟角所以表

同祖也箋麟角之未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麟似至仁也公羊

哀十五年傳何休解詁文下引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麟

木之精者路史後紀注引詩含神霧文陳喬樞云木性仁故麟

爲仁獸角端有肉藝文類聚引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天下

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破卵則出於郊德及幽隱不肖斥退

賢者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罔窳非時

張獵則去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蓋亦本之齊說左隱

八年傳諸侯以字爲諡以爲族杜注諸侯不賜姓其臣因氏

詩三家義集疏

其王父字或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據此孫以祖字爲姓因以祖字爲族族出於公公孫之子爲公族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 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召南鵲巢第二注齊說曰周南召南聖人所在韓說曰其地在

南郡南陽之間疏周南召南聖人所在者焦延壽易林大過之

治之地得兆民和也此齊說蓋文王先有周南後有召南其名

為召南者以召公所撫定也大雅召旻篇昔先王受命有如召

公日關國百里是召公之關召南在文王受命後矣文王稱王

明見尚書大傳非獨詩人言之召公之在召南位在諸侯之上

所任者牧伯之職文王或不仍西伯舊稱方言又云眾信曰諒

周南召南衛之語也蓋召公自周南境內闢土而南直抵衛境

與紂都相鄰諸侯慕義來歸如嬰孺之投慈母文王無敵之師

終身抑而不用宜孔子稱為至德也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者

水經注江水篇引韓嬰敘詩文言秦拔郢郢以漢南地置南郡

又引逸周書南氏二臣分為二南國與周召二南無涉以地理

經文參證之韓敘指召南疆域也漢南郡今湖北荊州府荆門

州襄陽施南宜昌三府境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汝州境周南詩

有汝墳是其境至汝周南東北即召南西南也據水經注夏水

江水篇江汜在江津豫章口與楚詞合江沱在枝江與漢志合

詩三家義集疏

皆在南郡境內行露召南申女作申國在南陽郡宛縣知此文

為召南敘無疑羔羊篇標有梅篇毛序皆云召南之國殷其雷

篇云召南之大夫是毛非不知有召南國詩國風疏召公分治

而託名大序公然作偽不知是何居心也詩國風疏南國後其

地所為詩及非召南人詩而其詞歸美召公者皆在焉野有死

麕何彼穠矣二篇西都畿內之詩因召公分主陝西亦從附錄

鵲巢疏毛序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

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鳴鳩然而後可配國君○鄉

飲酒鄭注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南齊書五行志云鵲巢夫人

之德也三家無異義國君者南國諸侯時皆服屬於周而自治

其國不能知為何國也文王受命稱王召公分治南土政教大

行歌詠斯起後人就地采詩別為召南蓋猶是南國既在召公

分治後即不能不以諸侯之風目之所謂諸侯之風有異於周

南王者之風者以此毛序國君語意亦非指文王迺孔疏云文

王之迎太妣未為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

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為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

位致之為難夫未為諸侯即不當言國君何為因後日召南諸

侯之風而言之繼世為諸侯即不當言積累以致爵位何為因

爵位致之為難而言之設詞大為難通陳奐疏又云關雎麟止

王者之風故曰后妃鵲巢騶虞諸侯之風故曰夫人后妃夫人

皆謂大妣是一文王而忽王者忽諸侯一大妣而忽后妃忽夫

人事理亦殊不合釋文云周南是先王之所以教聖人之深迹
召南是先王之教化文王所行之淺迹同一先王教化何故迹
有淺深此皆牽就舊文不求通貫明知其非是而故亂之者矣
御覽五百七十八引蔡邕琴操云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鹿
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
巢五曰白駒今琴操鵲巢亡闕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注齊說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鳩鳩

因成事天性如此也疏傳興也鳩鳩鳩稊鞠也鳩鳩不自爲巢

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鳩鳩因鵲成巢而居
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
燕寢也○鵲者說文易下云離也象形離下云篆文易離下云
離鸞也鸞下云離鸞山鵲知來事鳥也廣雅釋鳥鴝鵒鵒也淮
南汜論乾鵲知來而不知往大射儀鄭注引作鴝鵒高注乾鵒
鵒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卑巢於
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是山鵲乾鵒鴝鵒鴝鵒離鸞
一物數名音轉字變即今俗稱喜鵲鵲以至此也孔疏引詩推
度災文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者月令疏引詩緯作復之
月鵲始巢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淮南子天文篇曰冬至鵲始加
巢是巢在復之月也箋冬至架之架加文同至春乃成故此言
始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周書時訓解小寒之日又五日鵲始巢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召南

鵲不始巢國不寧與此不同者彼以架巢至遲之候言過此不
 架則為災也云鵲鳩因成事天性如此者毛傳鳩鳩釋鳥鳩
 鳩稊鞠郭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為穫穀西山經南山鳥多尸
 鳩郭注尸鳩布穀類也呂覽仲春紀鷹化為鳩高注鳩蓋布穀
 鳥釋文埤蒼云鵲鳩方言曰戴勝謝氏曰布穀類也諸說皆未
 詳布穀者近得之愚案鳩為布穀諸家初無鳩詰今布穀鳥南
 北多有小兒聆聲能識其不居鵲巢甚明崔豹古今注鵲鳩一
 名鳩鳩嚴粲詩緝李時珍本草綱目毛奇齡續詩傳鳥名陳啟
 源毛詩稽古編皆謂鵲鳩即今之八哥喜居鵲之成巢是也鵲
 性好潔鵲鳩伺鵲出遺汗穢於巢鵲歸見之棄而去鵲鳩入居
 之又鵲避歲每歲十月後遷移則鵲鳩居其空巢吾鄉諺云阿
 鵲蓋大屋八哥住見窩謂此眾經音義十八鵲鳩似百舌荆楚
 歲時記五月鵲鳩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以教其語今
 南方人猶喜弄之是八哥即鵲鳩鵲鳩即尸鳩古者鵲鳩不踰
 沛北方罕見此鳥故多以為不祥因悟古人呼尸鳩為布穀實
 即八哥布與八穀與哥皆雙聲字高郭北人聞南方呼八哥以
 為即是布穀又無解於催耕之布穀異物同名云類云蓋皆存
 疑莫定之詞或以為化生則吾無能知之矣文心雕龍比興篇
 尸鳩貞一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夫風人罕譬但取
 一端不關全體鳩居鵲巢以喻婦道無成有終之意推度災謂
 鳩鳩因成事最合詩旨必謂象夫人之貞一其失也拘矣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注魯說曰車

一兩為兩兩相與為體也又曰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履有兩

隻亦稱為兩三家說曰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又

曰御侍也疏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

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車一至體也

藝文類聚七十一引應劭風俗通義文車有至為兩書牧誓序

疏引風俗通文兩相與為體也者凡物得耦而成體者謂之兩

一車必兩輪而後行否則車體不具故云兩相與為體也說文

兩从一兩平分錢二銖為兩幣二端亦為兩竝以耦為名媒氏

無過五兩注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

其配合之名車亦娶禮所用故不言百車而言百兩車有兩輪

故稱兩又引見後漢吳祐傳注履亦稱兩者齊風葛屨五兩是

也百兩總言其多此國至車也鄭康成箴膏肓引士昏禮曰主
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祿則士妻始嫁乘夫家
之車也又引此詩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謙本
疏引左疏五引此詩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謙本
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畱車反馬之禮據
此鄭初解詩以百兩為夫人家車三家義也夫人乘家車則侍
從者亦乘夫人家車可知御侍也者廣雅釋言文釋文引王肅
魚據反云侍也與廣雅合知王肅用三家義華嚴經音義引蒼

頡篇侍從也論語先進皇侃疏舉者在尊者之側曰侍訓御為
 侍謂眾媵也公羊傳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
 有八人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是其義也傳諸侯之子嫁於
 諸侯送御皆百乘箋御迎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
 有百官之盛鄭依毛作訓又以為良人迎車與箴膏肓異案國
 君夫人自乘其家之車故首章為從車次章為送車正取與禮
 證合且詩以鳩喻之子百兩之御將成與上居方盈相承為義
 自當併屬之子說若以首章為壻車與喻意不貫知三家義優
 矣皮錫瑞云儀禮鄭注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
 自以車送之疏曰云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者案宣公
 五年冬左傳云云以此鄭箴膏肓言之則知大夫已上嫁女自
 以其車送之若然詩注以為王姬嫁時自乘其車箴膏肓以為
 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故
 與毛詩異也據賈疏以箴膏肓為取三家竊疑齊魯詩久亡唐
 時惟韓詩存賈氏不明引韓詩而統言三家者因其與毛詩不
 同未必別有明證何劭公作膏肓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
 是今春秋公羊說無大夫以上嫁女自以車送之說矣鄭云禮
 有反馬之法是據古春秋左氏說孔賈二疏皆申鄭義孔廣森
 公羊通義劉逢祿箴膏肓評皆略同孔疏與何君義違惟陳立
 公羊義疏曰按反馬之說出於左氏推士禮以言大夫以上婦
 人出嫁亦當乘其夫家之車男帥女從男之義所以重恥遠
 嫌也詩之百兩御百兩將自美其送迎之盛爾不得據為婦人

自乘其車之證何知婦車不在百兩御之中乎昏禮雖七禮如三月廟見諸節皆同何所見婦車一節獨異焉錫瑞謂陳說申何近是反馬之說不見於他經蓋出於古文左氏說據何鄭兩義可以攷見今古文駁異之一端三家詩皆今文當與今春秋公羊說同不當與古春秋左氏說同賈疏以箴膏肓為取三家似與漢人今古文家法未合若鄭君詩注以為王姬嫁時自乘其車箴膏肓以為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雖說稍不同皆自以其車送之非夫家之車皆有反馬之禮與何君云禮無反馬異也愚案鄭注昏禮在末見毛詩前故賈定箴膏肓為取三家既無明證定為何家故統言之劭公意在難左不關詩旨公羊與三家雖同一今文學容有異說即三家已不能悉合也釋禮之旨女乘家車明不敢自安為婦三月之後返自壻家以示永為夫婦義本疏與三月廟見之禮相成陳以乘夫家車為帥女從男知其一不知其二又謂何知婦車不在百兩之中似又依違其說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疏

傳方有之也將送也○說文方併船

也引申之物相併皆謂之方鄉射禮注方猶併也或訓竝或訓比皆引申義此方之亦謂比竝而居之釋言將送也孫炎注將者行之送也淮南詮言訓高注將送也此詩魯義亦當訓送孔疏引左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

送之凡大國雖公子亦止
卿送之是將之義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南兩成之注齊說曰以成嘉福

疏傳盈滿也能成百兩之禮也箋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是子
有鳴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說文盈
滿器也引申之物滿至不能容皆謂之盈視方之義進以成嘉
福者易林節之賁云鵲巢百兩以成嘉福謂夫人有此嘉福用
百兩之禮以成之也孔疏箋以御為迎夫人將之謂送夫人成
之謂成夫人故易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案之者夫人則成之
是成夫人非謂能成百兩之禮箋意與易林合知鄭參用齊詩
義也左昭元年傳鄭伯享趙孟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
杜注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案
臣道與妻道一也故取為喻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疏**毛序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箋

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鄉飲
酒鄭注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案不失職者助祭祀是國
君夫人之職能供祭祀是不失也射義士以采蘩為節采蘩者
樂不失職也此言士當不失職事故射以采蘩為節由此詩不
失職之義推而用之射禮鄭注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僅

僮夙夜在公仍舉詩義明之與鄉飲酒注義同三家無異義王符潛夫論班祿篇背宗族而采蘩怨疑蘩是蘋之譌彼詩宗室牖下言嫁女祭於宗室故背宗族則因以致諷說自可通或是彼詩魯義與關雎騶虞魯說同若采蘩詩義無一語及宗族知其誤也陳氏喬樞以爲此詩魯說非是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注齊蘩作繁疏傳蘩

也于於沼池沚渚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苻菜也之事祭事也箋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于以者箋猶言往以也馬瑞辰云釋詁爰粵于也又曰爰粵于於也凡詩言于以猶言爰以粵以皆語詞箋訓爲往以失之案馬說是也釋文蘩本亦作繁案射義作繁是齊詩蘩當爲繁與毛亦作本同釋草蘩皤蒿又云蘩由胡蘩繁通用字左隱三年傳疏引陸璣云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也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由胡北海人謂之旁勃夏小正二月榮堇采蘩戴德傳堇菜也蘩遊胡遊胡者蘩母也蘩母者旁勃也皆豆實也故說之廣雅釋草蘩母旁勃也旁勃說文沼下云池水沚下云小渚曰沚詩曰于沼于沚釋名沚止也小可以止息其上也孔疏白蒿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旁采之出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胡承珙云爾雅翼

謂莪蘿蒿生澤田沮洳之處莪卽古之藜圖經又云白蒿蓬也
生中山川澤然則幡蒿水陸皆有通可名藜故爾雅又云藜之
醜秋爲蒿也愚案白蒿有水陸二種爾雅通謂之藜云藜幡蒿
者今陸生艾蒿辛薰不美云藜由胡考今水生萋蒿辛香而美
云藜之醜秋爲蒿者通水陸二種言詳李時珍本草綱目此藜
是水生萋蒿故曰采於沼沚也箋云以豆薦藜菹之說齊義如此
訓合大戴禮學與齊詩同源以知此豆薦藜菹之說齊義如此
而鄭用之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祭之事夫
婦親之祭統夫人薦豆是其義矣公侯之事者謂祭公侯之事
藜雖微物亦供祭祀左隱三年傳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藜
藜蒞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
於王公又云風有采藜采藜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杜注采
藜采藜義取於不嫌薄物文三年傳詩曰于以采藜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杜注言沼沚之藜至薄猶采以
共公侯喻秦穆不遺小善昭元年傳鄭伯享趙孟穆叔賦采藜
曰小國爲藜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杜注詩召南義取
藜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穆叔言小國微薄猶
藜菜釋此詩義竝同可羞於王公疏云上言鬼神此言王公是
生王公也或以爲王公亦謂鬼神非生王公也洞酌論天子之
事是羞於王采藜云公侯之事是羞於公案後說是也公侯謂
已往之公侯享祭者非生公侯知者下文公侯之宮是公侯廟
寢則此公侯亦非生者也杜云薄物可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

厚是謂薦公侯而享之亦以此詩公侯非生公侯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注魯說曰廟寢總謂

之宮疏傳山夾水曰澗宮廟也○廟寢總謂之宮者蔡邕獨斷

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推尊周魯二公廟稱不同其餘武

宮煬宮之屬竝以宮稱以此例之是諸侯廟謂之宮釋宮室有

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月令鄭注前曰廟後曰寢孔

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

故在後隸僕賈疏寢廟大况是同有廂無廂為異耳必須寢者

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後漢明紀李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

死因以為名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注三家僮僮作童童

魯韓說曰童童盛也齊說曰夙夜在公疏離房中疏傳被首飾也僮僮竦

敬也夙早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疏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漑饁爨之事禮記主婦髮髻言疏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髻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疏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釋文髻本亦作髻孔疏疏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

鬢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褐注云被褐讀爲髮鬢古者或別
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可名髮鬢焉此周禮所謂
次也又追師掌爲副編次注云次次爾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鬢
卽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纒笄少今云被錫纒笄笄上有
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李鬢之文同故知被是
少牢之髮鬢同物而異名耳陳奐云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
之首飾編髮爲之彼傳以副爲首飾則副與被同物副用編髮
被亦用編髮編髮卽周禮追師之編次也鄭改少牢被爲髮又
讀詩之被爲髮鬢之髮髮鬢婦人常服后夫人副雖用編髮作
成與髮鬢制相似然亦不以髮鬢爲從祭之服鄭注追師及士
皆少牢以髮鬢爲周禮之次而非后夫人從祭之服也箋
詩與注禮又不合愚案鄭以此詩之被卽少牢之被錫讀爲髮
鬢士昏追師之次亦卽髮鬢箋詩與注禮非不合陳謂被卽是
副副用編髮爲之卽追師之編次誤編次爲一物案追師掌王
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內外命婦之首服以待
祭祀賓客賈疏此經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賓客明燕居不得著
次則次未嘗非從祭之服又鄭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
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聲之轉副笄六珈箋
也晉書輿服志如后首飾則假髻步繇俗謂之珠松是也詳步
搖名義今婦人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
桑也假紒卽晉志之假髻字又作髻說文髻次次第髮長短爲
之所謂髮鬢服之以見王云鬢或下云髻也髻下云髻髮也案鬢

鬢字義通髮鬢者髮人髮以爲鬢古有此辭左哀十七年

傳見已氏之妻觀其髮少者得髮以爲鬢故百姓王后之燕居亦

怨髮釋名髮被也髮少者得髮以爲鬢故百姓王后之燕居亦

繩筭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詳鄭此文皆

據目驗以明古制假紛髮髻確爲二物也今時禮女次注言今

時與逆師注兩駮蓋髮髻所以益髮美觀假紛則編成以冠首

從而施步搖於其上爲首服極盛之飾惟從祭用之告桑則有

編次而不副見王則有次而不編其服遞殺燕居惟纒笄

總而已竝次不用文義甚明非謂從祭止用副而無編次也鄭

但引禮髮髻證此詩之被者以彼文被裼義舉其一端下言

僮僮則被上盛飾自見副編皆包舉在內釋詩被之之字義固

如是鄭特引而未發釋名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也亦

言副貳也兼用眾物成其飾也編編髮爲之也次次第髮也副

編次分三物與鄭說同君子偕老傳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

髮爲之此毛誤也副若止是編髮不得即謂是盛飾與禕之盛

服相稱理至易曉若追師副編次是一物但言副不言編次可

矣古書簡要用繁文廣雅釋器假結謂之鬢變副爲鬢後漢

東平王蒼傳李注副婦人首飾三輔謂之假紛副編溷爲一事

其誤自毛傳啟之非鄭君據時制一析詩禮古義竝就湮

廢矣童童盛也者廣雅釋詞文王念孫云僮與童通童童爲盛

蓋本三家釋名童童也其貌童童然也蜀志先主傳云有桑樹

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藝交類聚引作幢幢張衡東

京賦樹羽幢幢皆謂盛貌童童僮僮古同聲而通用愚案射義鄭

注亦引作童童據此僮僮三家竝作童童說文夙早敬也从夂
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夜舍也天下休舍也从夕亦省聲此
夙夜本義詩夙夜二字連讀猶言早夜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
勃常獨早夜埽齊相舍人門外早夜未旦之詞與此夙夜義合
馬瑞辰謂詩言夙夜不一有兼指朝暮言者陟岵行役夙夜無
已之類是有專指夙興言者此詩夙夜在公及它詩豈不夙夜
夙夜敬止庶幾夙夜我其夙夜莫肯夙夜是其說是也在公猶
言在廟不離房中者易林大過之小過文特牲迭言主婦盥于
房中洗爵于房適房反于房少牢亦言主婦興入于房與此房
中同義足證在公為從祭於廟也釋訓祁祁徐也此魯說與毛
義同說文徐安行也韓奕傳亦云祁祁徐靚也與此
祁祁訓同薄言還歸者祭事畢則夫人歸於燕寢

采芣三章章四句

草蟲注魯說曰孔子對魯哀公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

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

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人之好善道

也如此疏毛序夫人妻能以禮自防也。孔子至如此劉向說苑君道篇文與毛序異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七子享

趙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
不足當之杜注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心則降詩我
與說苑好善道義合是詩為好善作故趙孟聞子展之賦即美
為民之主又自謙不足以當君子也在民上之人好善見君子
而心降故以不忘降為美德若妻見君子而心降禮固當然何
足稱美且與在上義亦不合以此知魯說最古文選劉孝標廣
絕交論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以蟲之同類相
從喻友之同道相合正用魯說徐幹中論法象篇良霄以鶉奔
喪年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
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又就好善推演其義
也

嚶嚶草蟲趯趯阜螽注魯韓說曰嚶嚶鳴也趯趯跳也魯說曰

草螽負蟻疏傳興也嚶嚶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

子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
呼○嚶嚶鳴也趯趯跳也者廣雅釋訓又草螽負蟻者釋蟲文
郭注詩曰嚶嚶草蟲謂常羊也案月令蟲螟為害蔡邕章句作
螽螟是蟲螽古通用詩作草蟲爾雅作草螽郝懿行謂詩變文
以韻句是也孔疏引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
茅草中郝云如陸說蓋今之青頭郎大小如蝗而色青即蝗類

未聞能鳴今驗一種青色善鳴者登萊人謂之聒子濟南人謂之聒聒音如乖順天人亦謂之聒聒音如哥體青綠色比蝗麤短狀類蟋蟀振翼而鳴其聲清滑及至晚秋鳴聲猶壯詩出車箋草蟲鳴晚秋之時及陸疏奇音青色唯此足以當之愚案郝說卽今之蝸蝸也以爲草蟲近之常羊未聞蝗蝻蝻也者亦釋蟲文郭注詩曰趨趨蝗蝻集韻阜或作蝻是阜蝻同字據爾雅經注魯詩作蝗孔疏引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蝻子兖州人謂之騰是李陸皆以阜蝻爲蝗案說文蝻蝗也蝗蝻也蝻自蝻也未嘗以蝻爲蝗明蝻蝗是二物且阜蝻爲自蝻草蟲爲負蝻負阜同音字負之爲阜猶蝻之爲蟲凡蟲鳥草木之名或是變文或緣音轉初無定字草蟲阜蝻同類故草蟲鳴而阜蝻跳從之以喻聲應氣求之義若阜蝻是蝗與草蟲非類何得聞聲相從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注魯仲作懣魯說曰懣經文不可通矣

懣憂也齊作冲

疏

傳冲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

嘗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君子謂善人懣懣憂也者廣雅釋訓文臧庸云冲忡三家詩必有作懣懣者愚案楚辭雲中君王注懣懣憂心貌張王訓義並合據此魯作懣懣嚴忌哀時命心煩冤之懣懣亦用魯義鹽鐵論論誹篇引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冲忡桓寬所引乃齊異文冲亦既見止亦當爲冲俗消說文冲水涌搖也心之憂勞似之也

既覲止我心則降注魯覲作邁疏

傳止辭也覲遇降下也箋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覲謂

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男女覲精萬物化生○魯覲作邁者釋詁邁遇也邢疏引草蟲曰亦既邁止陳喬樞云邢疏所引必據爾雅舊注之文知是魯詩也說苑引詩亦當作邁為正愚案說文邁遇也覲遇見也上言見下不當複言遇見魯詩作邁義長止詞也釋言降下也後漢東平王蒼傳引詩我心則降李注降下也說文彖服也从夊牛相承不敢竝也降彖字同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覲止

我心則說疏

傳南山周南山也蕨驚也惓惓憂也說服也箋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驚采者得其所欲得猶

己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南山山之在南者與采蘋南澗同即日興懷非有指實毛謂是周南山說者遂以終南太一山當之非也釋草蕨驚說文蕨驚也釋文俗云其初生似驚腳故名焉是驚不當從草郝懿行云蕨菜全似貫眾而差小初出如小兒拳故名拳菜其莖紫色故名紫蕨愚案今京師每用供客以夷齊窮餓所食更其名曰苦祥菜詩言蕨菜至微以其可食尚不憚登山之勞以采之况善人有益於我甚大豈可不求見乎故未見則憂既見則說也說文惓惓也詩曰憂心惓惓眾

經音義四引聲類掇短氣貌也釋訓掇憂也單言曰掇重言曰懷憂憂之至也說文說說釋也中心喜說而釋然靜女篇說

釋女美鄭讀懌懌為釋說釋即說懌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疏傳薇菜也○說文薇菜也似藿孔疏引陸璣云山菜也戴侗六書故引項安世

云今之野豌豆也莖葉花實皆似豌豆而小萇可菹蜀人謂之小巢菜豌豆謂之大巢釋草薇垂水郭注生於水邊案薇是山

菜故須陟山采之夷齊作歌亦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或謂生山間水邊不害為山菜然於登陟而采之義未合雅廣二

名不當泥視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魯說曰夷悅也喜也

疏傳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夷平也箋維父母思已故已亦傷悲○傷

悲較憂義進極言其誠夷悅也者釋言文郭注詩曰我心則夷較毛訓平義進魯詩訓也夷喜也者楚詞九懷羨余術兮夷

王注詩曰我心則夷夷喜也喜悅義同詩降說夷對上憂傷悲言夷訓喜悅尤合釋詁悅服也郭注謂喜而服從降服義同是

降亦悅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疏

毛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臬治絲

繭織紆組紉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鄉飲酒鄭注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也案射義采蘋樂循法也鄭注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彼言射禮樂章卿大夫以采蘋為節是取以循法為節之義亦由此詩卿大夫妻能循法度之義推而用之據射義毛序作循鄉飲酒注能修其法度之修當為循字傳寫之譌古書循修字多相亂困學紀聞引曹粹中詩說云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陳喬樞云據儀禮合樂歌周南則關雎葛覃卷耳三篇同奏歌召南則鵲巢采蘋三篇同奏是知古詩篇次原以采蘋在草蟲之前三家次第容與毛異曹說非無據也愚案曹氏即本儀禮為說三家皆同不獨齊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注韓說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藻于以采藻

于彼行潦疏

傳蘋大萍也濱涯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

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

詩三家召南

以成之胡舉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
順自絜清故取名以為戒。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者釋文引韓
詩文藻誤藻盧文弨云王應麟詩攷引韓詩藻作藻當據以改
正今從之說文無蘋字蕒下云大萍也據此蕒正字蘋俗字鄭
箋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皆舉字形以見義是鄭所見本蘋
作蕒古從賓從頻之字多相亂釋草萍蕒郭注水中浮萍江東
謂之藻音瓢又曰其大者蘋郭注詩曰于以采蘋爾雅以蘋為
大萍與說文合即韓所謂沈者其浮萍即韓所謂浮者今之浮
藻是也爾雅翼云蘋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
而漂浮故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藻音瓢即小萍也蘋亦
不沈但比萍則有根不浮游耳藻藻形似致誤埤雅引韓詩亦
作浮者曰藻遂謂藻出水上非也李時珍云蘋莖細於萑荅其
葉大如指頂面青背紫有細文頗似馬蹄決明之葉四葉合成
中拆十字夏秋開小白花故稱白蘋說文無濱字瀕下云瀕水
厓人所賓附類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據此瀕正字濱俗字宋
書何尚之傳袁淑書曰舍南瀕之操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書
曰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也足證詩古本濱作瀕
說文藻水艸也从艸从水巢聲詩曰于以采藻是許所據詩本
作藻藻下水藻或从澡箋藻之為言澡也是鄭所據詩本作藻
左隱三年傳蘋蘩蕓藻之菜杜注蘓藻聚藻也說文蘓積也積
聚義同亦一聲之轉聚言其叢生之狀也齊民要術引陸璣云
藻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鷄蘇莖大如箸可長四五尺一

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按去腥
氣米麵糝蒸為茹佳美荆揚人飢荒以當穀食愚案葉如鷄蘇
者舟行小河中常鉤得之莖連綿數尺在水底有根說文所
謂茗牛藻也牛藻葉大故別之曰茗葉如蓬者今人益盎中貯
水多蓄之藂生可玩無根易活俗謂之絲草蓬茸水中不生水
底左傳所謂蒹藻陸所稱聚藻也二種人並不食古今之異說
文潦雨水大兒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張揖曰潦行潦也河酌
毛傳行潦流潦也足證行潦二字相連為義行之為言流也雨
水流行渟蓄汗下之處其水無原故曰行潦其渟蓄處則謂之
潢汗左隱三年傳潢汗行潦之水杜注潢汗渟水周語韋注大
日潢小曰汚夏小正七月湟潦生萍傳湟下處也湟訓水名即
潢之借字詩無潢汗之文左傳取與行潦相配為義蓋但有行
潦而無潢汗不能生物夏正是其明證傳文非虛設也孔疏行
者道也潦雨水也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案行雖有道義但
雨水道路流行豈遂有藻可采孔疏非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注魯說曰方底曰筐貴底曰筥于以湘之

維錡及釜注韓湘作鷓韓說曰鷓餽也疏傳方曰筐圓曰筥湘

錡無足曰釜箋亨蘋藻者於魚漚之中是錡羹之芼○盛之者
盛黍稷也言盛即知是黍稷者說文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

是盛為黍稷在器中以祀之專義筐筥又是飯器與它處泛言者不同鄭箋云其棗盛蓋以黍稷專言蘋藻於詩義不備也昏義鄭注亦云其齊盛用黍蔬云以其告祭不用正牲則無稻粱既以蘋藻為羹則當有齊盛士祭特牲黍稷故知此亦用黍也據此知盛不屬蘋藻言說文匡飯器筥也或從竹筥籥也籥一曰飯器容五升籥飯筥也受五升秦謂筥曰籥籥即籥之異文廣雅籥籥也籥即筥之異文今楚俗謂撈飯竹器為籥筥即是筥也毛傳方曰籥圓曰筥許書不言疑傳說非是淮南時則訓高注方底曰籥員底曰筥足證籥筥之異止是底有方員今世筥名不羃籥隨地有之底方上員猶存古製矣韓湘作籥者漢書郊祀志籥亨上帝鬼神師古注籥亨一也籥亨煮而祀也韓詩曰于以籥之惟錡及釜陳喬樞云籥為古烹飪字下亨乃古亨祀字也音香兩反服虔音義云以亨祀上帝也正釋亨字師古以籥亨為一非是陳壽祺云說文無籥字鬲部壽煮也从鬲羊聲玉篇壽式羊切亦作鬻鬻同上廣韻鬻亦壽字集韻十陽壽或作鬻鬻騎類篇壽或作鬻鬻是說文壽字即韓詩于以鬻之之異文籥飪也者廣雅釋詁文正用韓說說文飪大熟也左桓十四年傳疏飪是熟肉鄭箋亨蘋藻者於魚滄之中本昏義為說魚為俎實故須飪熟言鬻之則魚自在內不須羃文也不用它物者鄭以為魚蘋藻皆水物陰類於婦人教成之祭為宜此告事非正祭說文錡鉏鉏也江淮之間謂釜曰錡鉏下云鉏或从吾廣韻鉏鉏不相當也方言鍏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注

云或曰三脚釜也案釋文亦云錡三足釜也釜是三脚不相當對故謂之鉏鉏方言注是也錡从奇聲亦取不偶之義為形聲包會意字說文敲三足鍤也錡敲疊韻故又轉為敲說文釜鍤鍤屬釜下云黼或从父金聲當為从釜經典黼釜通用毛傳無足曰釜今人家常用之器俗呼曰鍋說文黼下云秦名土釜曰黼从鬲干聲讀若過因誤為鍋矣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注韓齊作齋韓說曰

齋好也疏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

宮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

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

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

司為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

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

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案盛蓋以黍稷○說

文奠置祭也从酉酉酒也下其刀也釋名喪祭曰奠奠停也言

停久也引申其義凡祭而設酒久停置之皆謂之奠奠之必於

宗室者教於大宗之室則奠祭於大宗之廟也左襄二十八年

傳寅諸宗室寅與說文置祭之置同即詩所謂奠矣昏義古者

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

順也禮文與詩相表裏知齊說同土昏禮祖廟未毀教于公宮
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與昏義文同宮室皆廟也獨斷
廟寢總謂之宮是宮爲廟也洛誥王入大室裸馬注大室廟中
之夾室魯公廟稱世室是室爲廟也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箋楚
宮謂宗廟也作于楚室傳室猶宮也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知廟得通稱宮室蓋祖廟未毀則於女所出之祖廟教之女出
於君之高祖則教於高祖之廟出於君之曾祖則教於曾祖之
廟若與君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毀則此女與君
絕屬就繼別大宗之廟教之此禮之不得不然非意爲輕重厚
薄也教於女所出之祖廟迨教成而祭則亦於其廟也土昏禮
昏義鄭注兩解宗室一云宗子之家一云大宗之家訓室爲家
疑皆非是若如其說詩言宗室牖下傳言寘諸宗室義不可通
白虎通嫁娶篇云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總麻之親者
教於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瓊宗婦之室國君取
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教宗室五屬
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案內則大夫
以上立師慈保三母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於嫁前三
月更就尊者之宮教之三月爲一時則天氣變物有成故學足
以成也總麻舉五屬最疏者是與君有屬皆就公宮教之可知
至其廟既遷就大宗教之者宗子收族宗婦又主教女之事也
昏義注宗室宗子之家也孔疏鄭不云大宗小宗則大宗小宗
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

教之案士昏禮鄭注明言宗室大宗之家孔偶有不照賈疏小宗不就之教者小宗卑故也其說允矣白虎通又言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此詩爲卿大夫妻作而云奠於宗室知亦是教於宗子之室與彼說合鄭云宗子之家若非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詩云牖下故孔疏云此言牖下又非於壇知是大宗之廟也說文牖穿壁也以木爲交窗也奠必於牖下者胡培翬云大夫士宗廟之制室在中東房西房室皆向堂開戶房有戶無牖室則戶牖俱有戶在東牖在西故以戶牖間爲尊位愚案論語王孫賈章皇侃疏室向東南開戶西南安牖士昏禮納采用雁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鄭注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席西上右設几案戶西近牖言西上則就牖下布席雖無牖下明文其禮神於牖下甚明司几筵賈疏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故此右几也主人徹几改筵東上然後迎賓於廟門外納吉納徵請期如初禮及初昏壻至門外女父復筵於戶西西上右几以告神以此推之神事不同廟制則一教成祭祖亦當是西上右几故云牖下也司几筵云筵國賓於牖前左彤几其諸侯祭祀右彫几不言牖前以通禮故略之牖前牖下其義同也說文誰何也釋詁尸主也言何人主此祭也設爲問荅之詞詩例多有之韞齊作齋者玉篇女部齋下云阻皆切有齋季女引詩齊作齋是據韓詩齋好也者廣雅釋詁文正用韓說說文齋材也從女齊聲亦謂女之材者與好義近馬瑞

辰云在傳晉君謂齊女爲少齊蓋取齊好之義古文消借作齊
毛遂以敬釋之耳說文季二稱也季女少女卽大夫妻猶稱女
者明是未嫁之詞已嫁則爲主婦助夫氏之祭不得言尸之矣
必女尸之者惟大夫以下則然知者昏義鄭注君使有司告之
孔疏此約雜記釁廟使有司行之故知此告成之祭亦使有司
也若卿大夫以下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也案祭禮主婦設羹
將嫁時先使習之推本言之知其必能循法度以成婦禮也召
南大夫之妻娶異國之女推其在家教成而祭之時而言左傳
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正釋此詩
濟阿蓋季女所居蘭或季女之姓惜古義就湮莫可尋究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注魯說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
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
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甘棠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又曰
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
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

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
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
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
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政教惡乎不
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
萬物古聖之道幾哉又曰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言召公述職親稅舍於野樹之下也又曰燕召公奭與周同姓
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
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
聽訟決獄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
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爲作也齊說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

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
乃與聖人齊是故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又曰古者春省耕以

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

業牢

陳喬樞云業牢是築罕之譌穀梁莊二十九年傳民勤於力則功築罕可證

爲民愛力不奪須

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韓說曰昔者周
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
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烝庶於阡陌隴畝
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
力以勤於是歲大稔家給人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
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
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芟此之謂也又曰

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

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疏毛序美召伯也召伯之教

明於南國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伯云○召公至之詩史記燕召公世家文西方謂陝以西鄉邑召公舊封淮南繆稱訓召伯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與此云各得所無失職合彼但言百姓此更兼及侯伯明方伯職尊其統屬有侯伯也詩曰至幾哉劉向說苑貴德篇文所稱傳魯詩傳也云周召分主二陝者與公羊隱五年傳文合何休彼注陝在宏農陝縣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括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里分陝從原爲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白虎通封公侯篇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謂周召分治各得四州之地有八百四十國也云召公述職者孟子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明召公因入朝得至其鄉邑也詩曰至下也楊雄法言巡狩篇文又先知篇云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召公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竝以爲召公述職事與劉說同燕召至作也應劭風俗通義一文云與周同姓者以召公非文王子史記燕世家漢書人表竝云召公周同姓據應說知聽訟棠下事在成王時又淮南記論訓高注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王符潛夫論愛日篇邵

伯詔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而致刑錯忠貴篇周公東征後世追
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王充論衡
須頌篇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高及二王皆
用魯說者也召公至有之初學記人事部引樂動聲儀文白虎
通又云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
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者主其易乃俱致太平也上言被
聖人化聖人謂文王下言聖人主其難聖人謂周公勞身苦體
非但聽訟棠下此其一端後代論周室開國元輔周召竝稱是
與聖人齊也周南不斥文王此詩明頌召伯是周南無美召南
有美也毛傳甘棠美召伯也孔疏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言
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可
言美也案孔兼舉二南其說未晰言美召伯不美文王義與動
聲儀合古者至務也桓寬鹽鐵論授時篇文云爲妨農業與劉
應二說合昔者至謂也韓詩外傳一文宋人以爲就烝庶於隴
畝是墨子之道不知召公因述職而在朝非常常如是胡承珙
譏外傳爲附會謬矣昔召至是也漢書王吉傳文云當民事時
舍於棠下正與魯齊說同外傳但言耕桑者倍力以勸故略其
文耳合觀三家是召公分陝後因述職入朝至其舊封召邑不
忍勞民以妨農務聽訟棠下卒後人思其德而作是詩論衡氣
壽篇云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尙爲太保傳稱邵公年百
八十與風俗通言壽百九十餘者略異竹書紀年康王二十四
年召公薨竹書雖不可信而其人康王朝尙存則論衡言之明

此詩之作在康王末矣藝文類聚五十引謝朓文云召公分陝
流甘棠之德以此詩為分陝後事用魯義八十一引孫楚賦云
昔在邵伯聽訟述職甘棠作誦垂之罔極又張纘賦云伊宗周
之令望巡召南而述職以此詩為述職時事用魯韓義樂記五
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分陝在疆南國後武成以來二陝授
政列國分封無復文代二南之舊此仍為召南之風者因詩歸
美召公義從附錄亦猶歌詠周公之詩牽連入於豳風也張纘
以為巡召南而述職試思巡在召南何以謂之述職六代詞人
之說蓋無足深辨矣左襄十四年傳士鞅稱樂武昭二年傳季
孫譽韓宣竝以甘棠召公為比是此詩歸美召公古無異義

蔽芾甘棠注韓芾作莠勿剪勿伐注韓翦作剗魯亦作剗又作

鬻召伯所芟注魯召亦作邵魯說曰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

而授政欲其亟成也齊芟作茂疏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剪去

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
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說文蔽蔽小草也桂馥義證引此
詩毛傳云蔽蔽宜作蔽芾非也釋詁蔽微也廣雅釋詁蔽障也
隱也蔽蔽者草木初生微有所掩蔽重言之猶天天灼灼之例
蔽芾即蔽蔽也其本字當為蔽芾借作蔽芾芾之為言蔽也說
文芾道多草不可行局語韋注芾草穢塞路也是芾有蔽義碩

人篇薺莠以朝傳莠蔽也采芭篇薺魚服箋莠之言蔽也其
義皆自多草不可行引申之采芭釋文莠本又作莠莠亦蔽也
說文市鞞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鞞篆文市玉藻一命
緇鞞幽衡注鞞之言亦蔽也白虎通緇冕緇者蔽也古書莠莠
語廟制篇引同足證韓作蔽莠正字毛蔽莠借字巾車注引詩
翟莠以朝作翟蔽明古書莠蔽二字非特義訓相通字亦互段
說文蔽蔽卽詩之蔽莠它書無蔽蔽連文此詩必有作蔽蔽甘
棠者不能考究爲何家異文矣汲古閣本漢書王吉傳師古注
邵南之詩曰蔽莠甘棠蔽莠小樹貌案市卽說文市字古書從
市从廌之字多相亂洪适隸釋涼州刺史魏元丕碑薺莠其縱
薺俗字金薺琳瑯漢蕩陰令張遷碑薺沛甘棠沛莠古通○釋
木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棠是謂杜兼二名棠杜之分在色
之赤白也有杜之杜疏引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
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
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鞞亦可以作弓幹陳啟源云甘
棠乃赤棠無疑陸疏旣以甘棠爲赤棠又以爲白棠前後自相
反必有誤也愚案陸以赤白棠同有子無可區別乃分子之赤
白以子白而甘者爲甘棠致與雅訓相背然其所言亦據目驗
郭注杜甘棠云今之杜梨郝懿行云其樹如梨葉似蒼术而大
二月開華白色結實如小棟子霜後可食邵晉涵說同是結實
之杜何嘗非白似未可未殺陸疏說文棠下云牡曰棠牝曰杜

杜下云甘棠也徐鍇繫傳云木之性有牝牡牡者華而不實林中伐去其牡則牝者亦不實疑棠杜之分止當據牝牡爲定蓋有子者通是杜甘棠木實雖甘恆多微酢杜或亦然陸專於子之赤白甘酢致辨未免拘泥土宜隨地輒殊木之性色容有改易牝牡之別古今大同許書不用雅訓爲得其實耳○勿者勉而止之之詞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宄遽稱勿勿祭義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小雅黽勉從事漢書引作密勿勿之爲勉其義自趣民引申之故禁止之詞亦借勿義說文薊齊斷也薊下云不行而進謂之薊翽下云羽生也一曰采羽後世隸變以薊爲前後之前而薊廢又變翽爲齊斷之翽而翽之本義亦亡故釋言云翽齊也闕宮箋云翽斷也韓翽作翽者引見釋文集韻翽字注引同據此上引外傳勿翽勿伐之文亦當爲勿翽勿伐作翽者後人亂之秦詛楚文欲翽我社稷翽伐連文卽同韓詩魯亦作翽者蔡邕劉鎮南碑頌蔽芾甘棠召公聽訟周人勿翽我賴其楨蔡述魯詩是魯本亦作翽又作翽者漢書韋元成傳劉歆廟議云詩云蔽芾甘棠勿翽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據此魯異文作翽韋賢傳翽茅作堂顏注翽與翽同翽翽通用字說苑白虎通兩引詩勿翽勿伐知魯又作翽也伐義具汝墳○召者水經注渭水篇雍水東逕召亭南故召公之采地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魯召亦作邵者韋元成傳引作邵伯明邵亦魯異文王者至成也白虎通封公

侯篇文下引王制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入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及此詩首章爲證二伯是殷周之制王制以明殷制詩以明周制也職方鄭注引公羊傳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案召公稱伯者大宗伯八命作牧注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典命亦云上公九命爲伯王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據此二伯是方伯爲一方之長與侯伯之伯不同五經通義云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二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爲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以王命行天下爲其盛故抑之也明有所屈也此以公稱伯爲有所屈與周禮白虎通不合其說非也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者列國分封政教不一王者欲治化亟成故分二伯之職而授其政以王朝之三公爲之上承流於朝廷下宣化於列國故治功之成可幾也齊莠作庾者說文庾舍也詩曰召伯所庾釋文引舍上有草字玉篇亦云庾草舍也毛詩作莠說文莠下云草根也無舍義箋訓莠草舍是讀莠爲庾據說苑法言白虎通韋元成傳韓詩外傳所引明魯韓用借字作莠與毛同許引作庾者齊詩文也棠下可舍自非小樹言蔽芾者謂今雖此樹旁生之小枝葉亦不可剪伐而箋遂以爲召公當日止舍小棠之下失之拘矣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疏傳憩息也。○集韻二十六產

勿敗說文敗毀也从支貝擊扑其貝是敗義也與伐同意釋詁
憩息也釋文憩本又作揭集韻憩本作惕或作憩說文惕息也
明揭是惕之譌漢書楊雄傳度三巒兮
偈棠黎顏注偈讀作惕又借偈為惕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注**魯韓拜作扒魯韓說曰扒擘

也**疏**傳說舍也箋拜之言拔也。○魯韓拜作扒者廣韻十六怪
扒拔也詩曰勿剪勿扒陳喬樞云扒得與拜通者司馬相

如上林賦洶湧澎湃韓愈孟郊征蜀聯句云獠江息澎湃澎湃
即澎湃也此足為扒拜通段之驗愚案扒拜以雙聲通轉扒擘
也者廣雅釋詁文正釋此義知作扒者為魯韓詩矣廣雅又云
擘分也以手批而分之亦拔取之意擘拔聲轉而義通毛詩作

拜箋拜之言拔也陳奐云本三家義愚案箋不用拜之本義而
訓為拔者見三家作扒是正字毛作拜是借字故讀拜為拔也
釋詁說舍也郭注詩曰召伯所說釋文說或本作稅文選曹植
應詔詩注引毛詩亦作稅或以為作稅是三家今文非也易林

師之靈精潔淵塞為讒所言證訊結請繫於枳温甘棠聽斷怡
然蒙恩又復之巽閉塞復通與善相逢甘棠之人解我憂凶小

過之坤謹慎重言不幸遭患周邵述職謂周也脫免牢關既濟
之觀結衿流粥遭讒桎梏周召述職身受大福是召公聽訟棠

卷二召南

言三家事身政
下實政可稽惜齋義
就湮無可取證矣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注魯說曰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酈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始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泆之行又曰雖速我獄亦不女從此之謂也齊說曰婚禮不明男女失常行

露反言出爭我訟又曰行露之訟貞女不行韓說曰傳曰夫行
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志貞理守
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

禮之求防汙道之行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疏毛序召伯聽訟也衰亂之

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箋衰亂之俗微
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召南
至謂也劉向列女傳貞順篇文申者南陽被化之邦酆者崇侯
虎之故地文王伐崇後所作邑也禮不備而欲迎之者夫不親
迎也女不肯往以不親迎為輕禮違制也蓋既許嫁則非至迎
娶之時無以明其不往而夫家或其時實有不能親迎之故遂
相持以至於爭訟女乃必死不往此詩之所為作也古禮最重
親迎列女傳貞順篇云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
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
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
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春秋成
九年公羊穀梁二傳注疏言致女義同夫宋公不親迎伯姬迫
於父母之命而行若非迫於奉命伯姬必不往可知也既廟見
而猶不肯成昏至於宋人告魯遣使致命而後從夫其視親迎

之重如此若在士庶家而遇此事未必不致爭訟也貞順傳又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於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傳先言禮不備不往後言修禮親迎明親迎是備禮之大端也孟姬初未許人而云禮不備不往者議昏之時先言必備禮而後往其守禮之嚴如此若既許嫁而不親迎則孟姬之不往又可決也此二事可與申女事參證以明之士昏禮記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母可見周時原有不親迎者張爾岐謂周公制禮因其舊俗而但爲之節文是也風俗之同人情之可通雖聖王不能強使齊壹夫不親迎者事之權艷人宋公是也女不肯往者義之正申女伯姬是也女守義男備禮相得益彰者古禮之大明齊侯孟姬是也或疑申女節太高而過中據周禮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是禮不備女非不可往此誤解一物不具一禮不備之義申女嫁時其爲年荒與否書無明文士昏禮記云女子許嫁鄭注許嫁已受納徵之禮也列女傳及韓詩傳皆言申女許嫁時在納采問名納吉三禮之後此後則惟請期親迎所謂元纁束帛儷皮者當時業已備具豈猶煩斷於聘幣之多寡凡禮皆藉物以行親迎時冕服攝盛執雁御輪諸事禮也亦物也禮既不行物即不具是申女所謂禮物不備具者即指親迎言之明矣婚禮至我訟易林大壯之姤文行露至不行无妄之剝文所稱婚禮不明貞女不行與列女傳輕禮違制女

不肯往合傳曰至爾從韓詩外傳文所稱傳曰蓋內傳文竝以此詩爲申女守志夫禮不備雖訟不行而作左宣元年傳正義引服虔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正用三家義

厭浥行露注魯韓厭作浹魯韓說曰浹浥濕也豈不夙夜謂行

多露疏傳興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夙早也

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今疆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疆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厭浥者厭無溼義當爲浹借字說文浹幽溼也浹溼也浹浥溼也者廣雅釋詁文浹浹連文與下漸洳連文同是此詩魯韓義據此魯韓厭作浹釋文厭於立反浹去急反正與於立反同音小戎厭厭良人列女傳二作惜惜良人湛露厭厭夜飲釋文韓詩厭厭作惜惜足證魯韓二家厭與從音之字相通假彼借厭爲惜知此詩亦借厭爲浹也浹浥二字聲轉義同故疊文爲訓徐鍇說文繫傳今人多言浹浹也浹浹猶浹浹矣易林未濟之損厭浹晨夜道多湛露沾我襦袴一作襦袴重難以步革之豫迷行晨夜道多湛露澗澤也玉篇露天之津液下所潤萬物也藝文類聚九十八引五經通義曰和氣津液凝爲露從地生也二說不同案露

騰為霜如雲升為雨特陰陽氣異通義是也○夙訓早義具采
繁言豈不欲早夜而往夫家謂道中多露不可往耳露多難往
但取喻不可行意因是夫家於義當往故云豈不夙夜左僖二
十年傳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而過鮮矣善敗
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杜注言豈不欲早
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是亦量宜相
時而動之義又襄七年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
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杜注詩曰雖欲早夜而行
懼多露之濡己義取非禮不可妄行
於豈不夙夜句順文釋之而義自明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

室家不足注魯說曰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疏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

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塢也昏禮純帛不過五兩箋女女彊暴之
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
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今
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
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
和六禮之來彊委之○說文雀依人小鳥也穿通也屋居也雀
本無角鼠本無牙以其能為害反言之言誰謂雀無抵觸之角
而不為害乎苟雀無抵觸之角而不為害何以能穿我屋誰謂

女無成家之道而非我夫乎苟無成家之道而非我夫何以能
速我獄然雖速我獄而禮物有未具是室家之道尚不備足無
怪我之不往也言夫至足也劉向說昆上文孟子丈夫生而願
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上指其夫故專言家下論夫
婦之道故兼言室家對強暴不得如此立言知三家義長說文
速疾也獄確也从狀从言二犬所以守也速我獄者言疾致於
我獄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

亦不女從注韓女作爾疏

傳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

男○說文牙牡齒也段注牡當作壯石刻九經字樣不誤壯大也壯齒齒之大者也統言之皆稱齒稱牙析言之則前當昏者

稱齒後在輔車者稱牙牙較大於齒非有牝牡也鼠齒不大故云無牙東方朔說騶牙曰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此爲齒小

牙大之明證胡承珙云左隱五年傳疏頷上大齒謂之爲牙徐錯說文繫傳比於齒爲牡也此牡字亦當爲壯蓋徐所見說文

作壯齒故云比於齒爲壯若本作牡齒而云比於齒爲牡則不成語矣愚案段胡說是說文墉城垣也引申之凡垣皆稱墉故

釋宮云墉謂之墉說文訟爭也韓女作爾者外傳作亦不爾從陳喬樞云女爾古字通用柔柔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墨子尚賢

三

篇引竝作女是其證愚案據外傳上文二女字皆當爲爾室家不足亦不女從二章義互相備易林井之益穿室鑿牆不直生訟褰裳涉露雖勞无功穿室鑿牆卽詩穿屋穿墉之喻不直生訟以夫家生訟爲無禮聽訟者不直之褰裳涉露本首章詩意而反用之守禮者云謂行多露則無禮者是褰裳涉露矣雖勞无功乃此詩訟事究竟非聖王化洽賢臣秉公不能完女節而明禮教毛序以爲召伯聽訟蓋信而有徵矣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注齊說曰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輔政扶德以合萬國韓說

曰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進

退有度數也

疏毛序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箋鵲巢之君積行

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有如此羔羊之人○羔羊至萬國易林離之復文謙之離同云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足證退食非居私家云輔政扶德以合萬國非任方伯之職者不足以當之蓋齊詩以此爲美召公作也晉之臨皮革作皮弁弁卽革之譌萬國作萬福漢書儒林傳谷永疏曰王法納乎聖聽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德配周召忠合羔

羊永學魯詩疏舉羔羊大義以周召羔羊對言是羔羊美召公魯說亦如此詩人至數也者後漢王渙傳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李注引薛君章句云云是韓詩以此為美召南大夫與魯齊不同其以詩素絲為喻絜白屈柔剛見與齊說但言君子朝服者亦異漢書薛宣傳谷永疏曰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于從政有退食自公之節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捨功實之臣任虛華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楚詞九思士莫志兮羔羊王注言士貪鄙無有素絲之志皎潔之行也永云行絜逸云皎潔之行與薛云素喻絜白合是魯韓義同古文苑二載曹大家鍼縷賦云退透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退食補過與永疏私門不開忠合羔羊同意大家學齊詩是魯齊義同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注韓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韓說曰小

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絜白絲喻屈柔紵數名也魯說曰紵數

也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注魯說曰退食自公私門不開齊韓委

蛇作透迤韓又作禕隋韓說曰透迤公正貌疏傳小曰羔大曰

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羊以居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箋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

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羔羊
至名也者王煥傳注引薛君章句文引經明韓毛文同小者曰
羔大者曰羊者說文羔羊子也故薛謂小者羔大者羊孔疏此
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
協句素喻絜白者說文素白緻縞也絜素也急就篇顏注素謂
絹之精白者絜即素之軟細者漢班婕妤好詩新製齊絜素鮮潔
如霜雪故薛云喻潔白也薛以性言謂其心之精白谷玉以行
言美其行之潔清也絲喻屈柔者說文絲蠶所吐也皇皇者華
篇六轡如絲傳如絲言調忍也調忍即屈柔之義故薛云喻屈
柔也屈柔以行言立德尚剛而處事貴忍故屈柔亦為美德純
數名也者與毛傳純數也義同純數也者廣雅釋詁文是魯韓
說竝合孔疏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羊之縫互見其用皮
為裘縫殺得制也素絲為飾唯組紉耳若為綫則所以縫裘非
飾也故干旄篇曰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組亦組
之類則素絲可為組紉矣既云素絲即云五紵五紵是裘縫明
矣又明素絲為組紉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組施諸縫若
今之條是有組紉而施於縫中之驗孔因毛傳言古者素絲以
英裘疏之如此陳氏奠謂素絲為裘緣邊之飾如漢世偏諸非
也王引之云案三章文義不當如爾雅所訓紵絨總皆數也五
絲為紵四紵為絨四絨為總五紵二十五絲五絨一百絲五總
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紵次言五絨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
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

倍紀爲纓倍纓爲綖幽風九罭釋文云纓字又作總然則絨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云纓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縷布正義與孟注同晏子春秋雜篇云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縷云布之八十縷爲縷正與倍紀爲纓之數相合純之數今失其傳釋文云純本又作佗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純卽西京雜記之縷矣馬瑞辰云佗字五父蓋取詩五佗爲義非必佗卽五數也佗卽古他字管子輕重甲篇夫得居裝而賣其薪羹一束十他他一本作倍墨子經篇倍爲二也他與倍通則他亦二數矣柏舟篇之死矢靡他猶云有死無二也小雅人知其一莫知其他猶云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純通佗蓋二絲之數愚案素絲施諸裘縫雅訓元不誤純絨總皆數名當如王說玉篇廣韻並云純絲數陳氏與訓數爲簇謂卽密縫之意亦非也純爲二絲當如馬說五純得十絲之數以西京雜記證之與倍緝爲升同義薛以純絨總是數名故探下文退食委蛇之義復總釋之曰言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羔羊是大夫朝服大夫之德又能稱此服詩人以賦爲比合章句與楚詞注觀之知喻義古矣羔羊朝服齊說甚明毛傳大夫羔裘以居孔疏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可知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耳明此爲朝服之裘非居家也案朝廷不可言居孔曲釋之不以傳說爲然足與齊義證合退食

至不開谷永說見上文退食自公者自公朝退而就食非謂退
歸私家永疏私用不開正釋自公之義卿大夫入朝治事公膳
於朝不違家食故私門爲之不開也漢衡方碑云禕隋在公自
公卽在公也詩攷禕隋卽委蛇出韓詩內傳婁機漢隸字源云
禕隋出韓詩足證魯韓釋退食自公義同後漢楊秉傳透迤退
食足抑苟進之風李注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
也宋宏傳以全素絲羔羊之潔焉李注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
裘素絲自減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蛇自得竝用鄭箋非三家
義也齊韓委蛇作透迤者釋文委蛇韓詩作透迤云公正貌案
曹大家賦透迤補過是齊作透迤與韓同楊秉傳透迤二字正
用齊韓文韓又作禕隋者陳喬樞云據釋文韓作透迤禕隋非
韓詩經文乃內傳釋經透迤之訓愚案衡方碑禕隋洪适謂本
韓詩與王婁說合眾家皆有異文禕隋是韓異文釋文失引耳
釋訓委委蛇蛇美也釋文作禕禕它它是禕委通用透迤疑或
作委隨故隸省隨作隋又變隋爲隋也云公正貌者陳啟源云
毛委蛇傳以爲行可從迹韓透迤訓作公正貌兩義意正相成
惟其公正無私故舉動光明始終如一可蹤迹倣效卽毛序所
謂正直也愚案說文委下云委隨也透迤倣效卽毛序所
下云衰行也透迤字義委曲自得之貌人臣敬爾在公但云容體
自得於義未備且透迤之訓疑於衰曲故韓以公正貌釋之深
爲有裨經惜曹大家云透迤補過兼得賢臣退思之隱三家說
詩以意逆志較毛傳行可從迹尤深切著明左襄七年傳衛孫

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穆叔語之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此因孫子之不悛而言順理乃可委蛇若不順理而委蛇必折矣亦爲此詩委蛇補義與三家說相發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自公退食注魯說曰緘羔羊之

縫也齊緘作黻韓說曰緘數也疏傳革猶皮也緘縫也箋自公

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此言羔裘明非去毛孔疏謂對文言之則異散文則皮革通是也緘羔羊之縫也者釋訓文郭注縫

飾羔皮之名詩釋文引孫炎云緘縫之界域孔疏縫合羔羊皮

爲裘縫卽皮之界域因名裘縫爲緘爾雅獨解緘者舉中言之

緘言縫則純總亦縫可知齊緘作黻者說文黻羔羊之縫从黑

或聲此三家異文魯韓與毛同則作黻者爲齊詩繫傳詩曰羔

羊之黻以黑爲縫也許引詩文雖異不云裘縫是黑小徐引詩

既有奪文以黑爲縫亦文不成義以黑疑以黻字奪其半也蓋

羔裘色黑以素絲爲縫裘之飾則其縫之處黑白益明故字從

黑取義玉篇韎羔裘縫亦作緘黻是黻韎皆緘或體矣緘數也

者玉篇系部引韓詩文據此知韓於純緘總并訓數倍升爲緘

得二十絲之數五緘一百絲也緘爲數名如縷一枚爲紵緯十

縷爲縗十五升布爲縗之比首章十絲次章一百絲三章四百
絲數取遞增文因合均非謂一裘之縫止用四百絲不當泥視
猶無衣篇之豈曰無衣七兮豈曰無衣六兮于旄篇之良馬四
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分章協句非有定數也文選五臣注本
潘安仁馬汧督誅牧人逶迤自公退食李善本作逶迤與齊韓
文合迤又迤之本文李注引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是
韓之
誤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說文縫以鍼紩衣也紩縫也總聚束也又云紩綺絲之數也
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紩布謂之總此詩絲數亦稱總與漢律異
古今之別耳絲縷既多聚而束之故又爲總也掌客釋文總本
作縷莊子則陽篇是稷稷何爲者釋文字亦作總明總與縷稷
字同據說文布之八十縷爲稷漢書王莽傳注縷八十縷五總
正得四百絲鄒長倩書倍紀爲縷知漢世絲數亦互稱總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
疏 毛序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
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箋召南大夫召伯之屬
遠行謂使出邦畿○孔疏文王未稱王召伯爲諸侯之臣其下
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鄴召伯受采之後說

與召南別爲風詩之義相發但孔尙未悟召南建國不與召伯采地相涉也三家無異義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注韓殷作遣韓說曰遣隱也雷也疏傳殷雷聲

也山南曰陽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雷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韓殷作遣者臧鏞堂云廣韻六脂遣雷也出韓詩遣隱也雷也者玉篇文卽此詩注廣雅釋天遣雷也正用韓說陳喬樞云集韻遣隱也殷隱古字通用遣訓隱雷隱或作輶亦作礮礮訓爲雷聲見通俗文及玉篇則遣亦當爲雷聲矣禮玉藻端行頤雷如矢注頤或爲遣釋文云遣音夷中庸壹戎衣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案殷聲如衣遣音爲夷故殷遣古得通假愚案臧云詩建本殷作隱釋詁邢疏召南隱其雷與臧所見建本同釋文殷音隱字又作隱殷隱衣三字以音轉通段中庸衣讀如殷白虎通云衣者隱也卽用雙聲字釋義衣夷頤亦一聲之轉遣音同夷故與頤通亦與殷隱字通用也其者廣雅釋詁詞也說文雷下云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釋文雷亦作雷初學記一引詩作雷與釋文合南山召南山義同草蟲穀梁僖二十八年傳山南爲陽南齊書五行志引洪範五行傳云雷者人君之象雷聲震驚以喻上之命令臣下遠行不違安處勉君子何斯違斯莫敢或震恐致福因取義焉在南山之陽賦而興也

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疏

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違暇也振

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間暇時閱其勤勞大

夫信厚之君子為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

歸也○釋詁斯此也土斯斯君子下斯斯地說文違離也廣雅

釋詁同毛傳訓去離去義近廣雅釋詁或有也或有古通書洪

範無有作好呂覽貴公篇作無或作好高注或有也是或為有

也釋文違本或作徯釋詁違暇也說文無違徯惶三字當正作

皇言何斯人而離斯地乎以奉君命故莫敢有暇耳因又曰此

振奮有為之君子庶幾畢王事而得歸哉重言之切望之也箋

云歸哉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本毛序為說案詩旨明

望君子之歸非勸勉語它詩如悠哉悠哉也懷哉懷哉懷也

至情不煩
補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違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疏

傳亦在其陰與左右也息止也○說文側旁也息喘也莫敢

違息猶言不暇喘息也桑柔箋如仰疾風不能息也疏息謂

喘息與此意同毛傳訓息爲止乃引申義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違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注韓違作皇疏傳或在其下處居也箋下謂山足○在南山之

云下謂山足是也說文処止也得几而止處下云処或从虎聲

韓違作皇者眾經音義六引詩曰莫或皇處違作皇陳喬樞云元應用韓詩者據韓詩推此上二章違亦當爲皇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有梅疏及時也○蔡邕協和婚賦葛藟恐其失時標梅求其

庶士唯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

繁祉此魯義與毛序召南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指合媒

氏疏引張融云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

思治故戒文王能使男女得其時經義雜記云張說蓋相傳

古義召南被文王之化男女及時故既幸之而又唯恐失之也

左襄八年傳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

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

以承命何時之有杜注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

雖係斷章亦見詩
唯恐失時之指

標有梅其實七分注魯韓標作芟齊作葉韓梅作棗疏

傳興也
標落也

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
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釋文標婢小反落
也魯韓作芟齊作葉者孫奭孟子音義芟有梅丁云韓詩也陳
喬樅云趙岐孟子章句引詩曰芟有梅芟零落也漢書食貨志
贊引孟子芟作芟注引鄭德云芟音葉有梅之葉芟零落也說
文受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標有梅段注以毛詩標字爲受
之假借孟子作芟者芟之字誤唐惟韓詩尚存故丁公著音義
云芟是韓詩實則趙所引據魯詩文蓋此詩魯韓同作芟與毛
異蔡邕賦作標梅亦後人順毛改字也鄭引作葉當據齊詩之
文愚案毛作標標訓擊非此詩義故許但於受字下句云讀若
標有梅以寓正字之意物落上下相付也段據韻會落補下補也
字分二句讀桂馥云增韻云詩標有梅本作受受變爲孚轉寫
譌耳凡餓殍芟落字從孚者本皆作受非孚信之孚程瑤田云
韓詩所謂芟者卽受字轉寫之異孟子言人飢腹中空而死如
華秀不實者之受落也參觀諸說標字塙當爲受魯韓之芟齊
之葉皆非正字韓梅作棗者釋文又云梅木名也韓詩作棗陳
壽祺云韓詩言棗不言芟丁音言芟不言棗皆疏愚案說文某
酸果也梅柎也可食棗下云或从某梅是柎木非可食者桂馥

謂說文可食字後人誤加是也詩正作某梅棣皆借字其實七
兮者毛傳盛極則隨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鄭箋梅實尚餘七
未落喻始衰也孔疏十分之中其三始落是梅始衰與女年十
六七亦女年始衰宜及此善時以爲昏左傳杜注梅盛極則落
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眾士求之宜及其時亦
與毛說同箋復以仲春昏期爲言非詩取喻之惜

其吉兮注韓說曰迨願也疏傳吉善也箋我我當嫁者庶眾迨

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說文庶屋下眾也引申
爲眾義士事也能理事者謂之爲士乃男子之美號荀子非相
篇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楊注士者未娶妻之稱與此庶士義
合釋言迨及也迨卽逮或字迨願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
云韓訓卽孟子所云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
有家疑韓以此詩爲父母之詞愚案陳說是詩迨字多屬願望
意匏有苦葉篇迨冰未泮鴟鴞篇迨天之未陰雨伐木篇迨我
暇矣皆是說文吉善也迨其吉兮者女之父母願望眾士及此
女善時也訓迨爲及疑於已及之詞故韓探詩意而爲之說鄭
箋我我當嫁者孔疏言此者以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
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已鄭恐有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
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孔申箋義以爲詩人我
此女是詩人卽女之父母據韓迨願之訓亦必以此爲父母之
詞鄭訓迨爲及不用韓義然以詩人爲女父母固與韓合矣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疏傳在者三也今急辭

過也今者即時也史記漢書今以多為即與此詩義合

箋頃筐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韓頃作傾傳取也

玉篇手部概下引詩云頃筐概之頃傾字通卷耳頃筐齊毛本

詩曰概之釜鬻亦不訓取概取也者廣雅釋詁文塙為此詩韓

訓既有盡義加手則為盡取之意求我庶士迨其謂之疏傳不

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

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

相奔不禁○謂勤釋詁文郭注詩曰迨其謂之此魯說也故箋

謂猶謂也猶得較不自安謂謂然也謂謂憂危之意故云有勤

心企望之迨其謂之言願望甚勤女年二十明婚期以此為限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注韓說曰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以語仁窘其身而約

其親者不可以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

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爲急傳曰不逢時而仕任事

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

不同又曰嘒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齊說曰旁多小星三五在

東早夜晨行勞苦無功疏毛序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

盡其心矣箋以色曰妬以行曰忌命謂禮命貴賤○懷其至不

同韓詩外傳一文言貧仕卑官而引詩以明之任重道遠不擇

地而息任事而敦其慮是夙夜在公也家貧親老不擇官不逢

時而仕爲之使不入其謀是實命不同也上文云曾子仕於莒

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

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

言曾子親在則祿仕爲重親沒雖卿相不往外傳多推演之詞

而義必相比明此詩是卑官奉使故取與曾子仕莒事相儗唐

白居易六帖奉使類引此詩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正用韓義宋
洪邁容齋隨筆云小星肅肅宵征抱衾與禩是詠使者遠適夙
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箋釋此兩句謂諸妾肅肅然而行或
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又云禩者牀帳也謂諸妾夜行
抱被與牀帳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御雖云至下固
非閭閻微賤之比何至於抱衾而行況於牀帳勢非一己之力
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宋章俊卿程大昌亦謂此為使臣勤
勞之詩皆本韓為說喻小人在朝也者文選五臣本魏文帝雜
詩呂向注文唐惟韓詩存所引乃韓義外傳雖無小人在朝之
文然云不入其謀則小人間阻可知以此推之嘒星喻小人在
朝蓋韓內傳說如此旁多至無功易林大過之夫文旁多小星
喻君側有小人故使臣雖勞無功與外傳所云為之使而不入
其謀合是齊韓義同也召南諸侯之臣勤勞任使義命自安固
其人之賢能亦由漸被王化所致旁多小星指諸侯之朝言或
以為殷紂非也召南諸侯詩在文王受命後不得援汝墳王室為詞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注韓嘒作嘒

疏傳嘒微貌小星眾無名者
三心五嘒四時更見箋眾

無名之星隨心嘒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
在東方三月時也嘒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
韓嘒作嘒者玉篇日部嘒下云眾星貌廣韻嘒下云小星詩亦
作嘒俱不言出何詩以篇韻引詩例推之用韓義也云詩亦作

嘒者兼采毛詩說文嘒小聲也詩曰嘒彼小星詩語疑後人妄
加玉篇嘒下引詩鳴蜩嘒嘒云嘒嘒小聲也嘒訓小聲與許合
星本無聲嘒從日以光芒言韓義爲優彼猶論語彼哉彼哉之
彼外之之詞也三五在東傳以爲三心五嘒王引之云此卽下
章言惟參與昴也文選任彥昇宣德皇后令注引論語比考讖
曰堯觀河渚乃五老游渚流爲飛星上入昴又引注曰入昴宿
則復爲星據此漢以前相傳昴宿五星故有降精爲五老之說
其參之三星史記天官書明著之昴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
方若心嘒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嘒在西不得言三五在東矣三
五舉其數也參昴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矣愚案王說是據傳
箋所云詩蓋卽一日夜行所見之星以起興必不
舉終歲更見之列宿知三心五嘒之說不可通矣

夜在公寔命不同注魯說曰宵夜也韓寔作實云有也

疏傳肅肅疾

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箋夙早也謂諸妾肅
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
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肅肅敬也解具免置宵夜也者
楚詞九歎王注文下引詩曰肅肅宵征說文征正行也夙夜早
夜解具采蘩夙夜則嚮晨矣故易林云早夜晨行是齊說亦釋
夙夜爲早夜連文讀之在公從於公也詩言彼微小之星方光
明而在東我乃敬戒夜行不敢怠慢而早夜以從公者非君恩
之不我逮乃有命不同故耳曷敢怨乎寔作實云有也者釋文

引韓詩文陳喬樞云韓奕實墉實壑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間實寔同聲頰弁箋云實猶是也釋詁寔是也是音義竝同愚案說文寔止也與是義不合緣寔是同聲古書多借寔爲是因亦訓爲是說文實富也易大有上九注大有豐富之世也列子說符篇羨施氏之有注有猶富也是富有義通實訓富亦可訓有韓詩作實故就本義引申之訓爲有也

嚳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注三家裯

作裯魯說曰裯謂之帳韓說曰裯單帳也疏傳參伐也昴雷也

猶若也箋此言眾無名之星亦隨伐雷在天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參昴者並西方宿開元占經西方七宿占引石氏云參十星天官書云參爲白虎三星直是也下有三星兌曰罰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罰亦作伐說文昴白虎宿星廣雅釋天參謂之實沈昴謂之旄頭秦策韋注抱持也說文衾大被裯下云衣袂祇裯祇下云祇裯短衣襪下云裯謂之襪襪無緣之短衣亦未宜與被同抱三家又爲禪被若訓爲祇裯則無緣之短衣亦未宜與被同抱三家裯作裯者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答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是裯帳之訓三家說同裯謂之帳者釋訓文郭注今江東亦謂帳爲裯陳喬樞云爾雅裯帳之訓正釋此詩裯字邢疏言裯與裯音義同知三家作抱衾與裯裯單帳也

者慧琳音義六十三引韓詩外傳文顧震福云說文幃單帳也
文選寡婦賦注引纂要曰單帳曰幃廣雅釋器幃帳也後漢馬
融傳注同並與韓訓合愚案爾雅釋文幃本或作幃說文無幃
字蓋卽稠之俗體故鄭云今人名帳爲稠也早夜啟行僕夫以
被帳之屬從須抱持之極言寢息不遑之狀文選曹子建贈白
馬王彪詩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李注幃與稠古字同曹學
韓詩者言雖不與彪同行而殷勤之意可以詞達足證衾幃爲
遠役攜持之物非燕私進御之物若如傳說曹詩義不可通矣
鄭云古無名被爲稠而毛云然意以言帳則賤妾進御何至併
帳攜行故釋爲禪被欲以成其曲說釋言猶若也郭注詩曰寔
命不猷猷猶字訓同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注齊說曰江水沱汜思附君子伯仲爰歸伯仲陳喬樞本作仲氏非

也遯之巽爰誤受不我肯顧姪娣恨悔疏毛序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

明夷之噬嗑不誤也箋勤者以己宜媵而不得心望之○江水至恨悔易林明夷之噬嗑文遯之巽同陳喬樞云比之漸云南國少子才略美好求我長女薄賤不與反得醜惡後乃大悔秦之震漸之困渙之

巽同國作齊侯綵下齊侯而詳易林之語南國本求婚長女
而女家不與但以仲女往媵之故云仲氏爰歸迨媵不以其媵
備數因而恨悔此江有汜之詩所爲作也後其長女所嫁反得
醜惡之人乃更大悔前事比之漸云云及明夷之觀所云長女
不嫁後爲大悔皆指此事言毛序以此詩爲美媵是據其後言
之蓋至江漢之間被文王后妃之化媵乃自悔其過此詩之作
美媵之遇勞無怨又以嘉嫡之能悔過自止也宜合齊說毛序
參觀之其義始備愚案比之漸等所云求婚不與之事與此詩
無涉彼但云求我長女並無不與長女而與次女之說陳強合
爲一易伯仲爲仲氏以成其義謬矣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
媵之其本國之媵或以君之庶女或以同姓大夫之女媵八歲
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見
公羊莊十九年傳何注釋焦說伯仲爰歸是伯爲嫡仲爲媵媵
以君之庶女則仲是庶女也媵既從嫡嫡不令承事君子是不
我肯顧媵非一人故有姪娣詩蓋仲所作兼言姪娣恨悔統詞
也釋親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公
羊傳以姪娣從是也恨悔義同廣雅釋詁悔恨也荀子成相篇
注恨悔也說文恨怨也廣雅釋詁怨恨也是恨悔總謂怨媵作
此詩怨而不怒故美而錄之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就目前情
事言卽易林所云不我肯顧其後也悔其後也處料嫡他日必
悔過而與處勤望之心立言最爲婉至其嘯也歌媵自明作詩
之意義訓本自分明自詩序謂嫡能悔過此詩遂無正解推究

序文語意三截美媵也三字當日相傳古義勤而無怨媵能悔過也二句與美媵意不貫注乃毛所推衍誤以其後悔處爲己然之事非美媵二字所能賅從而爲之詞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媵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媵亦自悔也五句與上二句語意重復又後人暢發媵能悔過之旨蓋衛敬仲輩所塗附也夫媵能悔過序豈容獨言美媵爲毛說者因謂媵之悔由媵之勞而無怨故爲推本之詞尊卑倒偵莫此爲甚譬如君父放逐其臣子臣子萬無怨懟之理其後君父悔悟遂歸美臣子以爲君父悔悟由於臣子之不怨懟可乎且如毛說未章嘯歌義不可通知序之不出一人參以易林之文而詩之本義出矣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注**魯韓沱作涇疏傳

也決復入爲沱媵能自悔也箋興者喻江水大沱水小然而並流似媵媵宜俱行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媵也婦人謂嫁曰歸以猶與也○魯韓沱作涇者說文沱水別復入水也从水已聲詩曰江有沱涇水也从水涇聲詩曰江有涇一引毛詩一引三家今文沱涇古今字非別有水地呂祖謙讀詩記引董氏曰石經作涇據易林江水沱沱是齊詩作沱與毛同作涇者爲魯韓文矣漢書敘傳犂疆大於南沱顏注沱江水之別也水經夏水篇夏水出江津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酈注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池也屈原所云經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案酈注所云

正此詩之江汜又江水篇東過魚復縣南注云江水又東右逕
沮漢口蓋江汜決入也地望懸隔非此汜矣鄭箋江水大汜水
小然而竝流以嫡媵宜俱符案易林江水沱汜思附君子是齊
義江喻君子混以自喻思得附江以行與箋意不同之子謂嫡
歸謂嫁我媵自我說文呂用也不我以謂嫡不以自侍重言之
以實見在情事其後也悔逆料而勤望之風人忠厚之指也傳
嫡能自悔也
誤爲已然事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注韓說曰水一溢一

否爲渚又曰水一溢而爲渚疏傳渚小洲也水枝成渚處止也
箋江水流而渚畱是嫡與己異

心使己獨畱不行止嫡悔過自止○水一溢一否爲渚者釋文
引韓詩文水一溢而爲渚者文選張衡西京賦李注引韓詩章
句文陳喬樞云釋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李巡注四方
皆有水中央獨高可處故云但大小異其名耳釋名渚遮也體
高能遮水使從旁回也韓云水一溢一否者謂一溢而一涸卽
今俗所云水濱之洲東坳而西漲者也水枝成渚亦謂江水之
枝分者溢而成渚耳愚案水中小洲曰渚洲旁之小水亦稱渚
鶴鳴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渚與淵對文是水深者爲淵淺者爲
渚楚辭湘君注渚水涯也足證渚非無水之地韓詩水一溢一
否謂水甫溢入繼無來源暫時渟聚故謂之渚說文詩水暫益

且止未滅也詩與渚同義益卽溢也暫益且止卽一溢一否之謂許說與韓義正合薛云一溢爲渚亦謂水流溢於旁地而渟聚者爲渚蓋渚之爲言滯也水決入它水而仍流入本水者曰汜水決卽入本水者曰沱決出而不復有所入者曰渚毛傳水枝成渚亦不以渚爲無水之洲以上下文沱汜例之此詩渚字不當用雅訓爲釋陳氏東埤西漲之解失之後漢淮陽憲王欽傳注與偕也說文処止也或作處廣雅釋詁處尻也居止義同詩與處二字又相足言今日不偕我居其後必悔而偕我居也較首章義進箋云

嫡悔過自止非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注齊說曰江沱出枝

江縣西東入江魯齊嘯作歎歌作訶韓說曰歌無章曲曰嘯疏傳沱江之別者箋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爲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江沱出枝江縣西東入江者班固漢書地理志文說文沱江別流也出嶠山東別爲沱案江沱更有數處水經注江水篇云江水又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縣卽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此一沱也又云犍爲郡有鄰江太焉出江原縣首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于江此無沱名亦一沱也又云魚復縣有夷溪卽佷山清江也經所謂夷水出

馬夷水篇云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逕宜都北東入大江此又
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
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東入江是也案酈引漢志班注在南
郡枝江下準之韓敘所稱召南地望適合明班爲此詩設證矣
漢書陸賈傳注過至也不我過謂不至我所魯齊嘯作歎歌作
詩者說文嘯下云吹聲也籀文从欠作歎歌下云詠也或作詩
又出歎字云吟也詩云其歎也詩小徐本吟作吹云歎者吹氣
出聲也是歎嘯二字聲義相同經典通用許引詩歎詞字與毛
異蓋出三家韓作嘯歌則歎詞爲魯齊文矣歌無章曲曰嘯者
慧琳音義十五引韓詩文願震福云封演聞見記云激於舌端
而清謂之嘯成公綏嘯賦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
成吟蓋嘯者蹙口激舌其聲清長有似歌曲而成音愚案韓
詩園有桃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此嘯無章曲而亦
得稱歌者發聲清激近似高歌耳詠歎摠懷自明作詩之惜易
林所謂恨悔也與白華嘯歌傷懷同意凡言歎者感傷之詞中
谷有雅之條其歎矣亦一證也若謂嫡悔過而蹙口作歌於義
難通陳氏奐以爲賸備數而與君子歎歌與感傷之詞不合且
與上句文
義不屬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注韓說曰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

麕之刺輿焉疏毛序惡無禮也天下大亂疆暴相陵遂成淫風

為不由媒妁雁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平王至興焉

劉昫舊唐書禮儀志文劉唐末人所用韓詩義也魏源云此東

周時所采西都畿內之風也周初雒邑與宗周通為邦畿千里

平王東遷後秦文公破戎收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及惠王尚

與虢公以酒泉是西畿地東遷百餘年尚為周有虞芮西虢亦

錯處西畿之內未為秦晉所併故甘棠思召伯何穠美王姬皆

陝以西畿內之風野有死麕亦猶此例其詩既不采於東都王

城使不附於召南陝以西之風將何所屬愚案魏氏采風之說

塙不可易參以下章平王之孫時代吻合此詩為東遷後西都

畿內之入所作無疑雖時當衰亂猶知見不善而惡之斯周初

禮教之遺聖主賢臣之化人人為至深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疏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

白茅取潔清也箋亂世之民貧而疆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

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為禮而來○說

文野郊外也麕麕也籀文作麕釋文云亦作麕引陸疏云麕麕

也青州人謂之麕說文茅菅也本草茅根陶隱居云此即白茅

其根如渣芹甜美嘉祐圖經春生牙布地如鍼俗間謂茅鍼亦可
可噉憂生白花茸茸然到秋而枯其根至潔白亦甚甘美釋文
包作苞云裏也木瓜疏云亦作苞說文苞艸也南陽以為麤履
包象人裹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勺裹也據此勺本字包借

字苞誤字有女懷春注魯說曰春女感陽則思吉士誘之疏傳懷思
也春不

暇待秋也誘道也箋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
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春女感陽則思者淮南繆稱訓春
女思秋生悲而知物化矣高注春女感陽則思秋士感陰則悲
感陽則思與懷春義合高用此詩魯訓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
女當春興懷以婚姻不及時也吉士誘之者吉士猶言善士男
子之美稱說文羞相誅呼也或作誘呂覽決勝篇注誘導也詩
人覽物起興言雖野外之死麋欲取而歸亦必用白茅裹之稍
示鄭重之意况昏姻大事豈可苟且乃有女懷春而為吉士者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遂欲以非禮誘導此女是愛人不如愛物矣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注三家純作屯疏傳

樸檉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如玉德如玉也箋
樸檉之中及野有野鹿皆可以白茅裹束以為禮廣可用之物
非獨麋也純讀如屯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說文平土有叢
木曰林樸木素也非此樸義檉下云樸檉木李燾本作樸檉小

木是也徐鍇繫傳云卽今小槩樹釋木樸樸心郭注榭樸別名
邢疏引某氏曰樸榭斛榭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孫炎云
樸榭一名心陳啟源云爾雅注皆言樸榭卽榭榭案榭榭與樸
相類華葉似榭亦有斗如榭子而短小有二種小者叢生大者
高丈餘名大葉榭然則毛傳言其小者某氏注指其大者與愚
案陳說是高丈餘者爲榭亦名榭小而叢生者爲小槩亦名樸
榭榭樸一聲之轉本字當爲榭榭樸是借字故許書樸下無小
木義也榭木理多拳曲不中宮室大材而堅固耐溼江河間橋
柱用之亦可作小屋柱榭榭但供作薪釋木樸樸者郭注榭屬
叢生者爲枹考工記注榭屬附著堅固貌樸榭樸屬亦是音轉
字異狀其叢生附著故以爲名耳漢書息夫躬傳諸曹樸遯不
足數顏注樸遯凡短之貌關尹子八籌篇草木俄茁茁俄停停
注停停樸遯不長也與此樸榭字異義通三家純作屯者鄭箋
純讀如屯孔疏云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陳喬樞云史記蘇
秦傳錦繡干純索隱引國策高注音屯屯束也與鄭讀合是古
屯束字多假作純左傳執孫蒯于純畱志作屯畱史記張儀傳
當屯畱之道亦卽純畱也史記漢書竝作屯左傳作純是古文
以純爲屯然則三家今文當作屯愚案陳說是也純屯古字通
用故屯亦爲純純束者總聚而束之尋詩義謂併樸榭死鹿而
總束之也釋文屯聚也說文總聚束也漢書藝文志孔子純取
賄詩卽謂總取周詩與此純束義正同言林有樸榭僅供樵薪
之需野有死鹿亦非貴重之物然我取以歸亦須以白茅總聚

言三家集通卷二
而乘之防其隊失今有女如無瑕之玉顧不思自愛乎上章刺
男此章刺女曰如玉惜之至也語意蘊含不盡傳云德如玉或
說以為色如玉皆非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注三家脫作媿感作撼無使尫也吠

疏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巾也尫狗也非禮相陵
則狗吠箋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

暴之男相劫脅奔走失節動其佩飾○說文舒緩也而讀為如
古如而字通用舒如猶舒然三家脫作媿者陳奐云集韻十四

泰媿媿舒遲貌一曰喜也此三家詩義玉篇媿好貌媿媿為本
字脫脫為假借字愚案陳說是說文媿好也方言廣雅釋詁同

舒遲則容儀安好故媿訓為好重言之曰媿媿集韻引與詩合
脫訓消肉臞無舒遲義淮南精神訓則脫然而喜矣脫亦當為

媿故集韻媿下云一曰喜也三家感作撼者釋詁感動也陳喬
樞云毛作感撼之消借釋文感如字又胡坎切動也胡坎切卽

撼字之音愚案御覽九百四引國風曰無撼我悅兮此三家異
文說文感下云感動人心撼下云搖也以手取物作撼為正我

我女子說文帥佩巾也或從兌作悅內則女子生設悅於門右
注悅事人之佩巾也又左佩紛悅注所佩之物皆是備尊者使

令之用紛以拭器悅以拭手皆巾也士昏禮母施衿結帨是女
事人所用之佩巾始生設之嫁時母為結之事舅姑用之物雖

微而禮至重故以為詞謂禮不可犯意不專重輓也說文龙犬
之多毛者詩曰無使龙也吠詩人代為女拒男之言云士姑緩
來我輓本不可動且無使犬吠而驚他人既倣以禮之難越又
喻以人之可畏詞婉意嚴可謂善於立言矣左昭元年傳子皮
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龙也可
使無吠杜注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杜
云徐以禮來深得詩指非
欲其緩來正拒其不來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三句

疏 陳奐本二章下增章字是

何彼禮矣注三家說曰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

送之疏

毛序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
天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離之德也箋下王后

一等謂車乘厭翟鞞面績總服則禴翟○言齊至送之士昏禮

賈疏引鄭說云何彼禮矣篇曰曷不肅離王姬之車言齊侯嫁
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下云鄭箴膏肓言之明此為

箴膏肓文也又云詩注以為王姬嫁時自乘其車箴膏肓以為
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故

與毛詩異也案如三家說是齊侯之子為齊侯所嫁之女平王

之孫周平王之外孫女也平王王姬先嫁於齊留車反馬今
所生之女嫁西都畿內諸侯之國榮其所自出故以其母王姬

魏源云傳以平王為文王姬為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武王元妃邑姜者女適齊侯之子無論丁公乙公皆違春秋傳譏取母黨之例觀鮑虎且天子女適人曷不云甯王之子而必遠擊之禮詩三百篇皆稱文王不應此獨易稱平王不見它經傳也或謂平王崩於魯隱三年春秋惟莊三年十一兩書王姬歸於齊兩者之中齊襄無道魯主讐昏王姬為齊繼室違諸侯不再取之義惟莊十年適齊桓者卒諡共姬意其有肅雝之德事在莊公十四年則王姬是平王之元孫不知韓奕汾王之甥蹶父之子美韓姑一人也碩人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莊姜一人也顯魯嬖如弼松駁無一稱其妻一稱其夫分屬二人者至齊襄取王姬立已五年齊桓取王姬立已三年尚稱齊侯之子亦乖君薨稱世子既葬稱子逾年稱君之例唯箴膏肓得之平王四十九年以前未入春秋安知無王姬適齊而所生之女別適它國者齊女所嫁當是西畿諸侯虞虢之類其詩采於西都畿內既不可入東都王城之風又不可入齊風故從召南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注韓禮作莢疏傳興也禮猶戎戎也唐棣

移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何初見而驚訝之詞彼彼華說文禮厚貌詩曰何彼禮矣此據毛詩以衣厚擬華之盛多

也五經文字禮見詩風從禾者譌禮作莪者釋文引韓詩文云

莪音戎陳喬縱云毛傳禮猶戎戎也戎當卽戎省文戎又通作

茸鹿丘狐裘蒙戎左傳云狐裘蒙茸是其驗也說文茸艸茸茸

貌然則戎戎猶言茸茸耳愚案釋草蒨莪葵釋文云莪本作戎

又戎叔列子立命篇作莪莪是戎戎同字傳云禮猶戎戎正釋

禮爲莪因借字義不可通以正字明之釋詁戎大也然則戎亦

大也唐棣之華盛大故以莪狀之胡承珙云傳唐棣移也爾雅

常棣傳常棣棣也與今本爾雅同正義引舍人注唐棣一名移

常棣一名棣又皆與郭注同後人據以爲唐棣常棣之分而所

言華實形色又多溷淆王氏引之云常棣棣本或作常棣移秦

晨風傳棣唐棣也論語子罕篇注唐棣棣也此後人依唐棣移也

雅改之皇疏云唐棣棣也釋文不知則與郭本殊蓋所見爾雅

舊本作常棣移唐棣棣也今案小雅常棣之華藝文類聚木部

引三家詩作夫移之華則名移者乃常棣而非唐棣甚明常棣

傳常棣棣也當依或本作常棣移也何彼禮矣傳唐棣移也及

箋內之移俱當作棣後人據郭本爾雅改之也以三家詩及毛

傳陸疏本草考之似作常棣移唐棣棣者爲長檉也與晨風毛云

何注論語蓋因常唐聲近遂致相亂耳承珙案王說是也說文移

棠棣也棣白棣也棠棣卽常棣棠常形聲皆相近漢書杜鄴傳

引小雅常棣作棠棣顏注亦何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中詠

棠棣他之誠李注引毛序云棠棣燕兄弟也又謝宣遠於安

棠棣運詩注引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蓋許氏以移爲

棠棣即小雅之常棣毛詩常棣據選注有作棠棣者殆即許所
 不與其又以棣為白棣者意當考惟白棣得專棣名故以色別
 之此即召南及論語之若棣蓋唐棣可單稱棣故秦風山有苞
 棣止言棣而毛傳曰棣唐棣也常棣又可單稱常棣故小雅但言
 維常之華而毛傳曰常常棣也然則召南之唐棣移當作唐棣
 棣小雅之常棣棣當作常棣移由於後人互易致誤其故瞭然
 矣又云論語子罕篇疏引此詩陸疏云唐棣與李也一名雀梅
 猶作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之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
 如李子可食齊民要術引幽風陸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
 正赤色食之甜廣雅曰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亦名
 棣亦名與李二疏正與神農本草郁李一名雀李御覽果部十
 郁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者皆合與郁字之通鬱與聲之轉總
 之皆唐棣也陸氏此疏甚為明晰惟於常棣之華疏云脫爾離
 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此
 則微誤說文以棣為白棣而訓移為棠棣未嘗以常棣為白棣
 也陸又云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
 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此所言白棣
 赤棣以其子色別之蓋唐棣子名郁李其大如李常棣子如郁
 李而小其實皆棣樹而種微異耳自郭注以唐棣為白移謂似
 白楊陸佃羅願遂以唐棣為白楊而唐棣之別有郁李車下李
 諸名又以常棣當之名實糾紛不可董理不知詩言唐棣常棣
 皆取華為形容姑無論其子之大小陸於常棣雖不言其華然

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承華者萼其實似櫻桃莫李蓋常棣不獨子如郁李其華當亦如郁李之華故二者皆以棣名詩人並取其華之美卽常棣名移亦與移楊無涉古今注云移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圓葉弱蒂微風善搖故云與白楊同類古詩曰白楊多悲風夫白楊安得曷不肅雝王姬之車疏傳肅敬雝和有偏反之華韡韡之萼耶

也何不敬和平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說文雝雝騾也雝之訓和蓋自鳥聲和鳴引申之凡邕靡等字故訓皆有和義本義俱不爾別作雍雝其訓並同此以唐棣之禮華興車服之盛美因決其婦德之肅雝言之子于歸何有肅雝者乎不見所乘者乃其母王姬初嫁之車乎因母可以知女也釋文姬周姓也杜預云王姬以王爲尊易林艮之困王姬歸齊賴其所欲以安邦國荀悅申鑒時事篇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蓋當日王姬歸齊能順成婦道安定邦國宜詩人知其女之必賢惜書缺有間無可證明矣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大夫禮也泉水還車言邁是諸侯夫人用嫁時乘來之車王姬之車是天子嫁女所畱之車知天子至大夫皆有畱車反馬之禮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疏

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

子箋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
正天下之王○華如桃李猶桃李之華唐棣桃李華俱極盛故
取以爲比華在上者倒矣以合韻孔疏謂唐棣之華如桃李之
華是興之外又有興矣又云箋言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
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而顏色不得卽謂之華二義皆非
也孫者外孫馬瑞辰云言平王之外孫則於詩句不類故消言
之曰孫猶闕宮周公之孫不言曾孫而但言孫也魏源云爾雅
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儀禮外孫緦麻三月春秋僖五年杞伯姬
來朝其子何休曰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漢書西域傳龜
茲國王上書自言得尙漢外孫女謂公主女細君也愚案喪服
傳孫適人者注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也是女孫稱孫
則外孫女亦可稱孫矣爾雅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子兼男女言
之知外孫統男女也平王之孫與韓奕汾王之甥同一義例推
所自出以見其尊貴曲禮注言子者通男女齊侯之子義與碩
人同

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疏

傳伊維緡綸也箋鈞者以此有求於

彼何以爲之乎以絲爲之綸則是善鈞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
子以善道相求○說文鈞鈎魚也緡鈞魚繫也謂繫絲於竿以
鈞也釋詁伊維也維伊皆語詞漢書禮樂志顏注伊是也言鈞
用何物維絲是緡耳與抑言緡之絲對文見義釋言緡綸也郭

注詩曰維絲伊緝緝繩也江東謂之綸案郭說嫌於緝繩不分
維絲伊緝當與采綠言綸之繩參看蓋絲是單絲綸緝兩股繩
則總數絲而合之維絲伊緝是絲以爲綸言綸之繩是綸以
爲繩也若如郭說則言綸之繩爲言繩之繩詩義不當如此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注魯說曰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

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

義廢弛強陵弱眾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

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逼禮儀歎傷所說而不逢時於是援

琴而歌魯韓說曰騶虞天子掌鳥獸官齊說曰五範四軌優得

饒有陳力就列騶虞悅喜又曰騶虞樂官備也疏應也鵲巢之

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
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遂成也箋應者應德自遠而至○騶虞
至而歌蔡邕琴操文文選李陵野蘇武詩李注引琴操云騶虞
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曹子建贈丁儀

琴詩注引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琴操蔡邕所撰
所引竝同聖王謂文王君子謂虞官云役不踰時不失嘉會者
謂葭茁是春田之候始於此時猶獵也云歎傷所說而不逢時
者追慕盛時不可得見于嗟乎騶虞者歎傷之詞也琴操五曲
唯鵲巢亡闕騶虞伐檀鹿鳴白駒竝存其三詩皆合古義則以
騶虞爲邵文所作亦古訓相傳如此召南列於國風故召南亦
稱召國三家說詩雖推演之詞或有不同而大義必無譌舛大
題非蔡能臆造也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者鍾師疏引韓詩說許
君五經異義引今詩韓魯說同明魯韓同義天子謂文王孟子
滕文公趙注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囿中有鳥獸皆其所掌易屯
卦虞注虞謂虞人掌鳥獸者與此說同新書云虞者囿之司獸
者也因詩詠祀縱故專以獸言非此虞但司獸也五範至悅喜
易林坤之小畜文云五範者範法也與範我馳驅義同保氏教
國子以六藝四曰五馭司農注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
交衢逐禽左是五範也云四軌者說文軌車轍也保氏賈疏舞
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釋宮四達謂之
衢郭注交道四出則舞交衢是四軌也云優得饒有者說文優
饒也優饒皆多意壹發而五祀五縱是優得饒有也云陳力就
列者用論語季氏篇文云騶虞悅喜者謂騶圍之虞官得其人
可悅喜也騶虞樂官備也者禮射義文樂卽悅喜意與易林合
竝齊說魯語詢於入虞韋昭注引賈唐曰入虞周入士皆在虞
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蓋其時君子盈朝

官制大備卽司獸之官亦仁賢畢集也鄉射禮樂正命大師曰
奏騶虞間若一乃奏騶虞以射鄭注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
其詩有一發五豝五縱于嗟乎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嘆思
至仁之人以充其官其云嘆思仁人與琴操合良由文王樂與
民同雉兔芻蕘聽其采取遊斯囿者觀王制之崇隆美良臣之
眾盛而又蒐田以時嘉會不失怨曠胥無世稱極樂及周道衰
微王迹湮息畿內之民思昔時所慕說傷聖澤之不逢故召女
作此詩以寄慨與關雎陳古刺今同一悵趣而文王當時仁賢
在職民康物阜王業大成於
斯畢見故以爲二南之殿云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注三家壹作一齊說曰彼茁

者葭一發五豝孟春獸肥草短之候也魯說曰古有梁騶梁騶

者天子獵之田也又曰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

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

佐輿十乘以明貴也餼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

發所以復中也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

詩三家義集流 卷二 召南 三

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歎之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為人

臣者亦若此而已魯于作吁

疏

傳苗出也葭蘆也豕牝曰貳虞人翼五貳以待公之發也騶虞

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箋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君射一發而翼五豬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

者信心之至于嗟者美之也○說文苗艸初生出地貌从艸出聲詩曰彼茁者葭是茁為形聲兼會意字趙岐孟子章句云茁

生長貌詩云彼茁者葭生亦出地意也釋草葭華樊光注詩云彼茁者葭郭注即今蘆也說文葭葦之未秀者葦大葭也夏

小正傳葦未秀為蘆是葭蘆同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其卑溼則生藏葦蒹葭此舉囿中澤地所有三家壹作一者爾雅說文詩

泥麻樞新書壹皆作一明三家今文與毛異彼茁至候也說郭十引詩泥麻樞文言葭茁者所以著春田之候獸肥中殺草短

便射故詩云然與琴操不失嘉會合足證魯齊義同發發矢釋獸豕牝貳郭注詩曰一發五貳說文貳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

把拏也詩曰一發五貳廣雅釋獸獸二歲為貳與說文一曰義合古有至田也文選魏都賦邁梁騶之所著張載注魯詩傳曰

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獵之田也東都賦注魯謀後漢班固傳注引同一作梁鄒文選東都賦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梁鄒即梁騶也漢書人表鄒衍史記孟子傳作騶衍韓勅碑陰騶韋仲卿鄒作騶是騶鄒古通陳喬樞以漢志濟南郡梁鄒當之案

梁鄒在今鄒平縣四十里孫家嶺去西都地望絕遠不得取以爲證梁騶亦單名騶故賈誼云騶者天子之囿也蓋文王受命後於西都畿內爲囿以供田獵大雅靈臺之篇孟子七十里之對昭然可證騶者文王命名靈囿民所稱美書傳不言文王二囿騶囿卽靈囿也禮者至而已賈誼新書禮篇文引此詩以明臣下承上之義賈時惟有魯詩所引魯訓也云騶是囿虞是司獸之官與張載引魯傳賈許引魯韓說合云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者田僕掌佐車之政賈疏引少儀注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是佐輿爲田車大戴禮天子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戎僕掌王倅車之政賈疏亦云副車十二乘大行人上公之禮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此言佐車十乘天子異等爲尊視朝祀之貳車又少殺其數皆所以明貴也云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者中庸釋文貳木作貳是貳貳字同曲禮雖貳不辭注貳謂重穀膳也牲者成用之名貳牲而食明奉上之禮不同所以優飽故詩有一發五羝之文也云虞人翼五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者書多士注翼猶驅也手背亦云翼五羝以待上之發以五羝備一發非一發得五豕一天不能貫五也獸雖多不忍盡殺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一發失之則待復中此虞人驅禽之義所以順上之志也箋云戰禽獸之命不若賈義爲長良臣將事雖古無加曰于嗟乎長歎而深美之五羝殺一仁也驅禽備射賢也射義注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羝喻得賢眾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以五

之事若騶虞據大傳云散宜生取以獻紂是文王實致騶虞矣
一未實致一是實致一喻言一本事又安得相對乎癸巳類稿
詩古微皆駁毛猶未知古書所云騶虞非詩之騶虞
未能絕袒毛者之口實更詳辨之以扶三家之義

彼茁者蓬壹發五豮于嗟乎騶虞疏傳蓬草名也一歲曰豮箋

也籀文作葦蓬之為言葦葦然枝葉繚盛故謂之蓬史記老子
傳正義蓬其狀若幡蒿細葉蔓生於沙之中御覽九百三引詩
曰一發五豮壹作一以上文例之亦本三家詩釋
獸豕生三豮魯訓也箋意一歲不中殺故以易毛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